

南加文學社團縱橫談

兼述南加華文文學三十年細流

周愚一文

南加州風和日麗，地大物博，人文薈萃，臥虎藏龍。來自全球各地的華人各行各業菁英，數以百萬計。當然，百萬菁英中，也包涵了文人雅士。文人雅士中，又有許多喜歡舞文弄墨，寫些文章，也就是所謂的「作家」。

南加州的華人，組織各式各樣的社團，也多如牛毛，有號稱數萬人者，也有一人社團萬年會長者。社團的總數，無人說得出具體的數字，但我敢確定，即使說得保守點，四位數是少不了的。

任何行業都可組社團，作家當然也不落人後。於是，「寫作協會」、「作家協會」、「筆會」、「文學會」、「讀書會」、「詩社」、「文學社」……紛紛成立。有一次與朋友相遇，他知道我也是某文學社團的會員後，他說他聽說洛杉磯與寫作有關的社團很多，問我到底一共有多少個。我聽後一時竟答不出來，但事後我想，就算我說得誇張點吧，兩位數是不為過的。又曾有人很好奇的問我，為什麼還有名稱完全相同的兩個以上的文學社團，我更一時為之語塞，因那絕非是二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的。

現在我先說說各種社團前面所冠的名稱，也是爭奇鬥豔，五花八門，但多以地名為主。如冠以「南加州」、「洛杉磯」，

可謂中庸之道；若想氣勢磅礴點，就用「美西」、「北美」等，如以謙卑姿態出現，則可用小至一個城鎮，或一個山谷；至於有些竟用「全球」、「世界」，那就「太超過」了！

南加州文壇的活字典

日前與「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吳宗錦會長夫婦小聚，言談間，宗錦兄也感到南加華人文學社團繁花遍地開的奇特現象會使社區人士感到困擾，乃囑我將南加的文學社團的分布概況、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作一個整體性的報導，以釋大眾的疑慮。對宗錦兄所想到的，其實我早也想到了，因此現在我就以三十餘年來，我的所聞所見，以平實的筆法，將南加文學社團的縱橫交錯、分合併裂，作一個翔實的報導。同時也藉著此文，附帶的將我所知的南加文學的一些可能會被人感到興趣的大小事，和我與文友們相識的經過，以及自己文學的心路歷程，也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我不敢說我是南加文壇的活字典，但是三十多年來我自己寫作從未間斷，關注南加文壇也從無一日間斷，我敢說沒有一個人對南加文壇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瞭解得更深入。我所說的事

情、時、地都有記載，更有剪報為憑，細節則憑記憶，我也不敢說我的記憶百分之百正確，但也絕對是近乎百分之百正確。我將以我為第一人稱敘述事實，不作評論。在文中我或可能會對自己有自我檢討，但絕不會批評他人。尤其是我將敘述的文章中有幾人已經辭世，評論已逝的人更是對死者的大不敬。

從一九八二年移民來美後說起

我是一九八二年由台灣來美的，所以我就由那時說起。在台灣時我就經常寫作，但我沒想到來美後還能繼續寫作的。因一九六三年空軍派我來美受訓時，在美國根本就看不到華文報紙，我以為美國仍然沒有華文報紙，誰知到了洛杉磯，不但有多家華文報紙，而且還有副刊，因此使我得以繼續寫作，進而走上了寫作的歸路。

來美不久，我曾在昔日軍中袍澤的介紹下，認識了「南華時報」的社長陳十美；後又藉著報紙的徵聘編輯的分類廣告認識了「僑心雜誌」的社



↑洛杉磯協調會(現經文處)主任委員張慶衍(左)頒贈獎牌給南加州華文寫作協會第一任會長曹旭東(右)，中為大師級作家王藍顧問。照片攝於1991年7月21日，現三人均已作古，留下這個歷史鏡頭。

長楊秀濱，都曾試圖到她們那裡工作，但因種種原因，都未能實現，這也促成了我二十多年以來，一直一方面在美國人的公司裡工作，另一方面成爲一個自由投稿的華文作者。

加入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的經過

工作之餘，我自己寫作，也注意其他作家的動態。那時在報紙副刊上，最常見到的作者爲琦君、喻麗清、簡宛、吳玲瑤、周腓力、蓬丹等人。我雖也忝爲常見報的作者之一，也知道吳玲瑤、周腓力、蓬丹三人也在洛杉磯，但因有工作，且住在距聖蓋博谷華人區五十哩外的聖費南度谷西北角，所以與他們並無連繫。此後不久，我又在報上見到「南加華人寫作協會」成立的消息，並常在社區新聞版上看到他們的活動，又知道了會長曹旭東，副會長楊華沙，以及郝亦塵等人的名字。但也只是知其名，或是在報紙上看到他們的照片，也無緣與他們相識。

我那時爲了謀生，打兩份工，直到來美七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秋才第一次回台灣。這之前因爲寫稿的關係，多年來一直和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田新彬小姐保持通信，也偶爾聯合報副刊主編瘴弦先生通信，到台灣後，我就到報社去拜訪他們。言談中，當我得知田新彬尚從未來過美國時，便極力邀請她來美國一遊，並可和在美國的作者們見見面。

一年半後，一九九一年初，田新彬應邀來美，她來前把我和吳玲瑤的電話互相告知了我們兩人。吳玲瑤便來電給我，商談接待事宜，她並約我在當時蓬丹工作的蒙特利公園市長青書局見面，我到時，文驪也在，她們三人是陳十美和楊秀濱以外，



↑ 文友聚會後合影。左起：曹旭東、紀剛、蓬丹、楊華沙、謝瑾瑜、周腓力、文驪、蔣芸、王文倫、周恩。攝於1991年7月3日。

我最初接觸的三位文友。我們商談接待田新彬，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田新

彬抵達的當晚，由我在環球影城楓林小館作東為她接

風。由於那時我和大家都不熟，因此要邀請那些人，我就完全請吳玲瑤主導，最後確定的名單是：陳漢平（吳玲瑤的先生）、紀剛、蕭逸、林幸

魄和她的女兒、楊秀濱、周腓力、裴在美、我的內人和女兒，以及一位世界日報記者，加上我們四人和主客，共為十六人。後文驪因當晚有事沒能來，但周腓力把楊華沙帶來，所以仍是十六人，世界日報派來的記者是蕭迪玉。那次聚會，除了早已認識的楊秀濱外，是我和其他所有人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我在美國第一次和記者打交道。而他們之間也有幾位，蕭逸、林幸魄、裴在美，也是第一次和大家見面，也就是從那時起，擴大了文友間的聯繫，也可說對日後南加文壇有很大的影響。

那次見面後，我便也應邀加入了「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它是南加最早的一個文學協會，也是我所隸屬的第一個文學社

團。會長曹旭東也出身空軍，我早知其名，初見其人；其他除了已見過的楊華沙、周腓力外，又認識了郝亦塵、李宗倫、白狄兒等人，稍後又認識了大師級的王藍。

同年（一九九一）十月，海外女作家第二屆年會在洛杉磯哈仙達崗西來寺舉行，我以觀察員身分受邀與會，兼做接送等義工的工作，也因此認識了陳若曦、於梨華、喻麗清、琦君、簡宛、劉安諾、戴文采等多位知名女作家。

成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緣由

一九九一年是我與文友們認識，正式加入文學社團的第一年，卻也是發生狀況、事情最多的一年。這年歲末，在台北成立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世界總會之下有各洲的協會，各洲之下又有各國（州、城市、地區）的協會。北美洲的協會於當年十二月在紐約成立，洛杉磯由裴在美和我兩人前去開會，回來後，吳玲瑤、蓬丹、紀剛，和一位剛由紐約來洛杉磯的王仙，就邀集我商討組會加入北美的事宜。在他們幾位面前，我還算是個新人，大部分事情我都聽從他們的意見。商討時並未邀請曹旭東、楊華沙、郝亦塵等人。裴在美因住得遠，女兒出生還未滿一歲，所以也很少參與。而吳玲瑤則恰於此時遷居去北加州，因此就由紀剛、王仙、蓬丹和我四人，經過幾次聚會，決定了中文會名「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英文會名「North America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經過了一陣推讓，決定由蓬丹擔任第一屆會長，王仙為副會長，我任秘書長，紀剛為顧問。並徵集到了蕭逸、文驪等四十

餘人為會員，後雖也經過選舉，但結果與我們四人所定的完全相同。組成後我們便加入了北美作協，與紐約、紐英倫（波士頓）、北卡羅萊納州、美南（休士頓）、北加州（舊金山）同為北美最原始的六個分會之一。原有的「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反而不在「北美」之內。

一九九二年末，南加文壇發生了一件紛爭，並牽涉到台北「世華」總會。那是「世華」第一屆會員大會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此地文友們聞訊後都很興奮，紛紛準備回台參加。會期將屆，蓬丹、紀剛、周腓力、王仙、黃美之、王克難、戴文采、文驪、謝瑾瑜、白狄兒和我均購買機票回台，豈知抵達台北後，方知只有會長一人可以參加會議，入住圓山飯店，並獲來回機票補助，其餘的人均被摒於門外，我們幾個人對此非常憤慨。

會議開幕前夕，當時的中央日報海外版總編輯胡有瑞，召集我們洛杉磯去的這些人，並請來世華祕書長符兆祥，在希爾頓飯店商談，試圖通融，允許我們參加會議。我們都同意不住圓山飯店，不要機票補助，個人自己早上坐計程車上山，下午會畢自己下山，但仍為符兆祥祕書長拒絕。商談兩個多小時，最後答應讓我們僅能參加開幕酒會，仍不能參加會議。

在台北我是住在親戚家裡，誰知道了會議第三天，我接到電話，告訴我可以去開會了。我感到詫異，稍後我知道原因，是因住在圓山飯店，接受機票補助的會議代表，有許多都在開會期間溜下山去訪友，或辦私人事務，使會場空了許多位子，於是要找我們去填上。我知道原因後，當然不會去。後來我知只有周腓力和王克難兩人去了，其餘的人也都沒去。還聽說南加

寫作協會會長楊華沙以觀察員身份全程參與。對於盡興而去，敗興而歸，使我們許多人感到不滿，回美後，甚至自己人之間也產生了矛盾，鬧得很不愉快，過了一段時間才告平息。

之後的一段時間，活躍於南加文壇的主要就是「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和「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這兩個社團。前者因是南加最早的文學協會，反而未能成為「世華」和「北美」之下的分會，於是積極設法加入，並將會名之前加了「北美」兩字，改名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

在向「世華」申請加入時，初以一個地區不得有兩個分會為由遭到拒絕。該會繼續申請，「世華」祕書長符兆祥後來准許



↑1995年12月17日第三屆世華大會在新加坡舉行，北美洲代表團員合影。左起：會長馬克任伉儷、邱秀文、吳玲瑤、簡宛、張天心、周勻之、文驪、周恩。

以「團體會員」名義加入。對於「團體會員」這個名詞的解釋和定義，無人能說得清楚，因為所有的分會本來就是「團體」。後來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休士頓的第三屆北美年會上，終於正式通過該會入會，同時也通過了芝加哥的入會申請，「北美」便由最初的六個分會增為八個。在那次會中，同時還通過了由「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

協會」主辦一九九八年的北美第四屆年會。

《藍與黑》百版紀念發表會盛況空前

一九九八年，南加大文壇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三月八日，大師級作家王藍的《藍與黑》百版發表會在洛杉磯僑二中心（現洛僑中心）的大禮堂舉行。由於王藍同是「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和「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顧問，所以便由兩



↑時任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的吳宗錦（左二）、會長崔玉枝（中）、第一副會長葉安利（右一），參加名畫家兼作家何念丹（右二）的「虎年虎展」剪綵後合影，左一為周恩。攝於1998年1月24日。

會聯合主辦，同時並邀得包括

「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在內的南加二十餘個社團共同主辦，吳宗錦會長當時便是校友會的理事長，在發表會中並擔任宣讀賀辭的重任。當天的發表會到有文友及來賓三百餘人，盛況空前。

第二件是「北美」的第四

屆年會於十二月十一日在蒙地貝婁的喜來登飯店（Sheraton，後改為Holiday Inn Express，現又改為Double Tree Inn）舉行，為期三天兩夜。「世華」會長黃石城、祕書長符兆祥由台北前來與會。大會邀請到了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兼東亞文史系教授周明之博士任學術主講人；甫自「聯合報」副刊主編任內退休的著名詩人痲弦為文學主講人；以及由「世界副刊」主編田新彬、「世界周刊」主編蘇斐玫、「國際副刊」主編董桂因的「讀者、作者、編者座談會」。那次會議中，又通過了「喬治亞州」和「北德州」（達拉斯）兩個分會加入「北美」。我並被選為「北美」總會的副會長，會長則由馬克任連任。

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首次分裂

南加大文壇自一九九一年分為兩個協會以後，至二〇〇〇年，又遭到了一次分裂，那是「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改選會長，由文驪和黃美之兩位副會長競選，結果由文驪當選，未當選的黃美之於是退出了「洛杉磯作協」。稍後又因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大量平反國民黨時代一些坐過牢的人，黃美之也獲得了大約十萬元美金的賠償金，她乃以這筆錢為經費，成立「德維文學社」，並自任社長。黃美之於二〇一四年七月辭世，尚不知「德維」之後續情況如何。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六日，南加大文壇有一件更大的事，「世華」第四屆會員大會在洛杉磯舉行，由我以「北美」副會長身分主辦。那次會議持續六天五夜，共有來自全球的華文作家代表三百餘人與會，是洛杉磯開埠以來最盛大的華文文學活動。

會中並選出台北實踐大學校長林澄枝，接替黃石城出任「世華」總會會長。

緊接著，在二〇〇一年一月，洛杉磯文壇發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意外事件，且製造了一件大新聞。那是在僑委會發行的「宏觀報」上，看到了一則由僑委會邀請「北美華文作家回國訪問團」的消息，受邀者並全程接受招待及往返機票。但我一看名單，全團稱得上作家的寥寥可數，而我那時為「北美作協」總會的副會長，對這件事完全不知，我電詢在紐約的會長馬克任，他也完全不知此事。我對這一情況感到非常納悶，在一次與文友談到此事時，正好有一位記者在場，第二天她便率先刊出了這則新聞。有了她的「獨家」，次日幾乎南加州所有的華文媒體都刊出了這件事，而大多都以「誰是作家」為標題，但所說的與我的原意都有很大的出入，我的原意是對僑委會的「黑箱作業」不滿，並非針對那些受邀的「作家」。

那次受邀回台的作家以洛杉磯的人最多，且全為台籍，因此我遭到這些作家和南加一些台籍社團的不滿，並開記者會對我攻擊。我在南加文學界朋友多，但因社團間的競爭，也樹立了不少敵對者，於是也有非台籍社團專為這件事開記者會對我攻擊，這時便有許多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單獨對我訪問，一時間我成了新聞人物，最後在我與支持我的一些人開記者會後，風波久久始告一段落。

這件事也受到經文處的關注，當時的僑二中心主任王鼎元說，他只通知這些受邀的作家，是如何遴選的他則完全不知道；當時的經文處處長袁健生也完全不知，事後他對我說，這件事他已向上級反應，這種情形以後不會再有了。

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再次分裂

二〇〇一年一月，南加文壇又出現了一次分裂，「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選舉會長，由陳春生及劉於蓉兩人競選，結果由陳春生當選會長，不久之後副會長劉於蓉便退出，自組「北美聖谷華文作家協會」，為創會會長，並也加入「北美」及「世華」。二〇〇九年，劉於蓉遷居至河濱縣，更會名為「北美河濱華文作家協會」迄今。

二〇〇三年九月，又逢「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會長選舉，由王娟與曉亞兩人競選，結果王娟當選，曉亞也因此退會。但她倒是沒有自己組會，而是加入了黃美之的「德維文學社」。在此之前，黃美之的一位好友女作家伊犁，則已退出了「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而加入了「德維文學社」。

二〇〇五年六月間，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我他是王丹，剛從波士頓來洛杉磯，行前波士頓的文友把我的電話告他的，他希望能與洛城的文友聯繫。我立即對他表示歡迎，請他加入我們的作協，並向他說明我們的會是聯誼性質，以文會友，會章規定會內不談政治、種族、宗教，但不干涉會員會外個人的行為。其實這些規定他早就知道的，因任何一個作協的會章開宗明義必有這一條文，當然他都無異議的同意。後來我在理事會上提出他入會之事，大部分文友均表歡迎，只有少數幾位大陸文友反對，且心存恐懼，說他們還有親人在大陸，如果共產黨知道他們和王丹同屬一個會，將會對他們的親人不利。但根據我們的會章，新會員入會需有一本著作，或發表作品兩萬字以上，經兩位會員為介



↑2000年12月，第四屆世華大會在洛杉磯舉行，部分北美洲代表與陳香梅(中)合影。左起：周恩、晚亞、文驥、劉於蓉、馬克任會長、藍蝶兒。

再也沒有參加作協的活動，後來他並離開了洛杉磯，所以原先大陸文友耽心與他同會，怕在大陸的親人會遭受連累的擔心與顧慮，也就自動消失了。

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第三次分裂

二〇〇五年秋，南加的文學社團又出現了一次分裂，而且仍是發生在「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身上。那是至目前為止的最後一次分裂，但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分裂。以前各次分裂，雖也是因不愉快而起，但都尚能保持風度，至少沒有惡言相向，好聚好散，但這次的分裂卻極為火爆。說來慚愧，這次

紹人，繳納會費，即可入會，王丹完全符合入會資格，我們不能拒絕他，何況文人具有一身傲骨，手握千秋之筆，我們更不能屈服於政治壓力。在我的力爭下，他終得以入會。之後不久，我們在一家餐館歡宴他，到有會友

二十餘人，餐後並請他作了大約二十分鐘的談話。但此後他便

的風暴竟是我而起。原由是，我與會中兩位女性文友過於親近，但後因私人事件與她們不和，竟牽連到了作協而導至分裂。在這期間，對方發了許多信到台灣、中國大陸、和全美各地訴說我的不是，還在華人社團的聚會場所張貼我的「罪狀」。分裂結果，有七人與那兩位女士另成一會，七十餘人仍留原會。我們的會名「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向加州州政府登記的會名為「North America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他們因無法用同一會名登記，於是用了「Los Angeles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但美國法律不究中文，他們也用了完全相同的中文會名，這也就是我前文所說，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得清楚的事。

分裂後另產生了一些後續情況，其中一項是當時我們有八千多元會費，但因銀行開戶時兩個簽名人都在他們那方，所以我們就失去了這筆會費。他們當初九人，現已增加至數十人，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大陸文友，活動也都是邀請大陸官員和大陸社團參加。據傳聞並接受大陸官方之經費補助，但不知是否確實。

南加州的文學社團至少有十個

現在我再回頭敘述一件事，在一九九八年台灣一項文學獎比賽中，有南加的文人為這項比賽造成了是非，以「幽默作家」活躍於文壇的周腓力也自動捲入了這項是非，他並因此與文友們漸行漸遠，不久後便與張金翼、成荷生合組了「洛東華文作家聯誼會」。現周腓力、成荷生均已辭世，僅張金翼健在。

說來有趣，也如我前文所說，最初「世華」曾有一個地區不得有兩個協會的規定，而現在，上面我所述說的全是「世華」和「北美」的分會。讓我來細數一下，計有：「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兩個「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北美河濱華文作家協會」；「洛東華文作家聯誼會」，一共有五個協會，這也是南加州文壇的一項奇特現象。（作者註：聖地牙哥也於二〇一四年組成作家協會，並也加入「世華」及「北美」，雖也地處南加，但因在大洛杉磯區外，且不是由洛杉磯分裂出去，所以未計算在內。）

除了上面五個「世華」、「北美」屬下的分會外，還有許多是不屬於「世華」和「北美」的「個體戶」。除了我前文已敘述過的「德維文學社」外，尚有「台灣人筆會」；「新大陸詩社」；「梅花詩社」；「晚芳詩社」；「紅梅詩社」……等等。

根據以上，「寫作協會」、「作家協會」、「詩社」，加起來便有十個。也許有人會懷疑，即使南加的華人總數有百萬之多，即使華人中菁英再多，但真有這麼多作家和詩人嗎？擁有兩千萬人口以上的台灣、北京、上海，也都沒聽說有這麼多個寫作、作家協會和詩社。要解釋這個情形倒也不難，實情之一是，這麼多個協會和社，只有少數幾個擁有會員數十人或逾百人，定期舉辦活動，大部分的會都只有會員寥寥數人，甚少辦活動，甚至從不辦活動；實情之二是，所有的會或社，會章上雖都訂有入會標準，如出過幾本書或發表過多少篇文章，但似乎都未認真執行，都希望會員越多，聲勢越大。

以上情形，做法雖或有商榷之處，但我想我們身處海外，均以聯誼為主，且均屬業餘性質，實也無可厚非。

會與會之間必定有競爭，雖多屬良性競爭，但也壁壘分明。絕大多數的會員都只屬於一個會，但也有極少數的人跨兩個甚至三個會，他（她）們標榜「以文會友」，只談文學，不介入會與會之間的嫌隙和雜務，遊走於多會之間。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這麼做，當然也不能說是不可。

總結以上，大致上是南加華文文學三十年來的一本流水帳，最主要的是應宗錦兄之請，讓大家瞭解南加為什麼不同於美國其他各地，有這麼多個寫作和作家協會。大家明瞭了之後，或許會認為這種情形不太合理，但這已是既成的事實，只有從好的方面去想，盼望有競爭才有進步。至於有無可能有一天這些會能合而為一，那就要看南加是否有一天能出一個一統天下的文壇強人了。文苑

（全文完，脫稿於二〇一四年聖誕節）

【非常感謝周恩先生花了很多時間寫了這篇南加文壇演變的來龍去脈，一解外界的迷惑。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特此聲明。——編者謹識】



周恩，作家，本名周平之，空軍官校及美國空軍戰術學院畢業，曾任飛行官、中隊長、禮賓官等職，空軍上校官階退役。一九八二年來美，熱心於社團活動，並從事寫作。著有《男作家的魅力》、《女作家的風采》、《美國生活忙、盲、茫》、《新大陸上的八條線》等十七本著作。曾任洛杉磯榮光聯誼會、空軍官校校友會等會長。一九九一年籌組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後擔任會長。一九九八年當選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有關黎錦揚的點點滴滴

劉遐齡一文

我們今天在僑二舉行盛會，慶祝本會顧問、鄉兄黎錦揚先生，榮獲世界華人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本會同仁及南加各界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群相慶祝，鄉兄出身鐘鳴鼎盛的湘潭世家，現代世界最有名的中國大家齊白石先生，亦曾為其家人木匠，後因在敦煌臨摹，力圖上游，書畫精進，而成為一代大師，此為眾所週知。先生有兄弟八人，大姐四人，各有所成。黎家兄弟八人，曾被譽為「八駿」，天下揚名。

黎

家長兄錦熙，曾經執教湖南省立一師，毛澤東為其最有名的及門子弟；後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為

國學大師，馳譽全國。後來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些時候的小職員，常去拜訪黎老師，結果還是毛某給老師的一些書信和其他物件，在文革時期，由錦熙師母陳列堂屋，才使紅衛兵見而卻步，為黎氏家族，也像上海玉佛寺，因為毛像報紙覆蓋得免玉石不焚一樣，唯一在文劫時期沒有受到紅衛兵破壞和迫害的一家。

黎家二兄錦暉為平民音樂家，曾被尊為「靡靡之音的祖師爺」，他的歌曲如《桃花江是美人窩》、《妹妹我愛你》等等，真是我這高小一年級音樂不及格，而失去「永遠第一名」名次，各加十分，還

次於第二名音樂得分九十八的歌唱天才轉

學生降為第二，而羞愧跳級改入他校，提前畢業的小仔，雖能哼上幾句，但連唱國歌，也被校長不指名批判，謂有人聲調太高，班友摺臂，方知是我這連鄉下山歌也不能出口的看牛小子，但我會聽、愛聽而不能唱，後來對於京劇，評劇、黃梅、越劇、河南梆子，國樂、和不知所云的西洋歌劇，也像我少年任職紐約華埠僑報，對於流行於華埠的廣東「唐話」一樣，「會聽，不會講」（更不會唱）。但是祇要不是像「雞貓子喊叫」的搖滾樂等等，也是聾子愛聽，「但聞曲調先動情」，智商或聽商頗高，可以日以繼夜，百聽不厭，而安然入夢。

黎家二哥錦暉先生的明月社，當時名



噪一時，社內更是美女如雲，當時所有的一代巨星，像是紅得發紫的名星和歌星，如天后巨星周璇、以及王人美、徐來、姚敏、姚莉等等數十百人，盡是出自他的門下，尤其是當時《桃花江》一曲，與北伐時——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調一樣，連我也能朗朗上口。所以直到三數年前，我還以為黎氏世家，乃是「桃花千萬朵不及美人多」，我們寧鄉鄰縣的益陽桃花江人。後來我在本會能與錦揚他老長談，原來他也並不是我寧鄉鄰縣的益陽，而是離我家更近的湘潭人。

黎家七哥錦光也是大大有名的作曲家，其中有《夜來香》和《香格里拉》等，大家把他譽為「流行歌王」，而因李香蘭的一唱，把他請到了日本遊歷，十足風光，名滿東瀛，但返國之後，卻是到處

挨罵。其他黎氏兄弟及姐妹，甚至黎氏子侄愛女，及其義女等等，天才橫溢，皆是各有所成，而郭沫若的夫人姐妹，且都是受了黎家的栽培與庇蔭。

至於我們今日所慶賀的黎家老么錦揚



↑黎家兄弟八人，曾被譽為「八駿」，黎錦揚(左一)是老八。

先生，他的終生成就獎直是實至名歸的成就，前面各位主持人、頒獎及介紹人，皆已言之鑿鑿，頌譽有加，而其所有的小說、詩歌及百老匯的演出和好萊塢的電影，各位可以隨表翻閱，使人目不暇給，尤使個人讚佩及大眾佩服，我們不能多讚一詞，但我個人卻有幾個問題，願意向諸位請教：

第一，在座的諸位，有幾個是與揚老同鄉，皆是湖南人？今日司儀的廖茂俊兄也是湖南人，所以我要與黎家攀一點獨有的關係，也是徒然！

第二，在座的諸位男士，有幾個是家有八個兄

弟，而他也是老么？但我也也有八個兄弟，三個姐姐，且也是老么。但是我是出身農家，諸兄大多務農，燕鵲不能比鴻鵠，何況是要比一飛不知其幾千里也的大鵬？

不過我家也有一位大我十多歲的哥哥，他也是一師的高才生，比毛某小了好多歲，可能他也是錦熙大師的及門子弟。而且我也是湖南省立一中畢業生。而省立一中與一師，現在雖然分了家，但是過去分分合合，現在大陸教育當局，已把湖南省立一中，列為「中國十大名校」之一，另外包括南京師大附中、江蘇揚州中學、湖南岳陽一中，上海格致、廣東廣雅、廣州執信、天津第一及耀華中學與吉林第一中學等等。一中校史上，還列有黎錦熙、周谷城、徐特立等老師的大名，而以毛澤東及朱鎔基等，甚至本人及另外一位工程學院院士班友，皆列入了知名校友的名單，此或作為我以阿Q精神，勉強能與今日揚老搭得了一點瓜葛。

第三，我要請問在座的諸位，有幾個人曾經到過美人窩的益陽桃花江？這一問，想來把揚老也問倒了。但我一人在高中一年級的暑假，我們因去益陽宣傳抗日，粉墨登場，曾經自以為是「最佳男主角



↑98歲的黎錦揚（右二）從台北經文處周慶龍副處長（右一）和吳宗錦會長（中）手中接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及賀狀。

角」，演過一場所謂「上山」的文明戲，看到過桃花江和益陽，她們一些夜臥竹床，不知其數的美女美婦，但是當時年少不知艷，美人奈我何？

第四，請問在座的諸位，有多少人，看過或聽過多少次揚老的任一電影？這



劉遐齡，湖南寧鄉人，中央政治學校學士，美國辛大碩士，北德州大博士。曾任職重慶及南京行政院秘書處，紐約美洲日報編輯，台北教育部國際合委會及行政院留輔會委員兼秘書，圓山國際研究所兼任研究委員，台北中華及中央日報特約專欄撰述。台北政大副教授，美國北卡州大分校政治學教授兼系主任，有中英文譯著十餘種。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顧問及「永久會員」。

得道地？早幾年以前，我曾在本會某次大

一問，我也可能還是獨佔鰲頭。我因從少年時起不畏雜音，尤其是在退休搬到南加州之後，每晚睡覺先行播放喜劇性影片，最初即是兒女購得揚老舉世聞名的《花鼓歌》，後則有時時播放的美國影片《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夜間起來，又再按鈕重放，可謂通宵達旦，百聽不厭，無法計其次數，這是在親見揚老之前，敢說我早已是揚老花鼓歌的長期粉絲！

會，念了兩首「九十憶往」的歪詩，本會秘書長田文蘭老師事後說，她要以普通話代我再念一次。所以我真懷疑我的「普通話」不夠「普通」，因為過去很多人都說，他們聽得懂我的英文，也聽不懂我的「湖南國語」。但是無論如何，我卻一直認為，丟開所謂意識形態不說，我的普通話要比毛某的普通話高明，甚至湖南話也不比他的不「道地」，所以我過去對我所有的聽眾，尤是我班上的學生來說，請聽我的話，決不要「聽毛主席的話」！而且各位也可以多聽眾名星所唱黎家兄弟的歌，多讀他們的小說、著作，多看揚老百姓的演出和好萊塢的電影，但仍千萬不要「聽主席的話」！

【本文為本會顧問劉遐齡在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黎錦揚「終身成就獎」頒獎當天的會後補充文稿，本只想轉交黎老參考，但內容幽默而特別，特刊出以與大家分享。——編者謹註】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為幹校二期同學畢業六十週年而作

蕭正訪一文

復興崗！復興崗！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六十年來為家國。

努力！努力！再努力！

奮鬥！奮鬥！齊奮鬥！

犧牲奉獻！奉獻犧牲！

爭光！爭光！為國爭光！

復興崗上兒女們，不是論名、利、地位、財富，而是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二期同學不怕死！東山島上灑熱血！

濟州島上迎義士！台灣海峽固疆場。領袖

的號召：「退此一步，別無死所」，我們

決不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前進東引、浪島、馬祖、南北竿、烏

坵島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

飄揚！

大小金門實習去當兵，大擔、二擔，

虎獅嶼，大膽的去挑大擔。

東沙、南沙、阿里山；高山、遠海、

戰壕、碉堡，基層、班哨、艦艇、機堡。

深入基層，深入班哨，與戰士共生活，與

戰士共甘苦，與戰士共榮辱，與戰士共存

亡！與戰士共成功，與戰士共勝利！不為

名，不為利。犧牲奉獻！奉獻犧牲！

把愛獻給戰士，把心交給官民；官兵

戰士把青春，生命獻給國家！

我們的足跡、行蹤，所到之處，甘露

灑遍了大地，遍地開滿了鮮花。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六十年前，當復興崗建校時，在那荒

蕪的競馬場土地上，鼓勵莘莘學子的；就

是創辦人，經國先生親題的兩句標語：

「要升官的莫進來，要發財的請出去！」

復興崗不是一所知識的販賣所，復興

崗是革命政工的搖籃，復興崗是要培養驚

天動地的革命幹部！

「上馬殺賊！下馬治民」。堅苦卓絕

的精神，鋼鐵一般的意志，他——繼承了

黃埔的精神！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復興崗是一所文武兼修的大學，他不

僅為軍中培養了大量的人才，許多校友

退伍後，亦成為社會國家中堅的精英！有

博士、教授、外交官，司法官，廣播、電視、影劇、明星、制片、大導演，有文藝作家，影劇編劇家，詩人。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有部會首長；縣長，基層鄰、里長，總經理，總編輯，總主筆，總策劃，總教官，總提調。

深入基層，走向群眾，做官兵的嫻姆，軍民的橋樑。對內宣揚政府政策，維護軍隊安全。保障國軍紀律，貫徹命令。教育官兵思想，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對敵從事心戰，以達保國衛民目的。

有革命的政戰官、指導官、新聞官、保防官、心戰官，康樂官、民事官、參謀官、監察官，戰地政務官。在在都能堅守崗位，發揮所長，為黨國流血汗！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就新聞工作來說：無論新聞採訪，編輯、報社、行政、社長、廣播、電視、社論、方塊、副刊小品。均能一把罩！

就時間藝術來說：音樂作曲、鋼琴演

奏、樂團指揮、比賽裁判，演唱花腔。聲振寶島和海外。

就綜合藝術來說：戲劇、電影、廣播、電視、街頭劇、舞台劇，綜藝節目主持，策劃，設計，大型康樂晚會之總提調。編、導、演，樣樣行。

就空間藝術來說：素描、水彩、版畫、油畫、雕塑、美展，救災美展，義展等。人才多又多。

就體育舞蹈來說：編舞、舞展、策劃大型運動會，指揮、裁判、強國、強兵、退伍後又當大專、中學體育教師，為國儲才。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解甲退伍至各行各業，繼續貢獻，造

福社會，人群，桑梓！移民海外，發揚復興崗精神！組織連絡全球華人，倡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反對台灣獨立漢奸行爲！促使大陸越改革，越開放，越好！使中華同胞人人共享，自由、民主、均富、民有、民治、民享的幸福生活。

國強民富，民富國強！

中華民族放光芒！放光芒！

中華民族萬萬年！萬萬年！

復興崗！復興崗！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堅如鋼！好風光！

復興崗！復興崗！

復興崗上兒女堅如鋼！

復興崗上兒女好風光！

堅如鋼！好風光！



蕭正訪，江西省興國縣人，一九四九年投筆從戎，就讀政工幹校二期影劇系、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歷任排長、新聞官、國防部參謀官、部隊政治部主任，上校退役。移民來美後，僑居洛杉磯，熱心僑社活動，創立洛杉磯華人聯誼會、復興崗校友會，並任會長。喜好寫劇本、詩歌、散文，編有：《感恩的心與回饋情》、二〇〇五年大專聯合校友會年刊、文化大學校友會年刊、復興崗校友會年刊等。

好萊塢、紅地毯與 奧斯卡金像獎

楊華沙一文



從 小我就愛唱歌，愛跳舞，父親是軍人，家住鄉下，後院堆有燒柴火用的木頭樹枝，焉然成爲一座天然的舞台，三歲的我就爬上去唱歌，我沒有玩具，沒有玩伴，這是我唯一的娛樂，自己一人，自由自在，好不快樂。

父親見我自小到大愛看小說，愛看京劇，還裝上鬚鬚，扮演老生，愛編故事，相聲雙簧，樣樣都來，老師也經常帶我出外表演，於是，父親告知有一所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招生，何不去那兒念書。我選擇了影劇系，全工全讀完成了學業，那是一段值得懷念的歲月！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移民來到美國洛杉磯，好萊塢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主持人的幽默，大明星及心目中的偶像走紅地氈時，記者的訪問，舞台上表演節目的精彩，透過電視現場實況報導，每年我都守在銀幕前，不願錯過任何鏡頭。

二十幾年來，我斷斷續續不停地編故事、寫劇本、拍攝電視劇，近幾年，有幸與曾得過金像獎電影最佳編劇獎（Rain Man-兩人）的Barry Morrow先生認識，互相交流切磋，成爲朋友。二〇一二年，我特請他回我母校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演講，學校非常歡迎，全校師生歡樂無比，我權充翻譯，標題爲「好萊塢

重量級大師談如何寫電影劇本（How to write a movie script）」，當天座無虛席。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日，Barry Morrow邀請我參加八十六屆金像獎頒獎典禮，朋友家人都替我高興，我也特別感謝他，因他本身並不愛出席，除非被提名，並且他住的又遠，到好萊塢車程來回四小時，此次特地除外，因他知道我的夢想，要拍一部



↑筆者應邀參加第八十六屆金像獎頒獎典禮。

早期華人來美淘金及修鐵路的故事，告訴全世界華人對美國的貢獻。（他說我們五年前就應該拍了。）

當天，星期日我早上八點半出門，天空下著毛毛雨，老天爺啊，走紅地毯是在戶外，這如何是好，做好頭髮，到美容院化妝換禮服出來，天還在下雨，此時已下午二時，忙著開車到製作人家裡會合，開著開著，天老爺還真幫忙，雨居然停了！

好萊塢大道封街，許多路街都要繞道，等我們開到好萊塢大道起點時，已經三點了，此時只有有通行証的車，才能進入好萊塢大道（Hollywood Blvd.），街道上沒有行人，好不威風，影迷都被擋在架在人行道上的鐵絲網外。來美國四十多年，還沒見過這樣的場面。我想是怕影迷衝到車上來吧？

我沿途拍攝人行道上鐵絲網外的人群，開了十多分鐘，車停在路中間，下車，車子有人替你開走，有人檢查你手上的入場券，此時請你踏上金像獎紅地毯，我心裡真開心，踏上了我生平的第一步金像獎紅地毯。

我們平常熟悉的小金人像，在紅地毯上立了個好大的大金人，Oscar 大字好顯眼，很多人邊走邊照相，我也不例外，男女個個都是穿著大禮服，顯出對金像獎頒獎典禮的隆重，走著走著到了帳篷面前，原來是安檢門，在帳篷內檢查手機皮包，通過後，一出門，戶外竟然是另一番景象。

我恍然大悟，這才是我每年在電視上看到的景象，左邊主流電視台記者正在訪問當紅的明星，右邊架台上一排一排的影迷在尖叫，歡呼！我們走在中間，東看西看，與有榮焉！走了一段，左邊距離五十

英尺，好多記者擠在一起拿著各式

各樣的相機，慢慢走了十多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世界

日報記者及新華社記者，好高興！但我不能靠近，他們也不能過來，也聽不見說話，只能招招手，此時已是五點鐘了，我們被趕一定要進場了，因典禮五點半準時開幕，晚了的話，不讓進，要等中場休息時才能進去。頒獎典禮準時開幕，在現場看和在電視上觀賞是不同的感受，門外人看熱鬧，門內人看行道，真是一點不錯。

一九二九年，第一屆奧斯卡獎在好萊塢羅斯福飯店舉行，每年除了選出電影片中的各項專業人才之外，頒獎典禮是呈現給全世界，表現好萊塢電影業的成果，因此，它的策劃製作，構思創意，團隊的合作，科技的運用，還有時間的控制，絞盡腦汁，精益求精，始能盡善盡美。我認為這場世界聞名的的好萊塢金像獎頒獎典禮，是所有藝術精華的大匯演。



楊華沙，台灣藝術大學影劇系畢業，美國普林頓大學文學碩士，歷任台灣及美國電視公司及電台節目製作及主持人，在美編寫製作公益宣導片及電視劇。一九九四年兩度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率團訪問中國。獲美國總統柯林頓頒授「加州榮譽公民」，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第四十二屆「海外文藝工作獎」。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第四屆、第五屆會長，現為理事，及「永久會員」。



↑筆者與名編劇Barry Morrow先生一起出席。

難忘的領獎片刻與追憶

曾吉林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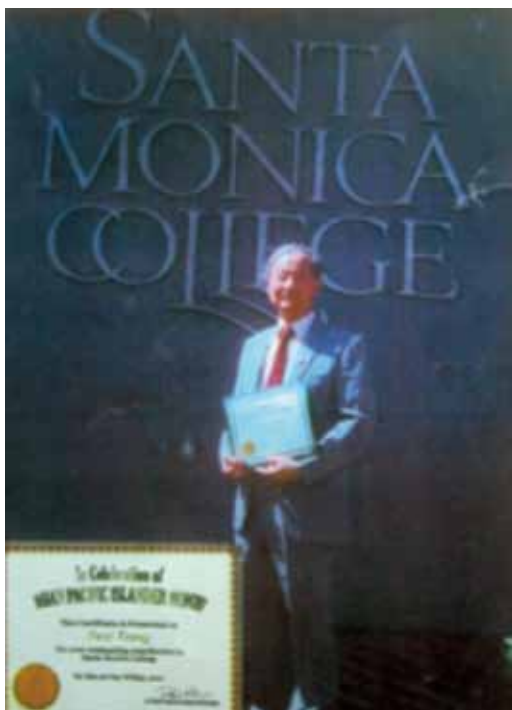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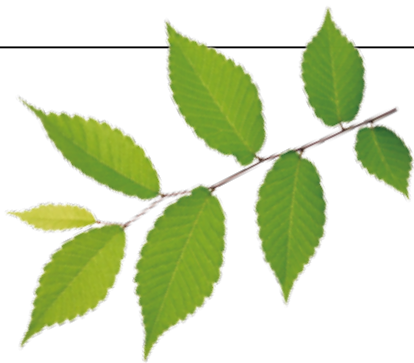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的五月一日，那時聖塔摩尼卡市的最高學府——聖塔摩尼卡學院（Santa Monica College）之比爾（Bill）大廳，正舉行慶祝亞洲太平洋區島民慶祝大會（In the Celebration of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Month），校方在慶典上表彰傑出教職人員，並舉行頒獎。比爾大廳，當天佈置得富麗堂皇，相連的露天廣場上，四週又擺滿了各式各樣高雅的花籃，益發襯托出盛會的隆重氣氛。

上午十一時，典禮開始，出席來賓魚貫入場，全校教職人員暨各部門的主管都紛紛就座，濟濟一堂，非常熱鬧，招待人員穿梭其間，禮貌而愉悅地端送茶水點心。由夏威夷請來的草裙舞團及樂隊奏起了音樂，主席隨即登台報告大會主題。接著司儀宣讀受獎者姓名，當唸到Paul Tseng時，我在掌聲與歡呼中步上前台領獎，內心非常激動，瞬間似乎是愣住了。

還記得當司儀唸出我的英文姓名時，我還以為是唸錯了呢？經司儀一再地重覆，我才忽然甦醒，立刻步上主席台領獎。同時掌聲四起，樂聲也大燥，真使我不知所措，而感覺眼淚都快掉下來，心裡頭由衷地感謝家人的支持，以及親友和師長們的鼓勵。另外，我想這不只是學校，而是這個偉大國家的教育制度，對我的肯定和禮遇。

聖塔摩尼卡學院所授予我的這份榮譽，也引起了我一連串的回憶。

起初，當我來到夏威夷「美國海軍機校」時，曾受到一位俄國籍教授的教誨，他對學生很有耐心，也很細心，對我的影響很大。結束後，我轉至造船廠，目睹該廠的規格和作業，細密的策劃，以及上級對部



↑站上這個領獎台，讓曾吉林終身難忘。

屬的親切態度，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記得我回台後，調任金門海軍聯絡組副組長，任期屆滿後，派往三軍大學海軍學院，擔任參謀官兼英文教官，然後再派到海軍第三造船廠驗估課及材料準備課工作。不久，即接到海專系主任陳立芬老師邀我去代課，後來戴行悌校長（戴校長是基隆海專創辦人，該校現已改為國立海洋大學）在台北創辦「中國海專」，要我擔任該校輪機部門班教授週六的內燃機課程，兼夜間部一般主課，還兼任交通研究所船訓班有關課程，真是繁忙得不亦樂乎！

次年小女兒出生，幼小多病，加上內子又正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擔任護士工作，無法照顧，請房東太太幫忙，早上七時至晚上九時照顧，夜裡才由內子和我輪流親自看顧。因我內外兩忙，尤其輪到我看護時，幾乎通宵不能入睡，經常僅在午飯後，靠在自己辦公桌上小睡片刻，如此日復一日，由於疲勞過度，以至有一天在烈日下，突然昏倒在船塢，當時上級總工程師孫上校率員將我送往台北三軍總醫院，治療多時，延誤公務甚鉅，於公於私的考慮下，我決心辭去各職，惟海專教職，因學校一再挽留，雖由校長戴行悌先生親自向內子遊說，不過我還是無可奈何地辭去了該校教職。

我在醫院病情轉好後，立即回家調養，那段不算短的日子，承岳母來舍照顧小女和處理家務，真是倍加感激。後來體力漸漸恢復，我先通過交通部甲種輪機長考試，和賴比瑞亞（The Republic of Liberia）甲種輪機長考試，才有機會應聘到日本大鶴航運公司，擔任大鶴油輪助理輪機長之職兼大管輪。輪機長係由日本自己人擔任，我只能擔任助理輪機長。次年，我決定返台，才受邀到陽明海運公司擔任輪機長，在各型輪船上工作了十餘年之久。後來，在卸下輪機長重擔，應美國Vande公司之聘來美，擔任美國Diesel Engineer工程師，工作多年後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文苑



曾吉林，江西會昌人，一九四四年十月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入伍從軍，退伍後考入海軍官校四七年班，畢業後在艦艇各職服役，爾後考取外語學校留美儲訓班赴美進修，結業後任三軍大學參謀官，後調至基隆海軍第三造船廠首席驗估工程師，次年晉升課長。奉准退役後，移居洛杉磯，在聖塔摩尼卡學院任教。退休後，擔任慈濟功德會義工。現為本會候補理事及「永久會員」。

閒話家常，談笑古今

——細數中華粥會九十年的傳承

朱永寬一文

中華粥會於中華民國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幾位名賢創會成立，從名醫

丁福保和丁治盤將軍於丁家「喫粥」開始。據當年記載，名稱屢經更迭，至今以「中華粥會」之名，廣邀各界菁英，共同

弘揚粥道，是一種清淡簡約雅緻之「喫粥」（閒話家常談古今）為宗旨，評議

時政，暢談學術。會員包含：書法、繪畫、攝影、音樂、舞蹈、詩詞、寫作、花藝、民藝等專家，可謂集文化藝術之大

成，同時豐富了學術與人文內涵。粥會會友以文載道，不求名利，以粥友諸君文化藝術素養和熱情，必能促進社會及國際文化交流，對社會和諧必有極大裨益。

根據當時台灣地區名賢參加粥友之記載，有如下名流：于右任先生、梁寒操先生、何應欽先生、吳稚暉先生、孫科先生、前總統蔣經國先生、嚴家淦先生、黃季陸先生、莫德惠先生、鄭彥棻先生、葉公超先生、蔣復璁先生、郎靜山先生、姚夢谷先生、陳定山先生、楊森先生、溥心畬先生、吳伯雄先生、連戰先生、黃君璧先生、葉醉白先生、鐘壽仁先生、陶壽伯先生、高逸鴻先生、董作賓先生、馬壽華先生、馬晉封先生等很多名賢前輩。

現任台灣粥會總會會長陸炳文先生敘述說，粥會在二〇〇三年時，已成立八十周年，因此擴大紀念，由台灣中華粥會籌備承辦慶祝大會，共邀請當代書畫家及粥友一百九十一位，展出三百六十幅書畫作品。當時我也參展兩幅，其中一幅「仙鶴



↓2010年陸炳文會長（右二）蒞洛城粥會，和經文處龔中誠處長（中）、于潛心會長及張洪櫻女士，朱永寬贈畫，合照紀念。



↓2013年12月洛杉磯粥會302次雅敘，感謝令狐處長榮達先生親蒞參加，特致贈「寒梅花開香四溢圖」（朱永寬畫）。



↑2013年洛杉磯粥會第302次雅敘，台北駐洛經文處令狐榮達處長（前排中）、周應龍副處長（前排右三）與粥友合影。


圖」，另一幅是人物「仙翁長壽」，凡事回頭看，成功在後頭，頗受好評。

參加展出的地區，有來自澎湖、金門、馬祖、香港、上海、無錫、泉州、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菲律賓、加拿大、溫哥華、馬尼拉等地華人粥友共襄盛舉，並還接續巡迴至國內外各地展出。

洛杉磯是二〇〇四年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點，假西來寺寶藏館舉行，開幕慶祝當時，恭請台北駐洛杉磯經文處處長魏武煉先生蒞臨剪綵，並致詞鼓勵。當時貴賓另有陽明學會許引經會長、洛杉磯粥會會長楊隆生、中華藝術學會李雄風會長、美國孔子孟學會游芳憫會長、華人聯誼會林德政會長、台北中華粥會陸炳文會長等。洛杉磯書畫家和粥友參展出者有：方永施、朱振南、邵幼軒、王農、李岳紅、林婉珍、蔣日堂、沈榮槐、陳良善、邵鳴皋、兒古靈、林獻陽、蔡其南、

田曼詩、徐永進、吳素君、洪松柏、秦孝儀、顏小儷、劉鐵平、劉備康、吳伯如、楊隆生、朱永寬等二十四位。

至二〇一四年，粥會成立已超過九十年。二〇一三年，在洛杉磯召開第三百零二次雅敘，世界粥會總會會長陸炳文先生及名譽總會長丁之發將軍、吳其華副會長、賴尚有組長、林佑穗執行長、薛向東秘書等專程前來出席。另有令狐榮達處長、周應龍副處長、華僑文教中心梁崇禮主任、丘昌生主任及莊博智副主任，以及洛杉磯粥友近百位蒞臨出席，場面很熱鬧，溫馨喫粥，清白健康，緬懷先賢，繼往開來，用意深厚，願粥會傳承不息！

洛杉磯粥會首任會長是黃茶民先生，再次由楊隆生會長、于潛心會長和現任朱永寬繼續服務。盼望人人都來參加粥會「喫粥」，身體健康快樂，閒話家常，談笑古今，共襄盛舉，歡迎、歡迎。




任美國中華藝術學會副會長、會長，曾任炎黃書畫會秘書長、副會長。現任洛杉磯粥會會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監事及「永久會員」。

朱永寬，籍貫廣東，出生於台灣，台灣中華無線電子專科畢業，曾任職中國廣播公司及中國電視公司共二十八年退休，曾在台灣傳授台灣小吃二十二年之久。一九八三年全家移民美國洛杉磯，平時愛好藝術、繪畫、烹飪、盆景、攝影。一九六九年起，師承翁文煒先生和趙松筠女士兩位名師，學習國畫，擅長人物、山水、翎鳥、花卉等。曾

我的「阿祖」

依言一文

我

初識阿祖而有記憶時，她應是五十多歲。印象中的她皮膚白晰、鼻樑挺直、眼神精亮，笑起來像兩枚彎月，極美。她身形挺拔不胖。母親說她有近一米六幾，在那時女人中算是少見的高個子。她那一雙纏過又放的半小腳，走路想快也快不了。終年一襲深色寬鬆唐衫衣褲，即便在年節時也不見大紅大綠上身。一日晨起她坐在前院中庭，將唐衫盤扣解開，打水盆中絞了毛巾，細細抹淨臉龐脖子前胸。再將一頭長髮放下，用黑色細齒牛角梳一股股慢慢梳開，抹上茶花油，一絲不苟重新盤回髮髻，再綴以一朵玉蘭花結束這晨課。茶花油清淡得近聞，玉蘭花濃冽隨風遠傳，跟她繞得整天香。年幼的我坐在一旁竹編小凳，看著水盆中反映在她臉上的光影，聞著那股清香。她將毛巾再絞淨一次，順便幫我擦擦臉手，我自她敞開的衣襟內瞥見白晰豐滿胸線。

年前回台與七十多歲的母親閒聊，提及這恍如電影定格般的一個早晨印象，我說：「是我作夢嗎？還是真有那個早晨？」

母親笑著印証說：「是有的，妳應是三歲多吧！阿祖是真水（美），皮膚白嫩身形豐滿，可惜那時風氣保守，得包得嚴嚴的。還有她最注重頭髮了，她總說女人家每日頭髮不梳光潔再點胭脂穿綾羅綢緞也枉然。」

母親喝水繼續說道：「妳阿祖也真能幹，以前有個算命師來店裡，算到阿祖時說：『唉呀！這命格，竟比那猴齊天還要厲害，孫悟空有七十二變，妳還有七十三變，成就非凡。只可惜命中註定要為男人受苦。』」母親遂將阿祖生平細細說來。

外曾祖母是童養媳

「阿祖」是我的「外曾祖母」，也就是我母親的外婆，我外婆的母親。阿祖自小因家貧送給人家當童養媳，所以很年輕的時候就和曾祖父送作堆，早早生了母親的母親，我的外婆。外婆早嫁生了母親。母親二十歲時又生了我。所以我們家就難得的有了十四年的四代同堂，直到阿祖去逝為止。



阿祖剛生完女兒不久，外曾祖父就不告而別，雲遊四方去了。外曾祖父離家後，夫家婆婆對阿祖說：「是我後生（兒子）不對，不能跟妳白頭，這筆錢給妳，還妳自由身吧。」儘管她的婆婆勸她單身比較好再嫁，但阿祖堅持不放棄女兒。她為離開傷心地，遂帶著女兒由台北搬到高雄從頭開始。母親說：「這也算移民吧！只是在那時的交通不便，風氣保守，單身女子出門很難的。」

我想像在那個保守的朝代，一個不識字未曾出過遠門的女子，一個被夫君拋棄婆婆棄養的心碎少婦，邁著一雙走不快的半小腳，一手抱著稚幼女嬰，另一手緊緊拎個包袱，隻身搭著慢慢的火車，一站一站的停靠城市小鎮而不下車，要由最繁華的台北城直逃到鐵道的最南端，那被台北人貶稱「下港」的高雄市，才能重新再起安身立命。要有多大的傷心才能激發出這樣的勇氣。

到了高雄，阿祖靠著一手好針線，在高雄市中心最熱鬧的街上的一家布莊作襪袍盤扣縫工來養活自己及女兒。諸多縫件裡，盤扣是最費時費眼的難縫，以論件計酬算，大家都搶縫長衫洋裝而不願作盤扣，阿祖新來乍到也不計較，別人不要的都撿來做，女兒以包袱巾兜在背上，一針一線一盤扣，細細縫來，一扣一文錢。每到晚上眼睛手指脹痛不堪輾轉難眠，還有那心頭悽悽慘慘戚戚的痛楚，向誰訴說？可想過尋個強壯臂膀胸膛來依靠？那時代沒有成衣，有錢人家都到布莊去訂作襪袍洋服。這麼個美麗女子隻身在一個陌生城市，有沒有登徒子想沾染便宜，有錢大爺想娶回去作細姨？母親說：「據妳外婆說，應該是有的，但是外婆沒見阿祖搭理過，阿祖終其一生未再嫁。」

阿祖在店裡省吃儉用工作了好幾年，布莊老闆因嗜賭欠債要賣店，知她有積蓄，央求將店盤給她。阿祖說不懂剪裁怕接不下來，原駐店師傅及員工均異口同聲支持她，阿祖就此當上老闆。阿祖還頗有銷售技巧及設計眼光，每每有新到布料或者有滯銷的花色，她就參考日本流行雜誌，請師傅裁制成時髦洋裝或唐裝，由自己的漂亮女兒穿著到塩埕大街上走兩圈，保證沒多久那塊布料就銷光，因此生意蒸蒸日上。

阿祖平日說起話來輕言軟語，不急不徐，員工卻很敬畏她，稱呼她為頭家嬤。阿祖常說：「頭家有量，員工有樣。」意思是作老闆的對屬下員工要寬容有肚量，作員工對老闆自然守本份作事有模有樣。她對員工極照顧。母親憶起常有員工因家



用急須借錢，找頭家嬤總可解決。員工們除年底分紅外，端午中秋尾牙除夕各年節，總是有各項吃食紅包等等的活動，熱鬧得很。

母親說到這裡，也勾起我小時候最愛的回憶，就是每天兩次的點心時刻：還記得每天上午十點多，會有一小販一根扁擔挑來粉圓賣，粉圓也就是現在的波霸。兩個擔上各有個大桶子；一個桶子是鴛鴦桶，下面有個小炭爐火煮著，一半熱水粉圓一半糖水；另外一個大桶內放一大塊冰塊，剉刀幾下便是冰屑一碗，要吃冷熱粉圓都可。人手一個土黃色繪藍花粗陶碗，喝完小販在中庭旁水龍頭下洗淨，放回擔內，再到下一家叫賣去。到了下午三點多，又是另一駝背漢子提著一簍滷味來叫賣，滷雞翅、鴨胗、鴨舌、鴨脖、豆干、米血糕等等，香味四溢。我現在的記憶裡還可以叫出那粉圓留在齒間的Q彈，聞到那滷味的香氣。母親說阿祖很大方的，總是笑咪咪地招呼全體員工都出來吃，見者有份，老闆付費。

阿祖雖然未曾上過學不識字，但記性好心算極快，她自創一個記數法，並會在帳單上作暗記，有個會計欺她不識字，一帳兩報，阿祖察覺了也不作聲，只是悄悄請他走路，給他留個面子。員工借貸如果是為小孩家計正當用途，她也不計較利息或何時還。

有一年，布廠的「外務」（業務員），來見阿祖說是有好幾車的布滯銷，倉庫爆棚放不下了，央求阿祖幫忙。阿祖說是可以但是手上現錢不夠，外務說：「無要緊，我們頭家有說頭家嬤信用真好，信得過。過半年再來結算，哪無，再延期也可。」當下留下一張清單畫押就走了。不想沒多久戰爭即起，利時百物通貨膨脹，物價一日三市，那幾車的貨很快的就以高價銷光。待外務回頭來收款時，阿祖要以漲價後的成本給付，但是那外務說：「無諾，頭家嬤，不可以的，說好合約價多少就是多少，你多賺是你的福分。」阿祖就此賺了一大桶金。後來戰事嚴竣，房地產沒人要，阿祖抓住時機用這桶金買下市中心的一排店面。

阿祖有創業家的精神

小時常聽外婆及母親說起阿祖的一些故事，當時不甚了了。現在對照起來，不就是十足的創業家精神的實例：她在被逐出夫家，面臨困境時不屈於現狀，能自食其力，換地再起。她平日累積金錢及人際資本，故必要時能獲得同儕友好相挺。她懂得產品設計，善用實體模特兒去行銷。她照顧員工，捨得分紅，慷慨救急，並用點心及年節活動來凝聚向心力。她對供應商講信用肯幫忙，供應商有機會也會回饋，她能抓住市場時機逢低投資房地產。這些實例，不都是現在各大學府商學院MBA們天天在教科書上學的吗？她是一個不識字的弱女子，亦非出身在商賈人家，如何懂得？

在那古老國度，丈夫是天出頭，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男人是天是地，是日子的主軸，一輩子的依靠，也是死後香火的延續。是故，重男輕女天經地義。阿祖的父親養不起她，丈夫不願養她，她沒生兒子，擔心老來無依死後魂魄無托，聽旁人建議，那就領養一個吧。不想養子總是隔一層，在多年不斷資助養子的親生父母家後，養子還是回歸自己母家，阿祖徒勞一場。

阿祖也許是命中從小必須獨立，也許個性使然，總說女人不能跟人伸手要錢，一定要自己存有私房錢，不能仰賴丈夫或兒子。我外婆生得我的大舅及母親後守寡，外婆要改嫁，阿祖力勸說：「不要嫁吧！我們有錢有店，可以自己過。」外婆不聽，還是嫁了外公。外公履履創業卻總不成，後來阿祖把店面一間間賣了，給外婆轉給外公去填補那一次次失敗的虧損。阿祖每次提起，總要心疼女兒不聽她話而終至受苦。

阿祖對外婆、母親及我們都很疼，但對長孫大舅就不光是疼而是極其寵溺，並讓大舅從張姓以繼承家業及香火。但是聰明的她也知道大舅能耐，她總嘆氣說：「豬不肥，倒肥了狗。」意思說大舅讀書沒母親好。可惜大舅不成材終致將最後的家產敗光。所以阿祖晚年是住在我們家，直到老去。

我心目中最美的女強人

外曾祖父在外放蕩多年，直到他老、窮、病了才又尋到高雄阿祖家求助。阿祖也不惡言相向，只在外面租一間房子安置了他，並請一家傭每日照料他，自己一步未曾往探過。若有事提起也只稱「那人」，絕不直呼外曾祖父的名字。我對外曾祖父的印象只有母親帶我去他那小屋看過一次。一年後外曾祖父走了，阿祖照規矩把喪事辦了，道士白幡孝女哭墓一樣不少，但在人前不見她掉一滴淚。只是有次淡淡表示，死後絕不與「那人」合穴。

阿祖病了，我跟母親輪流在醫院照顧。她自知病況，交待一定要回家臨終，我們抱著那輕得像紙紮風箏般單薄身體回家，幫她將稀疏頭髮梳整齊，挽個髻，幫她擦手擦臉，抹淨身子換上全新壽衣。她的皮膚依然白皙，然而豐腴不再花香不復。當晚阿祖就走了。六歲的么弟看著燭火繚繞的靈堂及道士師公的頌經聲害怕不已，不敢回家而睡在鄰居家。母親淚眼上香祈求：「阿嬤，你要保佑咱子孫免驚平安。」第二天清晨，么弟自己回來了，他說：「昨晚阿祖有來看我，她笑咪咪的呢！」

女子林氏，適張。生於民國前十五年台北大稻埕，卒於民國五十八年高雄塩埕。六歲時遭娘家棄養，十六歲時遭夫家放逐，一生坎坷，卻總能化危機為轉

機。她是我的「外曾祖母」，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女強人。

文苑



依言，本名：嚴筱意，在南臺灣的高雄出生長大。一九七八年成大工業管理系畢業。一九八二年紐約理工大學電腦管理研究所畢業。在台工作十年，育有二個女兒；幸得先生支持，得以赴美創業築夢，一九九四年移民美國加州洛杉磯。二〇一一年第一次為自己寫作，自此不能停。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我的小哥

帥艾青一文

我包裝著從網路上郵購回來的東西，一件一件放進硬紙盒內，有可以削除厚皮的削刀，以及兩把肥大的鉗子，都是專門用來修剪特別增厚的腳指甲所用的剪刀，還有一些周邊的零星用品。準備明天拿到家附近的郵局，寄到台灣花蓮市的基督教會，小哥的住處。

上次回台灣曾經到小哥的住所探視他，他一個人過得簡單又平靜，除了讀書、運動外，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教會裡服務。臨走時他把我叫住，說：「臨行前可不可以請妳為我做一件事？」接著

他臉色微紅，有點羞澀的拿出了一把指甲刀，我立刻明白了，從他手上接過來一個極老式又普通的小指甲刀，馬上蹲下來為他修剪他雙腳的指甲。

小哥那隻變了形的左腳，自髌骨起就不能彎曲，而且由於血脈不能暢通，造成了靜脈瘤及灰指甲，所以這輩子小哥的腳指甲，都得依靠別人替他修剪。小時候是大姊在幫忙，長大後我偶爾為之，絕大部份都還是母親在為他操刀。

自從母親老了、走了之後，這麼多年來他是找誰來幫忙的？我居然忘了問他，他笑笑說：「可以花錢請人剪，但是我的

指甲特別厚硬，願意幫我剪腳的人比較少，最近又中斷了，一時間還沒找到人，所以麻煩妳幫一下忙。」聽他說來，一陣酸楚參和著對他深深的內疚感就全湧上心頭。

父親走後，母親的晚年，全仰賴他一個人的照顧，他代替了我們兄弟姐妹們克盡了孝道，而我們卻無法給予他一丁點的幫助和報答。在回程的飛機上想著過去，小哥照顧年邁母親的種種，一幕幕翻滾浮現在我眼前，不禁潸然淚下。

回顧小哥的「孝行」，在現今的時代裡，大概已經很難看到了。一九七五年父親過世後，唯有小哥還未婚，與母親同住在台北新店鄉下的老宅子，前十年間還有大哥、二哥住在附近，經常往來探視母親，而我、三哥和小姐姐卻遠在美國和巴西，因此順理成章的，小

哥就獨力擔負起照顧母親的責任。

當時母親身體也還算健

朗，有三個兒子圍繞在側，母親倒也過得愜意，但是若干年後，母親身體突然急轉直下，而大哥、二哥又在那段時間裡陸續的搬遷到城裡，各自購屋離開了小鎮。

之後，小哥辛苦的日子就開始了，而且是每況愈下。

特別是母親在世的最後十年當中，小哥所給予母親的照顧，幾乎是一種接近宗教式的虔誠和執著，又像是父母照顧親生嬰兒一樣的義無反顧。沒有抱怨，沒有做作，沒有虛榮，更像天生就會「反哺」的動物一樣，那麼自然的做著一般人難以辦到的事情。

小哥在他四歲多時，由於一場意外將



左腿髌骨摔裂，不能正常的活動，當年的醫療條件極差，經過幾次手術的左腿，不但無法正常走路，還呈現日漸萎縮的情況，所以小哥的這一生，就此完全的被改變了。雖然他非常聰明，但生活中的不方便，心理上的自卑、怨懟、掙扎和無奈卻跟了他一輩子。

他讀中、小學時，一直品學兼優，高中於「建中」畢業考大學之際，卻不幸因為求好心切，給自己過度的壓力而精神崩壞，使得大學聯考慘遭落榜，讓他未成年的人生再一次受到重挫。後來雖然又考進台北工專（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但終究還是未能完成大學學業而中途輟學。

小哥長得眉清目秀，皮膚淨皙，斯文有禮，但是感情世界卻多空白，記得他就讀高中時，曾有女孩對他極為傾心，主動邀約他單獨出遊。記得有一次出遊回來他還澀澀的問我，不知那女孩會不會嫌棄他的腿疾，透露他十分在意自身的缺陷。我出國之後，他似乎仍先後與幾位女子往來過，但是都沒有結果。我想，他不敢接受別人的感情，最大的障礙是他自己內心的自卑感，和丟不下身邊的老母親，在在都阻礙了他結婚成家的機會。



尤其因為照顧老母親，已經佔據他所有的時間，耗盡他所有的精力，也或許因為沒有一個女人會願意，與一個生活重心不在自己妻子的男人長相廝守吧！每隔兩三年我總回台探親，看到八十餘歲的母親，一次比一次老邁多病，小哥看起來也一次比一次勞累辛苦。

他將母親的醫療記錄完整的編排，記事本密密麻麻記載，何時看那一科的醫生，每一科醫生處方的藥是什麼，服藥的

時間，還要依照各種藥品的需要及注意事項分別記錄，家中的小櫃上，不同類別及服藥時間的位置，都極有次序的排列著。剛進家門時，看著他如此專業的管理母親的藥品，還嫌他過於仔細，僅僅是一個老太太的幾包藥物，需要這樣精確的管理嗎？但是當我得知他日子過的那般辛勞，讓我越來越笑不出來了。

由於小哥左腿萎縮，走路時的重心必須集中在右腿，爲了要母親多運動，他每天清晨踏著歪斜不穩的步履，帶著老母親爬上屋後山間去散步，回家後接著要趕到路口的小市場買菜，都是鄉下農民游走的小販，時間有限，東西也有限，他以一個年輕男子擠在一堆村婦們當中，東挑西揀的買菜，爲母親選擇一天營養的魚肉蔬果，回家後立即將魚類、肉類去骨、去皮、去殼切成泥狀。

他告訴我，爲了母親他看了不少健康飲食的書，知道如何處理及選擇食物，在母親年老體衰的情形下，才能得到最佳的吸收。而且每個月還要去鎮上幾次，爲的是採購許多日用品或更好一點的食物，回來替母親補補身子。

想著他以前只會讀書、寫文章，文質

彬彬的樣子，內心裡實在十分難忍。我們這些兄弟姐妹走的走，飛的飛，就丟下他和我們的老母親，這樣的辛苦在一起過日子，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去取笑他做事太過仔細呢？

母親的身體逐年走下坡，小哥跟著就有更多的事要做，晨間的散步改變成替母親作全身的按摩，另外洗澡、擦身體、換衣服、餵藥、餵食、如廁等等，這都是每天必須的工作。後來母親大小便開始失禁，更換、清洗弄髒了的內外衣褲、床單、被褥等，更是一件艱辛的工作。

沒有烘乾機的冬天，他用電暖爐將衣物烤乾，遇到棉被或毛毯，就要一點一點移轉的烤上一整天。我和小姐姐從美國寄回去幾大盒紙尿布，卻被母親拒絕使用，小哥就這樣依順著母親，埋著頭像輪子樣沒天沒日的轉，邊做還不忘隨時說些小見聞、小笑話來逗樂母親。

小哥經常攙扶著母親去醫院就診，到了後期，母親已不太能行走。有天深夜母親突然發高燒、吐瀉不止，小哥冒著大雨將母親馱負在背上，用盡全身力量，平衡他那不平均的左右腳，幾乎是用單腳跳著到街口的小診所，當時醫生覺得情況有

些棘手，母親年事過高，抵抗力太弱，小病也可釀成大病，決定送到鎮上的醫院。

好心的醫生看見小哥的狀況，於是將母親背了過去，協助小哥度過風雨救母的夜晚。

我們的母親就像回到了嬰兒時期，這麼樣的依賴著小哥的照顧，點點滴滴、日日夜夜。而我們這些遠走他鄉的兄弟姐妹們，卻連撐把雨傘，為他們擋風雨都辦不到，豈止一聲抱歉、一份內疚可以饒恕我們自己的啊！

一九九三年突然接獲小哥越洋電話，說母親已昏迷不醒送往醫院，我前後飛回去探視過兩次，母親都沒清醒。小哥住在病房的沙發上，日夜守候，護士們都說，病房中沒有任何一位看護者比得過他。

幾個月後，醫生告知母親年事過高，應該不會再清醒了，暗示可以將呼吸器拿下。小哥一句話都不說，幾十萬買下一個全新的呼吸器，將母親抱回家。他說，母

親躺在床上就像在睡覺，如果她在睡覺，我就要照顧她。

除了不需要服藥，其他一樣工作都沒少，將母親打理得乾乾淨淨。自醫院回家幾個月後，母親最終熬不過年事，衰竭而歿。將母親的後事辦妥後，小哥才在基督教會的朋友熱心幫助下，找到一份教會的工作，移居到花蓮的基督教會所，開始他另一段人生的路，一段沒有母親陪伴的路。

郵寄這份包裹的心情十分急切，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小哥的手中，讓那些修剪指甲的人，會因為這些專業而好用的工具，樂於接受我的小哥。

雖然我不是基督徒，但確信宇宙有神，願意為小哥向上帝虔誠的禱告，能否多眷顧他一點，多給他一些健康、一些友情和一些快樂，讓他可以如願的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祈禱祝願他在未來的日子裡，填補這一生過多的缺憾！



帥艾青，湖北省人，在台灣出生長大，台北世新大學畢業，曾任南加州世新大學校友會會長，南加州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湖北同鄉會會長。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曾在華商年鑑擔任展銷部總經理舉辦「華商博覽會」。現任本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會刊編輯委員以及「永久會員」。

櫻花細雨夢故鄉

張澤川一文

闊別家鄉，到洛杉磯居住了十五年，兒子今年也已十六歲了。他在洛杉磯長大，這裡有他成長熟悉的世界，而我的老家是青島。每到四月份，最惦念的除了親友，便是故鄉滿山遍野的櫻花。

西

元千禧年四月，我在洛杉磯終於迎來了平生第一次個人畫展。一進畫

廊的大門就能看到我用抽象表現手法畫的

櫻花，整個四尺的宣紙上鋪滿了紅色、粉

紅和白色，夢幻般撲面而來的櫻花雨。那

天來的觀眾大都被這張畫吸引了，紛紛邀

請我同他們在畫前合影留念。我知道，是

畫中飽含的情感打動了他們，心一下子激

越起來，感到可以呼吸到畫中流動的空

氣，動感的旋律讓人欲飛。那年年底，國

內朋友飛來洛杉磯前，問我要捎什麼，我

說不能幫我找找與櫻花有關的音樂。結

果朋友來時真的捎來了一個音樂光碟，我

看了以後驚喜萬分，光碟的名字就叫《櫻

花雨》。夜深人靜時分，每當傾聽花瓣飄

落的音樂節奏，空靈且活潑，立刻感覺自

己已經漫步在故鄉青島的櫻花細雨裡了。

青島號稱「櫻花之城」，是因為青

島是除

日本之

外，櫻

花種植最密集的一個地方。而青島中山公

園裡的櫻花最為著名。早在一九〇二年，

德國人佔據青島時，已在這裡建成植物試

驗場，並從日本引種大量櫻花。一九一四

年，日本侵佔青島後，從本土又引進了

二十多種二萬餘株櫻花樹。一九二九年五

月為紀念孫中山先生，政府將公園更名為

「中山公園」，與公園大門正對的櫻花

路，有六百多米長，道路兩旁種滿了櫻花

樹，幾乎都是單櫻。每年的四月初，單櫻

率先開放，花開之際，遊人如織。櫻花單

朵的時候，不見得輝煌，大片的集合在一

起卻十分茂密，宛如雲霞滿天。單櫻的花

期很短，只有不到十天。但櫻花飄落之

際，亦是最燦爛的一刻。回憶的天空，都



是湛藍湛藍的。我心中不時映現一個畫面，是梵古在畫架前激動地揮動畫筆，畫一株眼前的櫻花樹，樹幹強烈地扭曲著，粉色的櫻花抖動，紛紛在樹下落了一地。

櫻花迎春怒放，生出漫天彩霞

櫻花開的時候，也是迎春花怒放的時候，遠遠地看去，一大簇的嬌黃，長長的枝條瀟灑地曼舞在柔和的春風裡；沒有葉子的紫荊樹上，滿是紫色的小花，濃密地一串串向空中張揚著，好像在爭相為春天代言。這時候，聞名荷蘭的鬱金香雖然以爭豔奪目的色彩鋪滿著花園的坡地，卻低調的散發著幽香。水慢慢漲起來了，經過一個冬天的洗禮蘇醒過來，湖底的青荇也綠了起來。去年的荷葉和蓮蓬有的還殘留



在不屈的莖上，枯萎卻更加倔強地堅守在泥塘裡，等候下一輩的到來，令人想到「留得殘荷聽雨聲」的詩句。在深春的四月，只有櫻花先是羞澀地透露出數朵粉色的消息，不急不慢地孕育著怒放的花朵，待你一回身的功夫，便生出彩霞般漫天的一片。人們在花裡流出的歡笑聲，和著蜜蜂的忙碌的嗡嗡的鳴叫聲合奏出動人的春曲，回蕩在公園的每一個角落。

二〇〇八年，因為工作關係，我四月十二日才回到青島，飛機在降落的時候，有意環繞青島一周，這是我第一次在青島的上空如此全面地俯瞰這個島城。綠色的島嶼，現代化的城市高樓，與海相連的嶗山盡收眼底。整個飛機的人們都立刻瘋狂地

陶醉在「綠樹紅瓦，碧海藍天」的無邊景色裡，紛紛讚歎青島的美麗。到家後，不料父親說，「今年暖和，單櫻開的早，三月底就開了，現在恐怕已經快開過了，加上昨天又下了一夜大雨……」，我連忙到了中山公園一看，櫻花真的已經稀稀落落，樹上的葉子也早已長出了許多，櫻花路旁賣老玉米的中年婦女操著濃濃的青島郊區鄉音對我說：「月初的時候，路邊的櫻花條白（很白）一片，真好看。」看著地上的花瓣，我心裡不免有些失約的遺憾。

近中山公園門口的地方，有個噴泉池，池中央雕塑了一圈八個在水邊遊戲的男孩女孩。我不禁回顧起自己童年上學的時光，那是小學四年級開五一運動會的時候，單櫻已經落了，雙櫻卻正開的紛紛揚揚。運動會之前老師囑咐過我們要仔細觀察櫻花，回頭要寫作文。中午休息，我隨同學們蜂擁到匯泉運動會場對面的中山公園裡，就在眼前這個噴泉邊周圍的櫻花樹下逗留，看成群的蜜蜂圍繞著櫻花飛舞。後來我的作文〈櫻花贊〉還得了二等獎。我至今還記得裡面的一些詞句，可惜因為後來搬家，沒能將文章保留下來。



姥爺家院裡的兩株櫻花

說到雙櫻，我回憶起姥爺家院裡的兩株櫻花。這是在青島市老市府背後觀海二路的一座石階最多的三合院，房後是觀海山，房頂齊於山頂，從家中到海邊步行只要十分鐘，站在家中就可以俯瞰青

島沿海城區，夜晚觀看萬家燈火的場景我至今記憶猶新。姥爺張嵩山是青島有名的化工染料商號「裕盛泰」的老闆。家中張貼有「養精神讀書，盡力量助人」的座右銘。一九四七年，在地下黨員王雲久危難之時，張嵩山爲他購買槍只並幫其離開青島。一九四九年解放後，王雲久成爲青島

市首任副市長，爲感激張嵩山的救命之恩，王雲久贈送他兩株櫻花，至今這兩株櫻花還靜靜佇立在觀海二路四十七號院內，每年櫻花怒放，守望著主人的宅院。

姥爺的鄰居，在觀海二路四十九號居住的是中國文學家王統照，其著名小說《山雨》就在此完成。他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湧現出的著名作家，先生從一九二六年定居青島後一直住在這裡。四十九號門口，豎立著兩堵用粗糙的白石砌成的牆柱，樸素稚拙，凝重沉靜。進得門來，是一道又高又陡的石頭階梯，兩邊有紅漆木制扶手。沿石階走上去，右邊是三間敞亮的客房。從石階梯再往上走，便是縱橫的三組房屋。王統照的詩歌《這時代》、短篇小說《聲》、《銀龍集》、散文集《片雲集》、《青紗帳》等也在這裡問





世。一九二九年王統照在青島還與同仁編輯出版了青島的第一份文學期刊《青潮》，聞一多、老舍、朱自清、洪深、吳伯蕭等著名學者也曾在這裡歡聚，切磋文學，出版了文藝副刊《避暑錄話》等。

王統照在他的文章〈橘柚懷貞曆歲時〉中，有他描繪舊居的情景：「記得有一年，朋友送來一株小小的櫻花樹，就隨便栽在院子裡了，殊不知生長得很快，霞蔚雲蒸，壓倒群芳，襯上火紅的石榴，淡淡的月季，為小院增色不少。我的母親還親手栽了幾叢晚香玉，每逢夏日的夜晚，院子裡便飄著一股幽幽的甜香。」這些回憶都是王統照對舊居一往情深的佐證。

回憶櫻花樹下初戀時的情景

每每散步在櫻花樹下，我也回想起了自己初戀時的情景。一九八五年考大學的那年夏天，我和她徘徊在海邊和櫻花樹下。那是個非常純情的年代，我記得她很喜欢畫素描，父親是英語教師。但我連張

她的照片也沒有留下。時間久了，她的面容也在記憶中模糊了。聽說她後來嫁去了挪威，生了兩個孩子。當時是母親硬把我們拆散的，因為她比我大四歲。移民洛杉磯後，我半路出家寫的第一個電影劇本就是《櫻花飄落》，將我對故鄉的思念和初戀的情感融入劇本之中。戲裡的男生和一個年長的女孩在櫻花樹下邂逅。又寫她不幸的身世和她的死去。寫男孩將要送給她的書法在她的墳墓前焚燒，並把一捧櫻花花瓣撒落在火裡，算是對他初戀的祭奠。

今年四月初我又回到了故鄉，因為倒春寒，櫻花開的比往年晚些，正是趕在單櫻花盛開之前，我和高中同學老友韓義俊回到母校「青島九中」，在學校裡的櫻花樹下拍照留念。我們也來到了中山公園，一起賞櫻。公園噴泉池裡，與我們當年

同齡的石雕孩子們，還是七八歲的樣子，依舊在調皮地玩耍，而我和義俊兄卻都已經是在不惑之年了，我們爭相回憶起一些過去的囂事，作為個體我們似乎懂事了很多，兩人湊在一起時便覺得誰也沒有長大，仿佛依舊是十四歲的少年，連漸生的白髮也無法阻擋我們的逆生，過去的一切如在昨天，時間在這一剎為我們停止了前行。

回到洛杉磯，我將相機裡的照片傳送到電腦裡，這樣我隨時可以看到故鄉的四月裡，那些正在抽芽的梧桐、怒放的迎春花、紫荊花、嫣紅的桃花，還有我最鍾愛的櫻花。人不在景中，卻足以安慰我濃濃的鄉愁。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耳邊又響起了清脆的櫻花雨節奏，眼前又出現了那條我總也走不完的初戀的櫻花路。



張澤川，編導，作家，製片人，演員，書畫藝術家。一九九四年移民美國，做過《僑報》記者，自二〇〇九年起五年間，對陳芳家族做了大量採訪，研究陳芳和鮑勃的生平。拍攝紀錄片《鮑勃與他的「十三個女兒」》，二〇〇九年在中美電影節放映。二〇一四年九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發行傳記小說《檀香花環》。同時策劃拍攝電影，以鮑勃這位華裔百老匯著名音樂劇編劇，和他的外曾祖父陳芳的傳奇一生為主題。同時參與改編音樂劇《十三個女兒》為音樂劇電影。

火車

宋久瑩一文

北美南加州·文苑

100

窗

外的景物快速地倒退，房子、樹木、道路、街景在眼中呈現又消失；西面窗外是長長的太平洋海岸線，淡藍無雲的天空，碧藍的海水捲起層層雪白的浪花，燦亮的夏陽將沙灘罩上一層淺金色的光彩。夏日週末的海灘很熱鬧，孩子們玩沙戲水、人們游泳沖浪、或在海邊的草坪上野餐烤肉，淺米色的沙灘綴著色彩鮮艷的太陽傘和小帳篷，眼前一片歡悅蓬勃的景象。

景物迅速地移動，沙灘時隱時現，右邊出現與軌道平行的5號高速公路，勞動節的長假路上，車輛排成一條長龍。南行的火車駛過人群熙攘的海灘、經過寂靜無人的海岸、和各個大小城鎮。進站了火車減速停下，我望向窗外的月台整潔有序，沒有記憶中兜售鐵路便當和零食的小販。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我和先生乘坐美國國鐵（Amtrak）去聖地牙哥老城

（San Diego Old Town）度週末，窗外是南加州永不令人失望的好天氣，金燦的陽光、蔚藍的天空。在這個國度居住了半甲子，我們開車上下班或旅遊、遠行乘飛機、或坐遊輪度假，從不會動念搭乘火車。

在美國沒坐過火車，自然對火車的回憶不在美國。有些事物與童年緊緊相纏，兒時的記憶久遠而零散，比較鮮明的是街邊賣棉花糖的推車、春節在家門口玩金魚火花、還有火車。層層糖絲纏繞成棉絮般粉紅色的大圓球；炮竹燃燒噴灑出燦亮的火花；火車帶我遠行，小手牽著父母的大手……

小時候與家人出遠門大多乘火車，普通車、快車、或是對號快。車窗外的景物快速地倒退，氣笛鳴響，到站了。月台上人聲嘈雜，小販湧向火車窗口兜售鐵路便當和各式零食，空氣中漫著食物的香味，

夾雜著柴油味。那時我約莫五、六歲吧，我跪在

車椅上將小臉緊貼火車的玻璃窗，兩眼盯著月台上賣排骨便當的小販，爸爸從窗口買了便當，他為我打開竹製的飯盒一面自語：「這有什麼好吃？還不如爸爸做得好……」父親愛做菜，見我大口吃著酥軟的排骨，他從手提袋中取出自己做的滷菜，慈愛地摸摸我的頭：「寶寶，要不要吃爸爸做的的滷牛肉和滷蛋？」

二十年後，我帶著三歲的兒子與父母同遊歐洲，從德國慕尼黑到漢堡的行程是搭火車臥鋪。我們在慕尼黑火車站月台候車，初秋傍晚時分暮色灰濛，兒子吵著要吃漢堡，我哄著：「乖，等會兒上了火車媽媽給你吃三明治。」父親已





從袋中取出便當和滷菜：「肚子餓啦？來，公公做了香香肉。」香香肉是五花肉切成小塊慢火紅燒燉煮，肥而不膩，香醇滑軟，是父親的拿手菜。歐洲的火車站安靜整潔，無人在月台上飲食，更別說吃便當了。「吃啊！這裡有瓢羹和筷子。」中年的父親聲音依舊宏亮，四周的乘客轉頭

向我們投以異樣的目光。我十分尷尬，又不敢違逆爸爸的心意，只好窘迫地餵兒子吃飯，孩子張著小嘴吃得香甜：「對吧！公公做的香香肉好吃吧？漢堡有什麼好吃！」父親得意地說。

好熟悉的口吻，我一怔。六〇年代台灣老舊的火車站；八〇年代歐洲現代化的月台，我抬頭望向父親，他耳邊的鬢髮已斑白。

在加州居住長長的歲月裡我不會坐過火車，捲入繁忙的生活齒輪，開車往返於高速公路，眼中只專注於前方車輛的剎車燈和儀表板上的時鐘，在塞堵擁擠的車道上與時間賽跑。

像每一個人一樣，我在時光隧道中乘坐人生列車旅行，日出、日落，列車急馳帶我走過青年、壯年、直到有一天它駛向中年月台，車速減緩進站，我望見月台上的站名——醒目的大字「初老」。列車再度啓動，速度彷彿減慢了，在平緩的車速下我抬頭望向窗外，欣見路邊優美宜人的風景；我望向鏡中的自己，驚見鬢角掩不住的白髮、粉妝蓋不住的皺紋。在時光隧道中我走過二十年的光陰，望著長大成人的兒女，心境恰如《屋頂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中的歌詞：

這是我抱過的小女孩嗎？
這是在玩耍的小男孩嗎？

……

不記得我何時變老，他們何時長大了？
日出、日落，日出、日落，
日子飛逝……

無數的日出日落飛逝，再見火車是二十年後小女兒高中畢業全家返台旅遊。我們搭乘高鐵去台南探親，在月台上引頸翹望，列車呼嘯而來進站了，流線形雪白的車身鑲著橙色的條紋，亮麗、新穎、展現高科技的設計觀，讚歎之餘，眼前的高鐵與童年回憶中的火車斷了線……

這斷了線的感覺又何止於火車？長年居住在美國與台灣的生活也斷了線，想到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小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和女兒在五分鐘逛夜市，店員笑盈盈地問：「妳們是美國回來的吧？」我訝異地問她怎麼知道，年輕女孩笑道：「妳們講話不一樣啊！」現代染髮方便，不再

鬢毛衰的煩惱，難道鄉音改了嗎？

高鐵之旅後人生的列車繼續前行，幾年後兒女都離巢了。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和先生在美國坐了第一次火車，在爾灣的美鐵（Amtrak）月台上他為我拍照，一位看來是美鐵常客的中年女子微笑地走來，主動為我們拍下合影。上火車後我們興奮地用手機自拍，照片中兩個中年人笑容燦爛目光閃著新奇，我薄荷綠的雪紡紗緊靠著他海藍色的圓領衫，背景是火車中深藍的座椅和兩面的車窗，窗外碧海藍天在白色的天光下融成海天一色的淡藍。

光陰列車彷彿倒退了，在初老的中年我們感受到洋溢的青春——在火車上。

在火車上欣賞風景、吃點心、我們分享舊日坐火車的回憶，談笑之間很快便到站了。聖地牙哥老城多年前來過，不同的年歲與心境，舊地重遊也是十分新鮮有趣。從老城搭電車去海港小鎮（Seaport Village），在海邊看夕陽享用晚餐，沿著海濱公園的小徑漫步。岸邊垂釣的男子釣上一條大魚，眾人圍觀，湊上前見到一隻肥大的魷魚掛在魚鉤上，奄奄一息作著最後的掙扎，不忍多看我們匆匆離去。夜幕已低垂，渡橋的路燈遠望有如串串金色珠

鍊，與岸邊的燈火和海灣中的船燈相互輝映，夜空中星光點點，鹹溼的海風拂面，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告別海港小鎮，我們乘電車回到老城搭火車，車窗外一片漆黑，火車內點著昏黃的燈光，載著疲倦的歸人。坐在昏暗的車箱裡我怔怔地想，每個人一生中都有緣與許多人同車，我們的人生之旅有時搭快車、有時換慢車；到站有人上車、有人下車；緣深的在另一段車程中再相會，緣淺的僅有短暫的同車緣，在人生列車的旅途中人們分分合合，緣起緣滅。

每個日出開始了人生的一個新樂章，到了日落又譜成一篇樂曲，快板、慢板、小步舞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串成一篇篇各式人生組曲。車窗外的景觀千變萬化，在車中遇見無數的人、經歷種種情與事，列車載我走過成長的歲月，經過人生各個階段的月台——童年、青年、壯年、走到中年。

迷糊中我被輕輕喚醒：「到站了。」先生溫柔地說。我們隨著人群擠向狹窄的階梯下行，我突然發現美鐵的火車是雙層車箱，上車時太興奮沒有注意，記憶中的火車沒有階梯。

火車不同了；人生也改變了。去年秋天母親猝逝，年過九旬的老父親體衰已不便出門。週末去陪伴父親偶爾會見到餐桌上放著一碗香香肉，孩子們長大後油膩的五花肉已鮮人問津，香香肉表面浮著一層厚厚的豬油，肉塊因多次加熱而變得破碎乾硬。

結束了一小時半的火車車程，卻覺得離家很久，火車承載著久遠的回憶，帶我走過長長的時光隧道。和先生牽手走出月台，「肚子餓了。」他說。「去XX店吃鐵路便當？」我們異口同聲，相視而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初秋的夜晚透著涼意，火車到站了，我們人生的列車繼續前行。



宋久瑩，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寫散文及短詩，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植字的歲月

蓬 丹一文

一、孤燈下，深情的獨白

一個文字創作者，書寫的或許是外在世相，無論是一則意味深長的記事，一段委婉曲折的敘說，或是一番精密嚴肅的論證，迴映的往往是作者內裡的感知、意象與體悟，演繹為一種探索、反思、追尋我的過程，一種內斂而艱辛、凝定而專注的過程。一枚枚嘔心瀝血的字粒，如種籽般被栽植在素潔的稿箋上，經由反覆的去蕪存菁，終於，顯像在筆耕者酸澀瞳眼中，是一片美麗的墨色田畝……

當我回溯過去十二本著作的心路歷程，彷彿重新審視那些日刻月削的植字歲月。或在有風的窗下，或在無言的燈前，垂首低眉的自己默默如枯井無波，胸壑中卻常翻江蹈海，如何援引澎湃思潮，將文字阡陌灌溉成良田萬頃？耕耘的臂膀酸麻，指節摧損，依然初心不悔相信著，文字創作是一份性靈的勞動，秉持的則是一

柄良知的鋤型。

在我的第四部作品《虹霓心願》中，曾有如斯告白：「我願是一名小小的織工，用文字的機杼，細繡慢紡、字斟句酌，將種種內心感動，編織出最溫暖熱烈的生命原色。……在雲淡風清的文學中，尋找安慰與歸屬。」但書卷結尾，我也曾自我質疑：「一株移植求生的丹桂，剝離了它扎根的島鄉濕泥，真的能夠花繁葉茂嗎？」

彼時我已離開海嶼故鄉負笈國外多年。如同許多七十年代的留學生，學成後我選擇在北美洲居留，職業換了幾回，卻一直堅持著以寫作為職志。大學時我已開始提筆為文，但寫得最勤反而是定居新大陸西海岸之後。

身在異邦，工作及生活均需使用英文，然而它一直只是棲止在雙唇間的聲音，中文卻是貫穿血脈、源自靈魂的呼喚。在英語環境中益加不捨放棄中文寫

作，出於對那線條優美而意涵豐富方塊字的眷戀。遙想那一方方字粒的明月前身——它們的源始可都是渾然天成、妙趣橫生的美麗圖騰，發展至今的方塊字，已是淬煉千年的文化瑰寶！作為華夏子孫，



↑初抵廣州增城，舊雨新知在會場鳳凰城酒店前熟悉環境。



↑與世華作協符兆祥秘書長及澳洲的林炎合影於大會開幕典禮。

我常以能傳承這份文化資產而覺幸運。

另一方面，心底最幽微深沉的感受，唯有作為母語的中文方能淋漓表述。因此繁忙工作之餘，不擅交際玩樂的我，就開始穿梭於阡陌縱橫的文字田畝，在書香墨韻中構築自己的心靈花園。縱然在某些絲雨如愁的荒涼時刻，不免覺得不易找到舞台、也缺乏掌聲或共鳴的書寫令人糾葛、猶疑。

寫《黑暗之心》的波蘭作家康拉德，

流亡並入籍至英國後，曾在一紙致友人信中這般訴說：「我寫得絕望，但仍然在寫。」相信不止是心性敏銳易感的作家，一般人離鄉去國後也常覺異域的經驗，差似某種程度的流亡。那種傷痍，對我而言，只有用利刃般的筆剜向靈魂深處，才能抹除、根治。碎裂的感覺，逐漸癒合為清朗的文字。而將濃如酒、稠如血的生命汁液一飲而下，竟也品出了淡遠的甘芳。

緣此，即使在發出《虹霓心願》卷末那番天問之後，我仍孜孜不息埋首案頭。在第十部散文集《人間巷陌》完成之時，我援筆直書：「記憶太長，而生命總是太短，執筆者唯有不斷在文字機杼上，編結記憶織錦。歲月流年、情仇愛恨、友誼親恩、讀書寫作、行旅天涯……期待生命中永誌難忘的吉光片羽，在一枚枚神奇的方塊字中成為永恆。」

為自己無可違逆的書寫的宿命，我如是定義、釋疑。

二、交會時，輝閃的光亮

作為一名移居他國、但仍以中文為寫作載體的所謂「海外華文作家」，親近方

塊字，如甘霖滋潤了因渴念原鄉而瀕於枯竭的心田，為此我也感激美利堅這個國度海納百川的包容胸襟，數十年來它一直在盡力落實多元文化政策，包括多年前開始在華人密集區的學校，推行中英雙語教育。然而，「海外華文文學」畢竟仍是英語社會的邊緣文化，注意並關懷其寫作成果者十分稀少。在故國與新土之間擺盪的筆耕者，不免一次次質疑叩問：在國外仍然應當用母語寫作嗎？這份因置身異地他鄉而尤甚的，「文人自古皆寂寞」的憂傷情懷與疏離狀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了某種轉機。

當時一些高瞻遠矚的文壇前輩，提出成立「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構想，獲得散居世界各地華文寫作者的全力支持。想來，每一位曾如我一般獨自在夜雨孤燈下執筆的人，總期待有朝一日，能將自己在宇宙某個角落採擷的文學之花，獻給天涯另一隅同樣熱愛中文，並以中文興感、抒情、論事、析理、將「己俯仰歌哭的人生，藉由文詞鋪敘成墨色田畝的植字者。

一九九一年「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成立於台北，其後積極在各地招兵買馬成立分會。以「北美洛杉磯分會」這個團體為

例，創會後定期舉辦會員新書發表會、討論會、研習會等，許多原止於報上見的作者，因參與這些活動而結識，分享寫作甘苦及文字心路。相濡以沫之餘，那份孤軍奮戰、天涯獨行的落寞感遂輕省了許多。

一九九四年，洛杉磯分會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組成一個十人訪問團赴神州遊訪三週，每至一處均與當地作家舉行座談。這次破冰式文學之旅開拓了彼此的眼界和心胸，更讓我們知悉，中國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已開始成爲一門學術，我們不是被遺忘或忽視的一群，反因飄洋過海、

遷移至另一片殊異土地的跨文化背景，造就了我們更寬闊的視野，更深沉的思考，以及更多面的關懷；我們的書寫對於海內外的讀者具有一定的啓發性與前瞻性。跨地域的組團互訪交流，增加了情誼及了解，無形中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

來自母土的關注與理解，使我們認知海外華文創作可能產生的影響，下筆因而更見審慎用心。記得有位詩人在一次文學會議上提及：「科學是理智的兒子，詩歌是感情的女兒。」我想不止詩歌，所有值得吟讀再三的文帙，皆孕自創作者心海深處，晶瑩如珠貝的靈思，經由遣詞造句的

琢磨，終於化育成有血有肉的篇章。

正因如此，文學作品才能在人們的精神領域綻放奇光絢彩，而古拉丁哲人智者也才會大聲疾呼：「沒有文學的生活是死的生活！」。

西方自古即高度重視人文素養，其實與中國人歷來推崇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價值觀異曲同工。今天我們得以越千山、渡重洋來到海外，可說是「行萬里路」的一種實踐，更應寶愛及善用這份人生資源，自其中採掘可貴的書寫素材。

心懷理想與善



↑在美麗寬闊的荷花池前，巧遇來自法國的劉秉文教授。



↑與台灣文友林少雲、楊明久別重逢。

念的文化人，總相信文學是一粒火種，只要它不熄滅，這個社會就將持續發光發熱；優良的文學作品具潛移默化之功，必可逐步導引海外華人社區，成為移居國度中一個有知識，有本領，有品質的傑出群體！

而心存良知與願景的社會人，從不會忘卻中華民族以詩書傳家的道統，在海外更常以薪傳優質華夏文化為己任。或許作

為少數族裔的華族，仍無法在西方社會從邊緣發展成主流，但一定要期許自己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華文文學發展至今，已成世上擁有讀者人數最多的語種文學。過去二十餘年來，據統計已有五十多所中國學府，從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及教學，國內和海外文壇的交流互動也越趨頻繁。二〇〇二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於廣州暨南大學成立後，世界華文文學界在中國正式有了統一的團體。

二〇一一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該學會與「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在廣州舉辦第一屆全球華文作家研討會，定名為「共享文學時空」。這是一次突破性的文學盛典，海峽兩岸經過六十多年的疏隔，得以在團結中華民族、發揚中華文化的宗旨下攜手合作，中港台及海外華文作家四百餘位共聚一堂，摒棄政治及地域的藩籬，決意為建構華文文學的世界地位而

共同努力。每位不遠千里而來的筆耕者，揮別羊城時都滿懷點滴心頭的感動，並衷心期待，下一次的交會將激濺更多火花，輝閃更多光亮！

輾轉世路，殊途同歸。在文學的大海裡，讓我們恆是一枚身姿昂揚的美麗浪花；在文學的穹蒼下，飄向異域他方的籽粒，將拔根的痛楚留給自己，將吐蕊的芬芳獻給大地！

【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主辦的「首屆世界華文散文大賽」，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稿後，二〇一四年四月完成第一輪評審工作，二〇一四年五月完成了第二輪評審工作；評選出的一百篇優秀作品，收入為二〇一四年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所編之《相遇文化原鄉》一書，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入選作品之一，作者蓬丹因而被推薦參加於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中旬在廣州召開之該次大會。——編者謹註】



蓬丹，本名游蓬丹，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七十年代留學加拿大，後移居美國，歷任採購經理，出版公司總編輯，英語教學主任等職，在洛杉磯曾主編文藝刊物，並規劃服務社區之藝文活動。是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協創會會長，世界華文女作協永久會員。著作包括散文、小說、傳記文學及報導文學等十二本，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海外華文佳作獎、台灣省優良作品獎等多項文學獎。

素人書畫記趣

王美一文

前陣子Dovie傳送來她最近的人物畫作與我分享並問我還在畫嗎？我發現跟她前一副作品相比進步很多，我讚她色彩揮灑的功力、明暗層次的拿捏、一股安定的喜悅自畫中人的淺笑汨汨流露，在在都顯成熟，還忍不住轉送給全班同學欣賞，引發不少讚嘆！

我們這屆外文系同班同學算是很close的一群，除了台美之間個別探親訪友時的小聚外，每兩三年總會有一次較大規模的Reunion，輪流在台灣及美國等地舉行。二〇一一年三月我們選在杜鵑花季節返台，巡禮台大校園吃冰淇淋三明治重溫舊夢，同遊花東及南台灣並享受美食；二〇一二年Reunion經票選結果，將於九月初前往Canadian Rockies及Victoria，對這趟著名美景的探訪及重聚大家都很期待，同學之間魚雁(E-mail)往返便更加頻繁。平常我們會分享讀書心得，恭賀某位同學的殊榮與成就，喟嘆文學巨擘及師長的凋零、同學的早逝、安慰親人的失喪，更會傳些詼諧的、諷刺的、警惕的、鼓勵的、好笑的奇聞軼事分享與共勉。

前陣子Dovie傳送來她最近的人物畫作與我分享並問我還在畫嗎？我發現跟她前一副作品相比進步很多，我讚她色彩揮灑的功力、明暗層次的拿捏、一股安定的喜悅自畫中人的淺笑汨汨流露，在在都顯成熟，還忍不住轉送給全班同學欣賞，引發不少讚嘆！我很慚愧自己的畫具塵封已久，油彩大概全都乾掉了，好久還沒勇氣去打開看，更不敢說甚麼時候才會再拾畫筆！

這麼說好像我有多大本事，其實

我只稱得上是個喜歡書畫的半吊子！不禁想起這一生中跟書畫沾得上

邊的幾件有趣的事。學生時代誰沒對著九宮格正襟危坐屏氣懸筆寫書法？不記得我是怎麼開始臨摹柳公權的，隨著年齡增長感受狂草的魅惑，現在更喜歡隸書大器的美；就好像英文的Font，年輕時覺得外國人古典書信體Edwardian Script TTC絕美優雅，因為我寫不來；老來寫信特別青睞Garamond，覺得有味道有格調；有時又嫌Comic Sans MS不夠卡通，反而鍾愛Matutura MT Script Capitals的古典童話趣味，彷彿在逐漸衰老的軀殼裡，還藏有一顆不安分的跳躍的心！

記得中學剛上美術課時，有幸由已故的名畫家龐曾瀛老師啓蒙，他教我們從素描開始，看過我的素描他說了句：「嗯，有畢卡索的味道！」，對一個只聞畢卡索其名的小毛頭，這似乎是過高的評價，我聽了也只是覺得好玩。在學校裡烹飪課我的成果也



滿像回事，而縫紉課我做的第一件童裝更是美的連自己都得意，後來穿在女兒的身上，更是自我感覺良好許久！繪畫不過是學科之外的一堂課罷了，自知沒那個天分可以發展成氣候，當然就跟著當時升學教育的主流走囉。龐會瀛老師崇拜畢加索，早期作品走印象派及超現實主義，感受當然敏銳。二〇〇九年聖誕節全家赴巴塞隆納度假，我們在畢加索博物館欣賞他一生的作品演變，也看了他很多素描，我這素人當然就只能純欣賞而已！

進台大後跟兩位外文系同班同學參加台大合唱團，嬌小的Mary一頭捲髮配上深邃的五官像個可愛的洋娃娃，引得一位男團員頻頻示好，還介紹另一位國畫山水技巧高桿的男同學免費義務教授，Mary對繪畫沒興趣無動於衷，當時我不知少哪根筋，竟脫口說我對學國畫有興趣，我想那位同學一定覺得不知如何擺脫這麼白目的我才好，害得我的繪畫夢還沒開始就此斷送，如今回想起來我怎麼那麼蠢？仍兩頰灼熱尷尬不已。

真正開始學畫是在出校門從事新聞工作、遍訪台灣當代藝術大師之後，利用工作之餘跟隨花鳥名家喻仲林老師習畫，藉著靜謐安詳的一筆一畫、一勾一勒將忙碌的生活步調放緩下來，世事的繁雜與心中的浮躁也得以稍微沉澱。畫花鳥除「顏色」重要外，更講究「姿態」的美，就像插花一樣需要構圖，插花構圖的基架是個三角形，但千萬不能是等邊三角形，也就是不能太規則，花朵要有大小前後、盡展各種美姿、競綻艷麗色彩；綠葉枝幹更得善盡陪襯之職；鳥禽也是，有騰空展翅的、有樹梢停歇的、還有地上啄蟲的，最好是俏皮逗樂，才叫「趣味」！聽老師說典故，由模仿學技巧，像不像三分樣，我並沒

有像其他同學把成品立刻裱褙好掛上廳堂，而是一幅幅捲著塞在老家

床底下。二十多年一晃而過，因著每次返

台都是來去匆忙，都沒

能整理出來，有沒有發

霉腐爛？或者被蟲吃掉？

要再打開那些歲月的痕跡好

像有些困難，是懶散或情怯？

自己當年的作品長甚麼樣子，

也越來越模糊。

都說美國的成人學校辦得多好，

從來也沒體驗、享受過，直到七八年前我才開始參加油畫班。

資深白人美女Jinda老師每回上課都會戴一頂紅色畫家帽，她有超過三十年的教學經驗，我認為她的技巧非常好，只是爲了生活必須奔波各成人學校趕場授課，每班每週上課一次，每次半天。新學生一不小心就會吃排頭，因爲Jinda老師要求嚴格，她若規定買Grumbacher牌子的油彩，你最好別給她看到其他Brand：你膽敢去Michaels的Art Craft Department買材料，就千萬別讓她知道，否則會不留情面的當眾罵你；如果你在A市 Aaron Brothers店沒找到她規定的東西，你就是開十幾二十英哩到B市、C市、D市一家一家找也是應該的，不然就準備給她罵到臭頭；其實，古人早就說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她是這理論的奉行者，怨不得她的！



Linda老師教我們畫畫該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光線從哪個方向來，迎光亮背光暗，遠模糊近清晰，有明暗有遠近就有了層次，她還強調要多觀察！原本就喜歡觀察的我，看藍天看碧海，天的藍海的綠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遠山因植物而顯灰綠，近樹就較蒼翠；樹葉有老葉、嫩葉、甚至爛葉，有正面、背面、還有半捲葉，絕不僅僅是一個綠的深淺可以蓋之；樹上的花朵萬不可大小相同、等距散開；夕陽讓雲彩斑斕炫麗，山嵐因折光而紫霧迷濛；顏色是大自然的實相，而不是畫家的想像與創意，覺得每個色彩都美的我真應該好好為事為物加顏上色才是。

道理淺顯易懂，老師信筆拈來，而我們呢？唉——就是手拙！她還規定我們每次一畫完畫，一定要立刻把畫筆上的油彩通通洗掉，而且要在水龍頭下沖洗多次，直到完全乾淨為止，絕不可偷懶馬虎，否則就等著看筆毛僵硬脫落，再花大把錢買新的！繪畫是會上癮的，看到有一丁點成果更是無比的激勵，常為了怕洗筆而不敢停歇，每每到深夜疲累不堪還停不下來。好些時候，我還覺察到自己握著油畫筆的手，竟不自覺的運用到國畫裡的技巧，呈現在油畫上的效果還滿不錯的，不禁莞爾——心滿意足

11007年在我住的城市一項La Habra Heights Avocado Festival上，遇見擅長水彩的Janice相談甚歡，她邀我參加本市居民組成的Fine Artists and Artisan Group，這個團體中有人創作木質藝術、也有玻璃藝術、陶瓷馬賽克藝術、油畫、水彩、攝影等非常廣泛，我說我只是



王美，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資深新聞人，歷任華視記者、主播、新聞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國際新聞主任、華視美洲新聞中心主任暨駐美特派員。曾獲電視金鐘獎、全國社會友會會長。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藝術愛好者的。就這樣連著幾年我都跟著資深藝術愛好者參加Tapestry展，我介紹自己叫East meets West，不知道大家在我的油畫作品中能否看出國畫的筆觸？

因工作關係與夫婿的驟然辭世，我已停筆許久，但願有勇氣有毅力很快再重拾畫筆。✎

【龐曾瀛老師（一九一六—一九九七），生於東京，在北京長大專攻西洋繪畫，隨後留學日本，一九四九年舉家遷台，曾先後任教於北一女中，國立藝專及復興商工。早期油畫作品帶有超現實主義的味道，而作品風格中最具代表性的華麗繁複的花鳥畫接近中國五代時期花鳥畫風，一九六五年榮獲全國最高榮譽「蔣介石總統獎」，一九六六年移居美國，在美舉行多次重要畫展。後逝世於紐約。

喻仲林老師（一九二五—一九八五）作畫超過三十年，專攻工筆花鳥，具有傳統工筆畫精麗雅緻的裝飾效果，又融入水墨渲染的技法，畫面因而呈現多層次的豐潤特質，被譽為「豔而不俗，細膩而不呆板」，也將工筆畫的鮮麗細緻與文人水墨畫的意寫趣味，進行巧妙的融和。老師去世時才六十一歲，令人唏噓。

——筆者附註】

背 影

汪 浩 一 文

提起筆來，於寫這段當年的往事，但受到愛國心的驅使，和不甘受日軍侵華時暴行的殘酷，一定要把它記下來，讓後代人們記取國家不強，民族不團結的教訓，應永記在心，不能或忘。

都

七十五個年頭了。那是一個微涼秋天的下午，張金生對我作了一次最後的叮嚀：「凡事小心」，然後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九江日商三井洋行的大門，帶著一個修長的背影走了。我沒有忘記這幕難忘的畫面，卻是永遠在我的腦際銘刻著。

真也歹命，竟然無緣無故，被漢奸鄭國標，以中國遊擊隊的罪名，將我逮捕送交日本小池口憲兵隊，幾乎命喪黃泉，成爲一個孤魂野鬼。算也幸運，在那必死無疑的情況下，有位來自日本憲兵隊狗腿子的翻譯，一個中國人的張金生，我怕他，我恨他。但未曾想到他是個極有良心的半個中國人。是他把我從死亡坑穴的邊緣拉了出來，使我到今天還能活著，他救了我的命，將永遠心存感激。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都會對他的義舉，而感激他，因爲他曾救了不少的中國人。

張金生是江蘇鎮江人，他的父親張信虎，原在上海經營理髮店，因緣際會，娶了他的母親爲妻。仲村枝美子是他的母親，日本兵庫縣人，爲了照顧她生病的母親，將丈夫張信虎帶回日本，依然在那兒經營理髮店爲業，並生下了張金生。他高中畢

業後，回到上海開了一家照相館，從事攝影工作。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爆發後，八一三使上海成爲爭奪的戰場。他的生活受到極大影響，被日本軍方徵調爲九江日本憲兵隊小池口憲兵分隊的翻譯工作，他對這工作興趣並不深濃，惟迫於情勢，又不得不爲，其身體並不甚佳，何況翻譯工作，雖不是殺人放火的原兇，但卻是個道道地地的幫兇，且是強勢民族對其他民族的殺戮行爲，更有對弱勢民族全然消滅思想的存在。雖然他有一半大和民族的血統，另一半乃是具有高度文化道德思想，與講究寬恕和平的中國意識傳統。而他的夫人劉芳美則是具有中國純正血統，對日本軍閥在中國肆無顧忌的殘暴行爲，是十分厭惡的。對丈夫爲日本人工作，並無法干涉，卻對他的思想行爲，是有一定的影響。

他每天所見所聞日本憲兵的殘酷暴力行爲，內心充滿著反感，許多時候，他都處在極端無奈之中，有難以言宣的痛苦。不過，他總是在情況許可時候，對日本人認爲應該重處時的中國人，儘量設法爲他們解脫，但許多時候，又是有苦難言，只



有眼看無辜冤枉的人蒙冤而去，爲了維護自身安全，只有忍著那份無可如何而暗自嘆息。

當我被游擊隊罪名，關押在憲兵隊水牢之中，第一次被提詢時候，是伊藤嘉二兵長，向我問話的，我是據實以答，他不滿意，卻火爆地甩了我一記耳光，再反掌一擊，當時真是天昏地暗，幾乎站立不住。張當然看得清楚，心想這麼個小孩子，是我的同胞，一個中國未來的希望幼苗，受到如此殘暴摧殘，有點於心不忍，深感不安。特地要我在日本人面對，不要什麼都不知道，這樣是會吃眼前虧的。他這樣示意，使我知道他內心真意的存在，表示他是個有正義感的中國人。處在敵人工作崗位上，對他自身，確有高度的危險性。

因爲他有上述的示意，故在後來每次詢問中，我都依他示意的原則作答。故在中村曹長再詢，拆居隊長終訊的時候，都能安然過去。

如果沒有他的暗示同情與憐憫，絕對不會有往後的安全與平靜，恐或與王實麻子班長相同的結果，在那次深夜，做了同樣被砍頭的冤魂，而一命嗚呼。

記得拆居教平隊長從小池口調湖口憲兵隊長時，來接他職務的，是刈田清二郎少尉。因受拆居教平託付，對我是照顧有加，但相處時間極短，當時日寇正準備第二次進攻長沙，他奉命調到武漢前線，擔心我在小池口憲兵隊終將被殺，於是在臨行前，將我介紹到九江日商三井洋行工作。

那天是他帶我乘憲兵隊專用汽艇橫渡長江，到九江西門口三井洋行報到，臨走

時，張再三叮嚀我「凡事小心」。這是他對我關懷與囑咐。在他離去時忍不住哭了。看他眼眶有些濕潤，出門後，並未回頭，我望著他的背影。直到現在都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仍然是情狀依舊如昔，其情其景，永遠難忘。

無論何時何地，即在夢裡，總都心存感激，他不僅保住一個幼小的生命，也爲中華民國在對日抗戰中，增添了一份戰鬥力量。最使我感到高興的，乃是在中對日戰爭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我奉派爲中華民國駐日憲兵隊，擔任駐日佔領軍，作出個人對國家之貢獻，雖然微不足道，但已於心足矣。

當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我是第一批到南京的憲兵，到處打聽日本小池口憲兵隊通譯張金生的下落，卻都音信渺然，我只好仰天長嘆，恩人，您在哪裡？這份留在我心中的繫念，並未隨著時光的消逝，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淡忘或消失，是永永遠遠，留下一股殷紅的記憶。

想想，現在他已超過百齡了，或者他已早去天國與西方的極樂瑤池，而己不在我們這個車水馬龍熙攘攘紛亂的人間世界。

不管您在哪裡，對您的搭救和您夫人對我的關懷照顧，永不忘記，在這裡再說聲謝謝，表示一份永恆的無窮感激。並致以崇高的祝福和不朽的繫念。文苑



汪浩，湖北黃梅人，陸軍官校畢業，通過五種文官考試。少年時曾爲日寇所執，幸免於難。曾參加岷山游擊隊，後至抗戰大後方投考憲兵，並參與贛北、長衡會戰。抗戰勝利，奉派中國駐日憲兵隊，轉調太平洋憲兵隊，返台後擔任治安工作。退役後從事社會教育，在法務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擔任法務工作，退休後來美從事寫作。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第一次，沒有妳的早晨

帥艾青一文

十 七年了，第一次沒有妳的早晨，難改我十七年的習慣，早晨起床就能看見妳，盛滿妳的食物和水，看著妳快樂而認真的用完早餐，才是我一天的開始。

外出心裡總也習慣的為妳牽掛，查電表的人是否忘了關上後院的門？讓妳趁機溜走，盛夏時節，碗裡的水是否乾涸？任妳吐著小舌頭喘氣，天黑了，妳是否站在月光下發抖？

然而無論我多麼晚回家，開門的第一眼，總是妳欣喜若狂的歡迎式，妳完全忘了……。我曾經大小聲的罵過妳，

也曾經狠心的丟棄妳在後院，只為了妳盡職的守護著我們的家，對著進入客廳的陌生人狂吠。

記得十七年前，當妳第一次來到我面前，瘦弱又膽小，以為是掉進垃圾桶裡的流浪狗。

還沒來得及注射疫苗，妳就不幸感染了嚴重的腸炎，五天四夜，輾轉病榻，醫生說妳大概太愛我們的家，捨不得離開我們，竟以羸弱瘦小的身軀，通過最低存活率，跨越生死，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直到三、四歲以後，妳的毛髮逐漸豐厚，女大十八變，妳真的變成一隻漂亮的長毛狗狗。

妳十分溫和，卻不善交朋友，妳非常安靜，卻耳聰目明，反應機靈，妳的血緣不純，卻有人讚賞妳是最美麗的混血兒，妳的嘴沒有狐狸犬那麼尖，鼻子沒有北京狗那樣塌，卻有圓亮的大眼睛，小小的長耳朵，一臉天真無辜的表情，每天低頭在家裡走來走去，活像個「拖把」在拖著地板似的。

難以忘記的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六年，前後幾年之間，我遭遇到人生中最大的磨難，無情的層層打擊，數度令我幾乎棄世而去，是妳，柔弱的依賴著我的餵



↑女兒抱著愛犬Buffy，拍了這張全家福。



下面是女兒王心儀在Facebook上，紀念我們愛犬Buffy所寫的。

Last night, we had to say goodbye to one of the sweetest souls I know. She's always been a fierce survivor, though, this little pup, fighting through Parvo as a puppy and a pit bull attack that took an eye and fractured a jaw. At almost 17, however, her survivor spirit could no longer heal a body that was giving up. I hope that I've shared the happy, loving life that you deserved, my sweet little girl. Your baby face will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We'll miss you always.....



帥艾青，湖北省人，在台灣出生長大，台北世新大學畢業，曾任南加州世新大學校友會會長，南加州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湖北同鄉會會長。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曾任華商年鑑展銷部總經理，舉辦「華商博覽會」。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會刊編輯委員以及「永久會員」。

養，是妳，陪伴我孤單的呼吸著，是妳，眷戀著我們的家，現在，我有多麼的感激妳，感激妳曾經來到我身邊。
妳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不幸在一次散步的途中遇到暴徒，將妳的左眼咬在嘴裡，撕裂妳的下顎骨，也撕碎了我的心，再度的浩劫，緊急將妳送醫，接受手術治療，住院整整一週，到醫院探望妳時，妳用那僅存的右眼，閃著淚光憂懼的看著我，那天，我告訴妳，妳會恢復健康，就像從前一樣，我一定會帶妳回家。

然而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卻告訴妳，天使會來帶妳走，帶妳離開我們，去一個更好的地方，那地方沒有痛苦，但是卻沒有我們，那裡不是我們的家，不是妳待了十七年的家。
【本文為紀念我的愛犬Buffy而作，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智慧語錄】

麻煩

當孩子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長大成人遠離你了；
當父母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當愛人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去麻煩別人了；
當朋友不麻煩你的時候，可能已經有隔閡了！

人其實就是生活在……相互麻煩之中，

在麻煩之中解決事情，在事情之中化解麻煩，
在麻煩與被麻煩中加深感情，體現價值，這就是生活。

我珍惜身邊麻煩我的人，也感謝我曾經麻煩過的你！

（本「智慧語錄」由張正平文友分享）

母親節記遊西來寺

薛永康一文

北美南加州·文苑

114

幾天前，在此地南灣道場的住持師父問我，能否在五月十一日母親節，開車帶她和三位想皈依的信徒去西來寺本山，參加佛誕節、母親節和信徒皈依典禮？我想，做爲一個佛教徒，應不時去本山朝香，我欣然答應，而且三個大活動在同一天舉辦，非常難得。

在南灣東北四十五英哩，位於哈崗市的西來寺，雄偉壯觀，佔地數十英畝，號稱美西第一大寺，在此我不多細述。西來寺，久違了，上次來已是一年多前；回到本山就如某些道友所說，回到家了，倍覺溫馨！一個鐘頭左右的車程，遠遠地就看到聳立在高崗上，金黃屋頂的佛寺，停車場已快滿，義工們在調度一連串開進山門的車輛。

和師父與三位要皈依的信徒講好，在午餐時會合，我去自由活動。走到最高的大雄寶殿旁，陣陣由殿內傳來檀香的清香，平穩地如節拍器的木魚聲和法師們的誦經；遠眺環繞佛寺的翠綠山峰，我此時心如止水。試問，還有比這裡更能洗滌我們身心的地方嗎？走下樓梯到了滴水坊，這是佛寺裏供應茶點和咖啡的房間，香濃咖啡在手，電動盆景內細流的水聲，安靜的佛曲，陽光從四個透明天窗瀉下，別有一番景象，令人流連忘返。到了午餐時間，一股菜香味由隔牆的廚房溢出，此時餐廳已大排長龍，十菜一湯加上水果的自助餐，任君自選。

飽餐一頓後，想回到車內休息。在長廊上被一位師姐擋住，互道午安後，問我是否願意和她分享她進入佛門的經歷？好吧，我點了頭，但心想最好不要太長，因昨晚怕今晨睡過頭，而沒睡好，午餐後眼皮沈重。師姐把從她開始聽佛學講座，做義工，到皈依





佛門的經歷細述了一遍，講到最近她甚至夢到佛陀時，她的眼光射出了異樣的光芒！好在一位她熟識的師兄經過，成了她下一位聽眾，我快步離開。

回到華氏九十五度的車裡，開冷氣急速降溫後，打開車窗後倒頭就睡。不知睡了多久，夢到正在台北的太座，和她年邁的老母及兄妹一家人在餐館歡渡母親節，她那患失智症的母親居然能站起來清楚地致謝詞！夢著，想著，一位穿著長衫海青，手持唸珠的長者，慢慢地向我走進……難道我也夢到了佛陀？

「彼得師兄，我們可以回去了」，師父輕敲我的車窗，南柯一夢就此打住。在師父旁是三位笑容可掬的師姐，手持皈依証書，結束了長達六小時的正式儀式也是解脫啊！「恭喜，做為佛教徒，要身體力行噢！」我大概是飯吃得太飽，覺睡的太足，斗膽地在師父面前給新入佛門的師姐們開示。

師父一句沒說，進入車內在師姐們的歡笑歸程中，很快地進入夢鄉。我想，只有像我們這位道行高深的師父才能與佛陀相印，夢到佛陀！有朝一日，三位師姐也會高興地與他人分享她們進入佛門的經歷，我可想像到。今天做為司機的我呢？

希望在母親節的今晚，夢到在極樂世界的母親，在寺內我已許了願。



薛永康，淡江大學英語系畢業，Pepperdine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加州執照會計師。任職航太公司財務分析師，土木工程公司成本控制主管，國防部國防承包商稽核員等職。在台求學時，曾任石器時代樂團和時光合唱團主奏吉他手，於中央酒店、華國飯店及美軍俱樂部等地表演。在南加州應邀加入夢幻樂隊，在大專校友會及各種場合演出。退休後喜好寫作，文章常刊在世界日報論壇及家園版。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訪挪威森林，圓北極光夢

幾年前曾看過日本演員木村拓哉主演的一部電影，木村飾演一位不得權貴父親認可的富家子，最後選擇到極地的雪地裡結束自己的生命。影片中那一片銀白色蒼茫淒美的雪景，廣闊星空中綠色眩麗變化的北極光影像，深深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今年二月我與外子參加朋友夫婦組的團，搭乘遊輪走訪挪威十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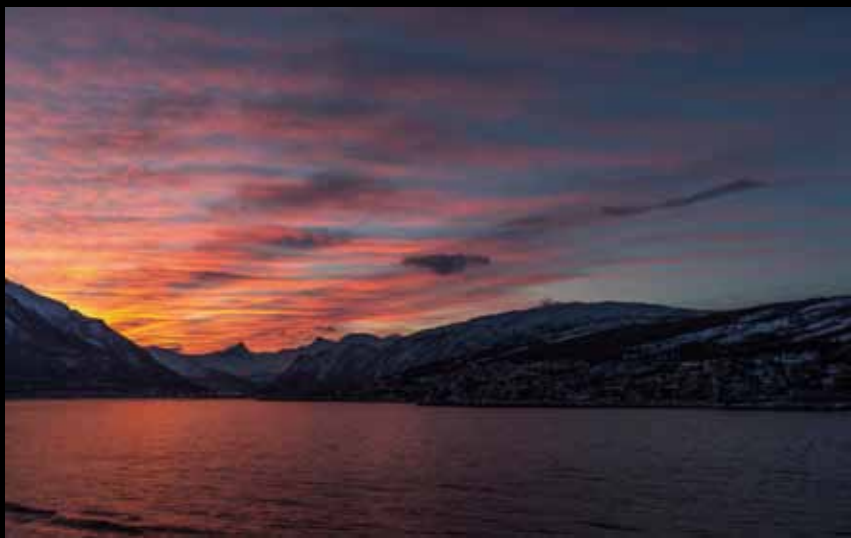
行程由倫敦(Tilbury)碼頭啓航北上，沿途停靠：荷蘭Amsterdam—挪威Aselund—Narvik—到Alta（北緯六十九度）停留二晚。

接著往回走，南下停靠挪威的Tromsø—Sortland—Adalsnes—Bergen等四個港口，最後再回到倫敦(Tilbury)港結束。整個行程的設計是白天由海上觀賞挪威峽灣風光及陸上走訪挪威森林與漁村為主，而晚上則以期盼的心情等待極光的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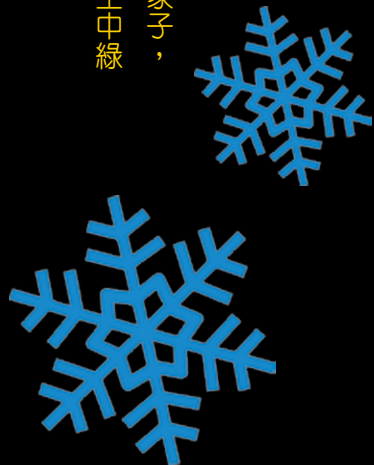
所謂「北極光」：俗稱 Northern Light，又稱 Aurora Borealis，是伽利略以希臘傳說曙光女神 Aurora 而命名的。北極光自古中西均有記載，而極光的形成一直有不同的理論去解釋。但直到最近才有

比較實際的科學証實：「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瑟忒忒斯衛星任務（2007/12，Themis mission）傳回的新數據，科學家發現太陽釋放的帶電粒子（太陽風）像一道氣流飛向地球，碰到北極上空磁場時又形成若干扭曲的磁場，帶電粒子的能量在瞬間釋放，以燦爛眩目的北極光形式呈現，而地球的極光主要只有紅、綠二色是因爲在熱成層的氮氣和氧原子被電子撞破，分別發出紅色和綠色光。

這項研究是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安吉羅波洛斯主持，其研究結果已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九日在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的學術會議中發表。而北極光出現的時間又以春分及秋分時最活躍，集中在北極圈附近北緯六十五度到七十二度的環帶。」【摘自維基百科】



↑挪威峽灣傍晚的彩霞。





↑在挪威北部的森林裡，極光與星空相互輝映。

看極光是要有點運氣的，有時白天極光來了，天太亮看不到；晚上如果下雨下雪雲層太厚太低都會看不到。我們團裡的有對夫婦，退休後當起專業追光族，他們甚至有自設官網，每天追蹤報導太陽粒子風暴狀況來判定幾天後極光會在那出現，強度有多大等等。據他們說已跑過加拿大，阿拉斯加，冰島，格陵蘭島等國家，花費十多萬美元，只看到幾次光度三級的北極光而已，困難度可見一斑。

不知是否為全球暖化的關係，今年全球氣候都反常。我們卻是非常幸運地碰到北歐百年以來最後暖的冬天，由倫敦集合起的頭十天，每天都是天晴無雲，提供了最佳賞光條件。

果然，船行第二晚凌晨一時許，船長廣播說，北極光出現了，但光度微弱只有一級，到二點半又廣播有三級光出現，我因暈船昏睡無力起身，早餐時，聽大家描繪光影時一片驚嘆聲，都說值得起床冒冷去看！

第三晚上九點多，極光又來了，這次說光度有四級，我們套上雪靴二條雪褲三件大襖加上包頭呢帽口罩，臃腫如熊行般幌向船頭甲板，真是



↑紅紫色七級極光的刹那鏡頭。

冷！攝氏零下負十度加上強風如刀割，連眼皮都凍住了。小小甲板上擠滿了仰頭上望的人，原來肉眼看極光，就如看灰白的雲流動，只有好的相機設定二秒長曝光才能捕捉住那綠光。我那iphone是一無是處的。船頂著風行走，幌得任何相機都難定位。三四十分後，頭仰酸了，實在太冷，我們幾人相扶躲進艙內暖一下。只聽到外面一片驚呼聲，原來出現難得的七級極光，紅紫色放射狀光束連肉眼均可見。只是極光稍縱即逝，而我們卻失之交臂大呼可惜！朋友也進來了，她為照相雙手未帶手套長期曝露冷風中，雙手十指泛紅僵硬如冰櫃裡的硬熱狗。我們忙不迭幫她搓揉回暖。又等了許久，船長宣布北極光沒了，大家才認命回艙休息。

Aurora Borealis

船行第六天，泊Alta市二天，阿爾他市位於北緯六十九度，已經入北極圈了，是此行看極光的重點地。晚上八點半，特約巴士來接我們，車行遠離市區一小時外的一處森林空地。巴士熄火，四處無光害。地上一片細粉白雪，滿天的星斗，萬

里無雲的星空不是墨黑而是湛藍色的。北極光以最大的誠意，早已到來，歡迎我們這一群遠來之客。

仰頭上望，只見極光由前、左、右三個方向升起涵蓋天空，光束宛如雲門現代舞者，以優美般身段，跳躍翻騰翩跹折衝，舞出絕佳現代舞曲，令我們目不暇給。一曲舞畢，另一團光再出場，又如古代美女揮舞著彩帶，以柔軟腰肢款擺，明眸眼波流轉，帶出各種姿色光彩，勾動著我們的心靈，曲曲緊湊毫不冷場。空氣冷冽，大夥兒在白色乾鬆雪地上，張嘴仰頭興奮地叫著笑著，左顧右盼，深怕漏了美景。天上獵戶星座笑呵呵看著我們瘋，那肚皮上的三顆星腰帶也跟著笑抖動得更清晰燦爛了！

原來欣賞極光是動態的，絕非靜態的照片可以描繪。非常謝謝同來的班傑明。他是個攝影玩家，早早架起一路背來的軌道，向天空各方向設定好三架專業相機，以不同的長曝連拍照片，紀錄下極光宛約流動變化多端之相貌。日後再剪集成影片，才能紀錄下極光宛約流動變化多端之美。

我們手腳凍壞了，就上車補充一下臺

灣帶來的陳年高粱熟薑茶，配上魷魚絲紅豆餅。我跟司機先生乾杯聊天，他說他們小時候天天看，可是大人都嚇他說極光是死人的靈魂在天上飛，小孩如果不乖，晚上會被極光抓走，我則說虎姑婆吃小孩的故事。兩人一起哈哈大笑。看來中外一致，小孩子都是被嚇大的。

子夜十二點半，大夥兒意猶未盡，但巴士司機時間已到，必須回程。我們回到艙裡鑽進被窩，帶著一臉滿足笑意睡到天明。

峽灣風光

挪威多島多湖多巖石，小島以橋或海底隧道串起，此行停靠挪威八個港口有八次陸遊。特約巴士帶我們深入峽灣，造訪小島小漁村，沿路看到美麗的湖光山色峽灣風光，只要可以

停車，就下來照相。漁民捕魚為業，路上不時見到民宅屋簷下曬魚，也有大片木架曬魚，有魚頭有全魚，魚被冷風吹乾，硬如鐵棒，吃前需浸水泡軟十二小時以上再燉鹹豬肉土豆吃，是他們日常食物。



↑ 挪威民宅，在屋簷下曬魚。



↑遊輪上的惜別晚會，與來自烏克蘭的船員們合影。

峽灣兩岸岩山峭壁高聳，鮮少見大面積平原。由於今年暖冬，瀑布河流結冰已開始融化，耳邊不時聽到河面浮冰碎裂及水流潺潺聲音，到現在看照片時，腦中仍可聽到水聲作響。巖壁縫隙隨時可見流水凍成積冰，在夏天就是小小的白色瀑布了。黑色山壁頂上白色積雪與靛藍天空倒映在寧靜湖面，配上不同高度林相，景色

非常優美值得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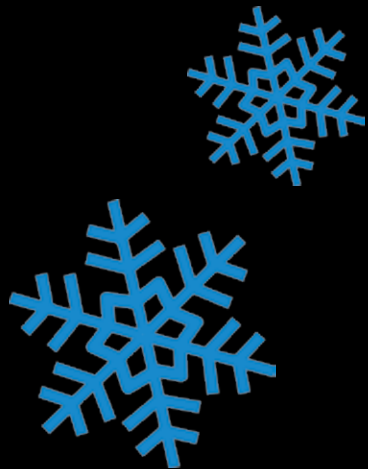
挪威全國人口五百多萬人，除首都奧斯陸等幾個大一點的城外，小漁村一般數千至上萬人而已。挪威日常物價很高，但因海外豐富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故國家甚為富有，民生福利甚佳。

我們搭滑雪場纜車上山去觀景，在那裡遇到一群青年在滑雪，我問他們怎麼不用上課？原來挪威的制度可讓他們高中畢業進大學前，去上一年「特殊學校」，課程就是「Have Fun」享受人生：滑雪、潛水、潛水、登山看世界……等等，一年後再決定上大學或專業學校。這一年的費用由政府提供特低貸款。果然「小國寡民」，政府比較容易照顧百姓，真是幸福！

我們這艘遊輪上的服務員大多是來自烏克蘭的年輕人，如二十七歲的安德烈一手好廚藝，每日幫我們做奄列蛋捲、炒印尼米粉、法國薄餅、切漂亮水果拼盤等，

大家都喜歡他。他原來在烏克蘭的餐廳工作，爲了存錢而上船，至少需要待上七至十一個月才有足夠獎金。他說工作挺辛苦，再不下船未婚妻可能沒了。也曾想要自己開餐廳，但因為烏克蘭政府管理當局需索太多，沒足夠資本也沒任何人事關係，難！所以沒有開成。

那時正值烏克蘭政情動蕩，克里米亞島公民票決定回歸蘇聯，蘇聯軍隊介入……看他一臉黯然，對比著滑雪場上正享受人生的挪威年輕人，人生際遇不同，沒辦法的。再看臺灣及美國創業的容易，我們還是很幸運的！



嚴筱意，筆名「依言」，在南臺灣的高雄出生長大。一九七八年成大工業管理系畢業。一九八二年紐約理工大學電腦管理研究所畢業。在台工作十年，育有二個女兒；幸得先生支持，得以赴美創業築夢，一九九四年移民美國加州洛杉磯。二〇一一年第一次爲自己寫作，自此不能停。現爲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橫跨歐亞迷人的伊斯坦堡

吳宗錦一文

伊斯坦堡自古以來就是橫跨歐亞的重要交通樞紐，在歷史上，伊斯坦堡曾為羅馬、拜占庭與鄂圖曼帝國的千年古都，歷經朝代更迭，各個帝國都在此留下了無數珍貴的歷史痕跡。伊斯坦堡三面環水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它成為迷人的城市。

當

遊輪從愛琴海要進入瑪爾馬拉海，經過達達尼爾海峽時，已經將近午夜，但興奮的心情讓我無法睡覺。因為心想當遊輪

進入海峽，左舷看到的是歐洲，右舷看到的是亞洲，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景色。可惜，

因為是半夜，除了從右舷的亞洲區可以看到一些城市的燈光外，左舷的歐洲區卻是一片漆黑。

我們是搭乘十五萬噸級「帝王公主號」新遊輪的東地中海首航之旅，從義大利威尼斯出發，先停靠亞德里亞海的希臘科孚島後，就朝著愛琴海與黑海之間橫跨歐亞大陸的伊斯坦堡，直接開航過來。

伊斯坦堡的地理位置特殊

伊斯坦堡現址在公元前六六七年，由墨伽拉國王拜占斯首先在歐洲區建



↑藍色清真寺的藍色大穹頂。

↓藍色清真寺門口一景。



立「拜占庭城」。於公元一九六年，拜占庭城被羅馬帝國軍隊圍困，受到嚴重的破壞，後來羅馬皇帝塞維魯重建拜占庭，拜占庭才重新恢復繁榮。公元三〇六年君士坦丁一世在不列顛被部下擁立為帝，此後恢復了羅馬帝國的大一統，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認識到當時的首都羅馬無法對東部的邊境和軍隊實行有效的控制，因此決定力排眾議，在帝國的東部建造一座新都城。公元三二四年，君士坦丁大帝憑夢中先知的指示，讓拜占庭城成為帝國新首都的理想新址，經過六年的精心建設，於公元三三〇年五月十一日，拜占庭城被更名為「新羅馬」，並正式宣佈成為羅馬帝國的新首都。後來新羅馬亦被稱為「君士坦丁堡利斯」，意思是君士坦丁的城市，之後又演變為「君士坦丁堡」的稱呼。

公元三九五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逝世後，他的兩個兒子瓜分了羅馬帝國，其中君士坦丁堡成為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由於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的優越，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到了公元十二世紀時，君士坦丁堡已成為全歐洲規模最大且最繁華的城市。因東羅馬帝國本來是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原來以拉丁語和拉丁文化為基礎，但與西羅馬帝國分裂後，逐漸發展成以希臘文化、希臘語和東正教為基礎的國家，與古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不同，因此東羅馬帝國被歷史學家改稱為「拜占庭帝國」，以做為區分。

在公元一二〇四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十字軍攻佔了君士坦丁堡，隨後成為「拉丁帝國」的首都，十字軍希望以基督教的拉丁帝國來取代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一直到公元一二六一年拜占庭帝國才收復君士坦丁堡。後來拜占庭帝國逐漸衰落，領土範圍也縮減到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其周邊地區。到了公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所攻陷，不久之後成為「鄂圖曼帝國」的新首都。鄂圖曼蘇丹興建了大型市集、民居，也興建了托普卡比皇宮和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讓君士坦丁堡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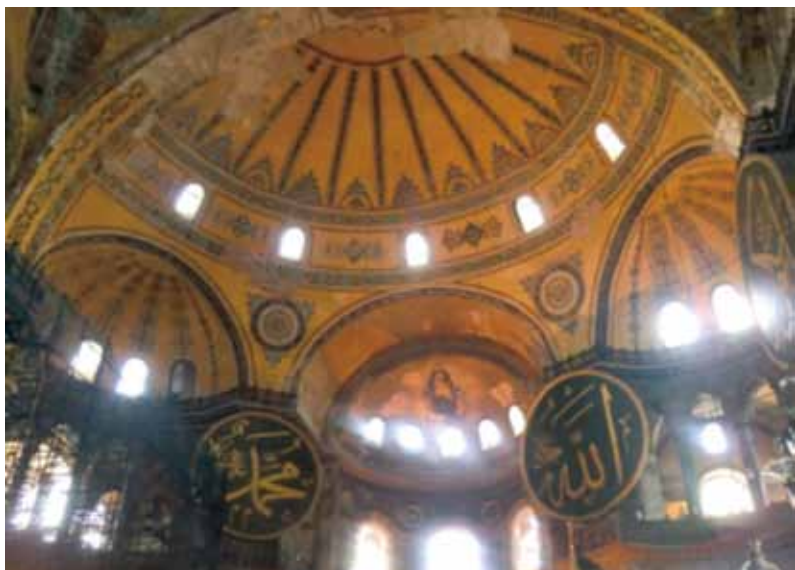
↑↓來藍色清真寺朝拜的土耳其女信徒。



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堡

繁榮起來。因君士坦丁堡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黃金角、瑪爾瑪拉海及黑海的三面水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但讓君士坦丁堡分屬歐、亞大陸，鄂圖曼帝國更藉著這片水域通過黑海，把勢力從巴爾幹半島直逼維也納。

鄂圖曼帝國末期，因幅員廣大而未能統合各地經濟，也未能阻止十九世紀初民族主義崛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分裂成四十個國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蘇丹被廢除，最後一任蘇丹穆罕默德六世被迫離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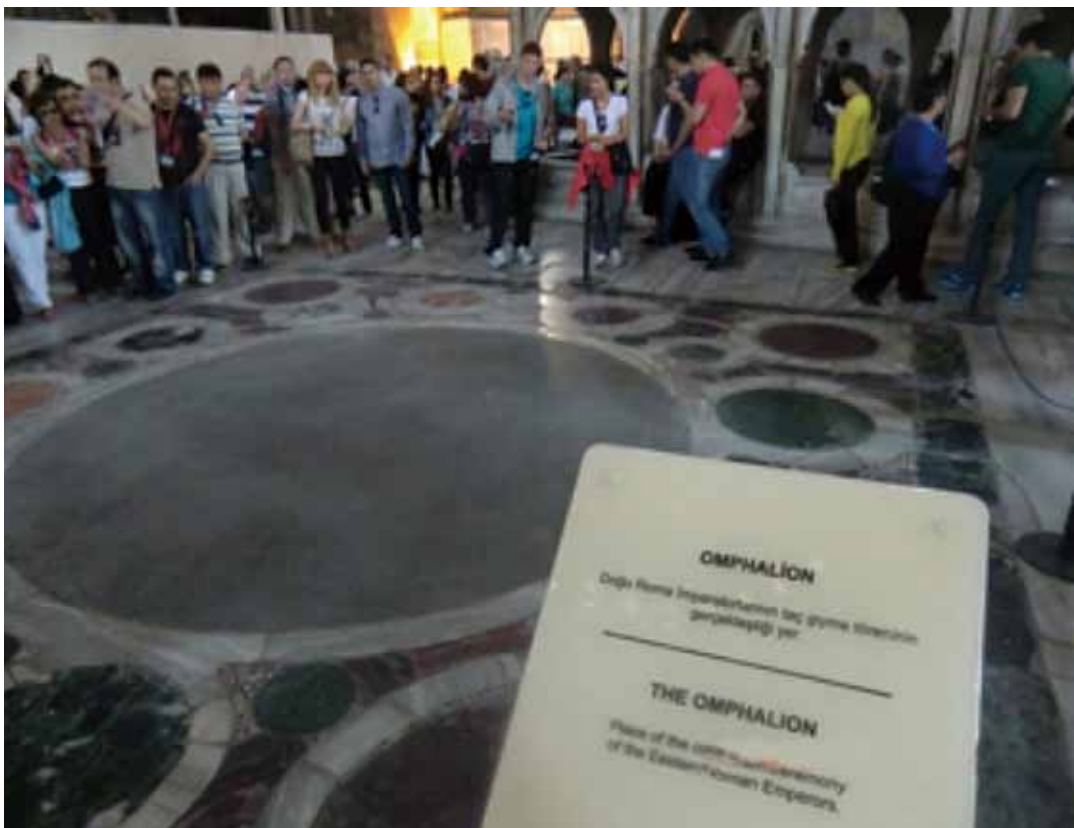


↑ 聖索菲亞大教堂裡基督教和回教元素並存。

耳其。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首都由君士坦丁堡遷往亞洲區安納托利亞的「安卡拉」。因為自公元十世紀起，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已經開始稱君士坦丁堡為「伊斯坦堡」，土耳其政府為使地名更符合土耳其語的習慣，在一九三〇年正式將城市名命為「伊斯坦堡」。伊斯坦堡的中文譯名，中國大陸及回歸後的港澳地區以音譯「伊斯坦布爾」稱之。



↑ 聖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建築的頂峰，也是伊斯坦堡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



↑東羅馬帝國皇帝在教堂裡望彌撒的專用位置。

是巴洛克建築的代表，多爾瑪巴赫切宮還是鄂圖曼帝國後期的行政中心。

鄂圖曼帝國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當然是「藍色清真寺」，它的正式名稱是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因室內磁磚所用的顏色而被稱為藍色清真寺，建於一六〇九年至一六一六年，鄂圖曼蘇丹艾哈邁德一世統治時期。藍色清真寺結合了鄂圖曼

伊斯坦堡在二千七百多年的歷史裡，因先後受到古希臘、羅馬、拜占庭、鄂圖曼等帝國的統治，城市的建築風格難免遺留一些歷史遺跡。伊斯坦堡的天際線，除了有許多清真寺外，也能看到一些古老的基督教教堂和猶大會堂。鄂圖曼蘇丹的托普卡比皇宮附近可見到拜占庭衛城的遺址，博斯普魯斯海峽中的一個小島，有一座公元前四〇八年由希臘人所建的少女燈塔。如今少女塔已經不再用作燈塔，只是作為一個眺望這座歷史名城的熱門地點。興建於四世紀後期的瓦倫斯水道橋，在法提赫區的西部還有九百二十公尺很完整地保留著。二十二公里長的君士坦丁堡城牆，大部分仍可見到。建於公元三三〇年，標誌著羅馬帝國新首都的君士坦丁方尖碑，仍然豎立在離賽馬場不遠處。

建於公元五三二年到五三七年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建築的頂峰，也是伊斯坦堡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聖索菲亞大教堂直徑三十一公尺的圓型穹頂，一直到十五世紀都還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堂。後來鄂圖曼帝國覆蓋了教堂裡的基督教鑲嵌畫，增加了伊斯蘭元素，並建了四座尖塔，將這座宏偉的大教堂改成一座清真寺。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鄂圖曼帝國繼續修建巍峨華麗的宮殿和清真寺，包括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藍色清真寺）、蘇萊曼清真寺和新清真寺。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伊斯坦堡的鄂圖曼建築被歐洲風格的建築所取代，多爾瑪巴赫切宮、耶爾德茲宮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的貝勒貝伊宮都



↑保衛托普卡比皇宮的土耳其騎警。

↓托普卡比皇宮是鄂圖曼帝國蘇丹在伊斯坦堡的官邸及主要居所。



建築及拜占庭教堂的精粹，參照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拜占庭特色，並加入傳統的伊斯蘭建築元素，以弘揚清真寺的偉大、莊嚴及壯麗。清真寺內部及柱子貼了超過二萬片手工陶瓷磚瓦，圖案超過五十種鬱金香的花樣，低處的磚瓦都是傳統的設計，高處的磚瓦則是各種華麗的花朵、水果及柏樹花樣。牆上牌匾寫有哈里發的名字及古蘭經經文，室內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聖龕，聖龕用大理石雕刻製成，其上刻有鐘乳石壁龕及雙重刻板，聖龕右邊有一個美輪美奐的講經壇。藍色清真寺是土耳其的國家清真寺，也是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古蹟，現在已成為伊斯坦堡最受旅客歡迎的觀光勝地。

托普卡比皇宮

(Topkapı Sarayı) ，

自一四六五年至一八五三年間，是鄂圖曼帝國蘇丹在伊斯坦堡的官邸及主要居所。鄂圖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公元一四五三年攻佔君士坦丁堡後，於一四五九年下令動工興建托普卡比皇宮，皇宮由四個庭院及其附屬建築物組成，皇宮佔據了濱臨



↑世界最大的市集，已有六百多年歷史的伊斯坦堡大巴札（Grand Bazaar）。

瑪爾瑪拉海邊的廣大地區，大約可供四千人居住。幾個世紀以來，因發生過地震和火災，皇宮經過幾次擴建和整修，到了一八五三年，鄂圖曼蘇丹邁吉德一世把皇宮遷至新落成的多爾瑪巴赫切皇宮，但舊皇宮的帝國寶庫、圖書館、清真寺及造幣局都被保留下來。鄂圖曼帝國在一九二一年滅亡，一九二四年四月托普卡比皇宮被土耳其政府改為展示鄂圖曼帝國時代的博物館。

因為伊斯坦堡可以參觀的景點很多，所以這趟的遊輪行程裡，特別安排在伊斯坦堡停留一晚。遊輪於清晨抵達伊斯坦堡新城區的碼頭後，我們下船搭車前往遊覽伊斯坦堡東羅馬帝國與鄂圖曼帝國時期的舊城區，首先參觀美得讓人屏氣凝神的藍色清真寺，接著參觀聖索菲亞大教堂博物館。之後搭車前往伊斯坦堡最大的市集大巴札（Grand Bazaar），大巴札最初是在一四五五年到一四六一年由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的，後來發展成擁有四千多間各色店鋪的世界最大市集，以販售陶瓷、香料、首飾、珠寶、地毯、皮件、絲巾等商品而聞名，大到逛都逛不完。在經過很辛苦的討價還價後，我們只買了一些絲巾和皮外套，在傍晚前才返回遊輪。晚上八時多，再度下船前往一家土耳其夜總會，一邊欣賞土耳其肚皮舞和民族歌舞表演，一邊享用土耳其風味的晚餐。回到遊輪時，已經將近半夜十二時了。



↑伊斯坦堡的土耳其民族舞蹈表演。



↑ 伊斯坦堡的遊輪碼頭，就設在歐洲新城區的市區旁，下船旅遊購物非常方便。

第二天早餐後，再度下船，搭車經過橫跨新城區與舊城區的嘉拉塔大橋（Galata Bridge），前往位在半島前端的托普卡比皇宮（Topkapı Palace）博物館，造訪這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叱吒風雲的鄂圖曼帝國蘇丹王的皇宮，當年蘇丹王就是在此運籌帷幄治理天下、謁見使臣，觀賞了皇宮內收藏的托普卡匹鑽石（Topkapı Diamond）和無數珍奇珠寶，並參觀蘇丹與妻妾、子女共同生活起居的後宮。原本計畫可以選購昨天想買沒買到的東西，但今天是星期日，大巴札市集休市一天，只好在大巴札前的星巴克咖啡店，喝咖啡、吃起司蛋糕。中午十二時半左右，回到遊輪上用午餐，並觀賞遊輪於下午二時駛離伊斯坦堡港口時的壯闊美景。

以一天半的時間想要把伊斯坦堡二千多年的古蹟都看完是不可能的，我計畫以後再找機會來伊斯坦堡，至少住個三天兩夜，好好把還沒造訪的景點看一看，並搭乘遊船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欣賞景色如畫的風光，還可觀賞蘇丹王的夏宮、貴族的別墅及富豪的華宅，以及搭乘地鐵體驗在短時間內往返歐、亞兩大洲的樂趣。瑪爾瑪拉海底隧道連結了伊斯坦堡歐洲區及亞洲區兩端，是全球第一條橫跨兩洲大陸的海底隧道，全長十三·六公里，其中一·四公里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水面下的沉管式隧道，最深達六十公尺，是目前全球最深的海底隧道。

我站在遊輪船尾的甲板上，依依不捨地望著逐漸遠去的伊斯坦堡說：「迷人的伊斯坦堡，下一次再見了」。

【本文為作者於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出版的新著《歐遊行腳》的第二十五篇，該書在蒙市長青書局有售。】



吳宗錦，台灣台南人，在台南市出生，在高雄市長大。一九七〇年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美國《華商年鑑》電話簿創辦人兼發行人，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現任《華商世界》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世界華商組織聯盟常務主席、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著有：《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刻》、《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青澀的歲月》，以及大陸簡體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並編有《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

搭火車遊玩美國

不喜歡開長途汽車或搭飛機的旅人，改搭火車到各大城市，
可以省去開車勞累和找路的麻煩。

我

在去年七月間花了十一天的時間，由洛杉磯搭晚間十點的火車，經過二個夜晚二十八小時，於第三天的清早抵達德州的聖安東尼歐市（San Antonio, TX）。停留三天期間，由當地的旅行團巴士到我入住的旅館接送，按照預購的行程到處觀光。由聖安東尼歐市東行的路段，因為道路整修，Amtrak火車公司安排旅客改搭大巴士，座車二個小時讓旅客在Waco小鎮停留午餐，然後再開車二小時，抵達德州的Fort Worth，繼續我第二段九個多小時的火車行程，清晨出發於當天深夜抵達了阿肯色州的小岩城（Little Rock, AR）。我很高興逗留三天探望了親人，參觀了當地的著名景點，也利用其中一天來回四個多小時的車程，遊玩了田納西州的曼斐斯市（Memphis, TN）。第三段旅程由小岩城到芝加哥，火車在半夜出發，旅客上車後即須入睡，車外漆黑一片，車廂內寂靜無聲。隔天一早六點鐘，火車服務員的廣播叫醒了乘客，旭日東昇的美景驚醒了遊客惺忪的雙眼，閃爍的朝陽成爲攝影鏡頭的焦點。火車途經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城（St Louis, Missouri），高大的白色拱門迎面相向，讓人想起美國早期發展過程，聖路易斯城是由中西部前進南部地區的必經通衢。由於往來的旅客明顯的增加，需要臨時加掛



↑兩個孤獨的旅人，一起在餐車進餐。。





↑火車於清晨時抵達德州聖安東尼歐市。

車廂，讓抵達芝加哥的時間下午三點，比預期晚了半個小時。我的三段行程，包括車票、旅館和參觀節目，都是出發前兩個月在網路上預先訂妥。一路上很詫異，每趟至少十節車廂都是客滿。車上的服務人員相當有禮貌，經常走動巡視，旅客也很守規矩，讓我獨自在長途旅遊中感到舒適又安心！

各城市的聯合車站（Union Station），將火車、地鐵和巴士都放在同一樓宇，也都位在城市的中心，遊客很容易轉搭不同的交通工具，銜接機場或其他內路地區。洛杉磯歷史悠久的聯合車站是一座歷史古蹟，古色古香的建築是全美重要的交通樞紐，很值得入內參觀，尤其在夜晚迷濛的燈光下，讓人感受到舊日情懷的氣氛。車站近旁的郵政總局（Postal Building）也是引人注目目的景點。由外地搭車抵達洛杉磯聯合火車站，步行就來到中國城，站在老街道上，正面對著經典雅致的市政廳（City Hall）、法院和高樓，登上不遠的地鐵站（Metro Link），沿途走走

到舊日情懷的氣氛。車站近旁的郵政總局（Postal Building）也是引人注目目的景點。由外地搭車抵達洛杉磯聯合火車站，步行就來到中國城，站在老街道上，正面對著經典雅致的市政廳（City Hall）、法院和高樓，登上不遠的地鐵站（Metro Link），沿途走走

停停。市區迪斯尼音樂廳（Disney Concert Hall）、體育館（Staple Center）、國際會議廳（Convention Center）、南加大（USA）、北邊的好萊塢（Hollywood）、西岸的麗浪多海灘城市（Redondo Beach）、南方的長灘市（Long Beach），都無遠弗屆，還可轉接當地的火車，直通名聞遐邇的度假區聖地牙哥（San Diego）或北到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

如果在網路預訂火車票，需要電腦打印出電子車票（eTicket）。在LA的聯合車站上車，先在購票窗口排隊，憑電子票和汽車駕照（driver's license）或身分證（ID）或護照領取車廂座位號碼牌。有些城市只要依照列車服務員的指示，不用排隊領座位牌，而是先登上指定的火車廂，自行選取座位，車子開動後車上服務員才將座位牌貼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一起在電腦定位的同伴，必須坐在一起，不能分開坐。每人可以攜帶兩件行李上車，大件的行李集中放置在每節車廂，靠近門口旁特定的行李架上。每個座位旁的空間很大，也夠放一件不小的行李，座位上方也有整排的行李架。

Amtrak火車每天超過三百班次，來往於美國



↑德州El Paso聯合車站。



↑在德州Longview火車站等候火車的團體。

的加州、中西部、東北部、南部、西部、西北部，貫穿四十六州，還有哥倫比亞特區和加拿大的三個省分之間。二〇一三年就有三千一百萬人次搭乘 Amtrak。我們想要在美國東看西瞧，或者由南往北瀟灑地走一回，都不困難，只要在網路上多蒐尋，多下功夫，轉來轉去的總會到達目的地，不擔心回不了家。有 AAA 卡的會員及其眷屬和未成年的子女、學生和軍人、六十二歲以上的老人、二十人以上的團體，都可以享受百分之十的折扣優待，也能累積旅程的點數。如果轉搭聯合航空公司班機（United Airlines），Amtrak 還可以提供由火車站接駁到飛機航站的服務，在預訂火車票和飛機票時，記得先和聯合航空或旅行社聯絡，以便安排。

找旅行社幫忙安排旅程或代訂車票和旅館以及各地點的旅遊活動，也是不錯的選擇。我在旅途中，曾看到將近二百人的團體，來自教會青年團契，中途上車，他們包了三、四節車廂，火車服務員提前為他們預留座位，也安排他們的用餐時間。火車上井然有序，沒有騷動或喧擾，大家都享受著愉快的旅途！



↑火車有一節觀景的長車廂，兩旁大片的玻璃窗，車外的風景一覽無遺。



↑白色拱門是聖路易城的象徵。

很足的車廂座椅上呼呼大睡。還有加價的單層睡椅 (one-level Viewliner) 或上下舖床位 (Superliner)，四至六人關在一隔間內，有單獨或共用的浴室和廁所，很適合家庭使用，收費高但途中用餐免費。如果夜間想看書，車上的燈光不夠亮，請自行準備小電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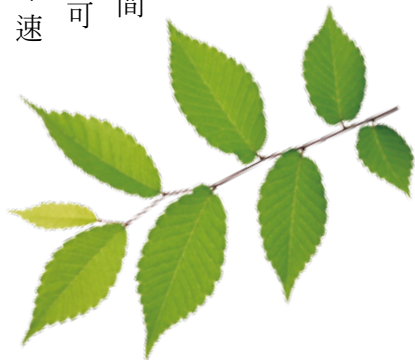
火車上有一間正式的餐廳，早、午、晚的用餐時間要先向餐廳預定，按照廣播的提醒，分別前往用餐。餐廳的消費不便宜，許多經濟艙的遊客攜帶食物和飲料上車，以節省消費。

火車座位有不同的價目，普通位 (coach seat) 如同飛機的經濟艙，椅背可以往後斜靠著，而火車的座位空間比較大的多，可以安放一兩件小型的旅行箱或手提袋，還可以將座椅拉長，讓大小腿平躺著。有許多乘客不怕麻煩，攜帶枕頭、毛毯或被褥，在冷氣

餐廳外有一節長車廂，兩旁大片的玻璃窗，明潔光亮，車外的風景一覽無遺。旅客離開座位到此車廂，或觀賞沿途風光、或看書、搭訕、閒聊。火車的地下層還有一小間販賣部，出售冷熱飲料，茶或咖啡和可樂，還有簡單的糕點、糖果、洋薯片、速食麵、三明治、生菜沙拉和披薩。

在不同的季節裡，各地城市都舉辦慶典活動 (local festivals)。洛杉磯近年來推動的美食節、俄亥俄州每年八月份的康乃馨節日 (Carnation Festival)，包括汽車展、熱氣球活動、五公里賽跑運動、書籍義賣、花卉展覽遊行，紐約、波士頓和其他地區的音樂節、馬拉松賽跑、腳踏車和球類活動。搭火車長途旅遊，在熟悉各地人文和地理環境的同時，趁機配合節慶共同參與，尤其寒暑假期間，陪伴小孩到處見聞，增加親子間的互動和感情的交流。

你對搭火車長途旅遊心動了嗎？我還會繼續搭火車，在美國到處走透透的！
文苑



符兆芬 (Mrs. Grace McMillen)，一九七〇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通曉國、粵、英語，曾任職外交部 and 西雅圖總領事館，美商進出口公司財務主管，熱心參與北一女和台大校友會年刊編輯工作，退休後喜好寫作，多篇短文發表於世界日報家園版和旅遊版。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兼會刊副總編輯，及「終身榮譽會員」。

天使降臨

宋久瑩一文

北美南加州·文苑

132

「天使降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有如此迷人的名字。若是天使降臨人間的地點，它必然有其獨特的美景吧！

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一對愛登山的年輕夫妻，先生友善健談，笑說他太太是登山高手，爬過許多山。談起登山經驗，那位寡言的太太興奮地說：「去過錫安國家公園嗎？『天使降臨』（Angels Landing）這個景點絕不能錯過，太棒了！」

這個特別的地名吸引了我，春天氣候和煦是最好的登山季節，於是我和先生呼朋喚友，興致勃勃地計劃五月的登山之旅。

很快地組成了一個十二人團隊，這群愛玩的朋友們共聚一室商議山旅計劃，我們共賞登山影片，片中曲折迂迴的山徑，險峻的山勢，岩壁釘著鋼索的狹道，讓我們心驚又興奮。朋友中有些大學時代是登山社社員，有人長年跑馬拉松，騎單車、健行，或是定期去健身房，個個自信滿滿，相信體力耐力絕不輸年輕時代。朋友P建議造訪美國首屈一指的步道「維琴河隘口」（The Narrows），朋友R說五月水位太高水溫太冷，可能無法涉水而行，適合的季節是夏末秋初。不過既是到此一遊，大伙決定沿河而行，屆時看水勢再決定行程。

兩大主要景點方案已訂，其他的山徑就交由領隊J決定了。第一天的行程是維琴河隘口，維琴河長達十六英里、切割錫

↓從「天使降臨」眺望錫安峽谷。





↑維琴河「隘口」。

安峽谷深及二千英尺，在隘口處河寬僅二十至三十呎，兩側高聳的砂岩山壁造成一條壯麗的狹溝，因而命名為「隘口」。

沿著維琴河畔的步道（Riverwalk）朝隘口走去約莫一英里路程，黃土砂石小徑的盡頭出現一片淺水石灘，這便是隘口的入口，此點開始已無步道，必須涉水而行。我們捲起褲腳，換上水鞋走入河中，初探河水冰涼澈骨，海灘鞋底薄，踩在大小石頭上腳心疼痛，好在不多時便習慣了水溫，也熟練了踏石涉水的技巧，雙足浸在清涼的河水中掃盡午陽的炎熱。初入隘口的一段水路偶見沙石河灘，深入後河床漸窄，兩岸的河灘消失了，兩側是紅與黃褐色參雜的納瓦霍砂岩（Navajo Sandstone）石壁，維琴河迤迤流轉於屹立的岩壁間。

維琴河從一線天似的巨石狹縫中穿流而行，仰望天空猶似一繫淡藍的絲帶鑲織於兩側山壁間，天光從岩頂的夾縫中灑入，水氣迷漫的狹谷漾著夢幻般紫白的光暈，維琴河波光粼粼銀白如帶，維琴河隘口在山水環抱下形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秘

谷，美麗幽靜如同世外桃源。

山與水像一對相依相守的戀人，宏偉的山壁如男子強健的雙臂，將心愛的維琴河擁在懷中珍藏。我想像狹谷中的夜晚，當皎潔的月亮出現於漆黑的一線天際，壯碩挺拔的岩山捧著晶亮的明月，作為獻給維琴河的禮物。除非河枯石爛，錫安山與維琴河天長地久相互追隨，共賞一片美麗的狹空。

一群十幾個人緩緩前行，久旱無雨的晚春，河流平緩水位偏低，恰逢氣溫轉高，原本以為春季水深無法成行的維琴河隘口，在天時地利之下我們走了一段長長的水路。隘口之行讓我憶起少年時代在台北近郊外雙溪玩耍的時光，赤足踩在冰涼的溪水中，在溪石上攀爬蹦跳，追逐嬉戲。

跨越記憶的長河，外雙溪的溪水時而潺潺時而急湧，流過多石的溪床，一刻不停留地向下游流去。溪邊樹叢茂密開著小野花，寶島多雨一片青綠。

仰望足下清澈的河水，錫安



↑攀登天使降臨峰起點。



↑天然音樂台。

峽谷中維琴河水流涓涓，蜿蜒曲折地穿流於高挺的岩山間。懸崖下的岩壁被水流冲刷得一片瑩亮，在陽光的折射下呈現出色彩斑斕的條紋。

年華似水一去不復返，眼前的朋友已是中年。矯健的身段，調皮搞笑一如少年；相互照顧牽扶過河，又顯現中年人的關懷與體貼。

回程時造訪「哭泣石」(Weeping Rock)，途中經過岩石天然形成的圓拱型殿堂，如山谷中的音樂廳，巧奪天工令人驚歎不已。哭泣石的形成條件非常特殊，峽谷岩石的構造密實，長年沉積的雨水無法散失，最終滲透於這片哭岩上找到了出路，整片大岩石終年如流淚般滴水，串串水珠在夕陽下晶瑩閃爍，有如一面美麗的珠簾。

第二天是此次登山的主題：天使降臨(Angels Landing)，爲了避開人潮，我們清早便啓程。五月山裡的早晨透著春寒，很難想像中午會達到九十度的高溫，金色的陽光射向山壁，將岩壁罩上一層金燦濃郁的色彩。這段僅兩英哩的山徑迂迴環山上行，走過二十一個陡峭曲折的Z形山道，時而向陽時而背陽，向陽面視野寬廣、陽光耀目，棕黃赭紅的岩山層峰疊巒；峰迴路轉走進背陽面霎現一片蔥綠蔭涼，山泉涓涓、溪水潺潺，透著春寒料峭。

陰暗與明亮；清涼與炙熱，我們紆繞於明與暗的山徑，猶如穿梭往返於兩個不同的季節與景觀。

終於達到了Scout's Lookout，這是攻頂前的最後一個觀景點，之後便開始僅半英哩最具挑戰性的攀岩。岩山上釘著鋼索，步道狹窄曲折，一面是險峻的峭壁，另一面是怵目驚心的

懸崖。幾個朋友懼高決定留守，大多數人決心攻頂，於是我們卸下背包、戴上手套、排成一列、抓緊鋼索、手腳並用、戰戰兢兢地攀爬岩山。步道岩石落差很大，最窄的山道足下僅寬兩英尺，令人膽顫心驚。雖然緊張還是不願錯過爬岩過程的美景，放膽遙望峰巒侷嶂，俯視山下蜿蜒的山徑，深淺交雜的綠葉灌木漫佈於土黃砂地。登頂的山道大多只能容一人立身，不時需要錯身讓道予下山的人，僅半英尺的山路費時很長，真是步步驚心，好不容易才登達五千七百九十英尺高的山頂。

峰頂是岩石鋪疊的一片平台，登山者或站或坐，在巨岩上欣賞這令人驚豔的风景。眺望錫安峽谷重山綿延，岩石經歷億萬年的沉澱，呈現出深深淺淺的暗紅、赭橙、杏黃、和淡紫，近峰頂的山壁淡褪為灰白，疏密縱橫交錯的線條佈滿岩山。層次豐富的色帶如同樹木的年輪，它們記錄著維琴河穿鑿岩山、雕琢峽谷的歷史；也承載了億萬年地層變遷的記憶。

維琴河千萬年流淌切割



↑ 通過維琴河「隘口」需涉水而行。河寬僅20-30英尺。

打磨出一片五彩繽紛、景色壯麗的天地，岩壁的雄偉，流水的溫柔，盡在錫安峽谷中。
錫安山曾是摩門教拓荒者的聖地，山的名稱意思是「上帝的天城」。我站在「天使降臨」的頂峰環望峽谷，蔚藍的天空飄著薄雲，微風徐徐，大自然的宏偉壯觀盡在眼底，有如身處「人間天堂」，此景果真名不虛傳，天使也會欣然降臨人世欣賞人間美景。



↑ 攀登「天使降臨」峰。

Landing的頂峰，處處皆有美景。

下山後在休息處的樹蔭下午餐，飲著清涼的山泉，白楊樹棉絮般的小花飄散於空氣中，鋪撒在草坪和山徑上如一層薄薄的霜雪。略事休息我們便朝下一個目的「翡翠池」(Emerald Pool) 前行。初一段黃土山徑風景優美，山腳下流淌著維琴河，河岸兩邊長滿了白楊，高聳的巨岩山巒綿延起伏。翡翠池有下、中、上三池，以幽靜清涼的「上翡翠池」(Upper Emerald Pool) 最美。午陽高照酷熱難當，回程時大伙已是疲憊不堪汗溼衣襟，經過一座跨河拱橋，河畔有些人坐在石上歇息談笑，孩子們在亂石淺河中戲水玩耍，我們也脫



宋久瑩，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歷經辛苦攀爬總算達到目的，朋友們像孩子般歡喜雀躍，我們快活地朝天空伸展雙臂，在平坦的岩石上高高躍起，髮絲飛舞，衣襟掀揚，笑容燦爛，近午的豔陽高照，在陽光下，在春風裡，中年的我們共賞錫安峽谷。不再像年輕時想征服大自然，我們量力而為，或在Scout's Lookout觀景點，或在Angels

下鞋襪、捲起褲管走進河中享受冰涼的足浴，久久才依依難捨地與維琴河道別。

在這溫暖

的五月天，由「天使降臨」美名的牽引下與好友爬山涉水共訪錫安峽谷，這短而充盈的山旅為我們的人生增添了一段美好的回憶。甫與峽谷的春光道別，已開始期盼共賞谷中秋色，想到美艷的楓紅和金燦的白楊綴飾於岩河畔，秋景將會多麼美麗。朋友們相約秋遊，大伙玩笑地揮別錫安峽谷：「雖不知天使是否降臨，我們秋天會再來！」



↑ 錫安峽谷。

向老鷹學習

謝永生一文

去年，台灣有「太陽花學運」後，本於關心，出於好奇，我開始與年輕一輩接觸。我想知道他們怎麼想自己，怎麼看世界。為甚麼拿22K，讓他們這麼憤怒？我同時也開始嘗試去了解，他們身處的社會與環境。也想預知在他們手下，台灣會是什麼樣子。我發現「衣錦還鄉」的期望與「得失心重」的父母心，是時下年輕人在人生路上不願、不敢、不順的原因之一。我同時也認為，年輕人在該吃苦的時候，不應該選擇安逸。

去年底，有台灣年青企業家夫婦經我處，約談產銷合作。廖董事長三十六歲，清華材料學博士，望則才格出眾，即之謙虛沈穩。然廖董與人不同處，在於他一入社會就選擇創業，而非就業。

廖董的企業以生產太陽能產業需要的光學儀器卓著聲望。開業初期，夫妻不念新婚，胼手胝足，筆路藍縷。廖董專心開發產品，夫人不嫌路遠，隻身到大陸開發業績。聚少離多，辛苦非常。未幾，公司即以產品精良好用，逐漸在業內建立口碑。聲揚國際，為國爭光。最近還在南科擴產，成功地跨入科技公司上櫃的門檻。

席間，問起廖董創業緣由。他說：「當時太陽能科技有商機，我懂技術，老師又是現成的顧客，我就大膽的接下單子，把宿舍當工廠，沒想到順利完成，為學校省了三分之二的經費，就這樣創業了。」但他說，當時做決定的時候心理壓力很大，因為是長子，父母親對他的期望很高。以他的背景，若要不失敗，就要找個大公司靠行，坐拿高薪。這



樣也才算衣錦還鄉，光耀門楣。另外一個壓力，來自同學異樣的眼光，在台灣學校畢業後，同學競相到竹科上班，很少人會創業。因為創業存活率不高，有大公司光環的同學，對敢冒險創業的同學常嗤之以鼻。年輕的廖董寓意深長的說：「怕失敗，是現在年輕人拿22K的主因，也是他們看不到好機會的原因。而怕失敗的心態，源自父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期望。」他也不解地說：「現在的年輕人薪水雖然不高，但即便是可以週末加班增加收入，他們也不願意幹！」

我在鄉下有個長輩，兒子三十已過，然無論到哪兒，概由父母接送。兒子找事最好離家近，免得在外擔風受險（沒了獨立的機會）；要兒子多聽老人言，做事懂規矩（少了創新的精神）。有這樣的期望，年輕人自然會選擇當公務員；有這樣的環境，獨立思考，開創新機有何意義？

去年秋天，有大學同學的二個兒子到美國上飛行學校，準備將來到航空公司當飛行員。我會問他們，時下對年輕人的評語中，那一個是最讓他們不服氣的？他們憤憤不平地說：「把我們視為草蓐族！」他們說，現在的年輕人很有創意，也絕對承受得起壓力。看他們成天在天空飛來飛去，訓練緊湊嚴格，他們這麼說我絕對相信！可是他們也承認，來自父母以及朋友的守成觀念很嚴重。大家都保守，只看現在能找到什麼事，不太敢有什麼驚人之舉。「就我們所知，在台灣的年輕人一直都是這樣看的。」他們無奈地說。





天下父母心，誰不疼惜小孩？「老鷹推幼鷹離巢」的做法，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示。

老鷹爲了保護幼鷹，會選擇高聳險絕的山岩築巢。但當幼鷹該離巢的時候，老鷹會以鼻子輕輕的將幼鷹推到鳥巢的邊緣。此時，老鷹的心情是兩難的，透過牠的鼻喙，牠可以感覺到幼鷹的躊躇不前。

當然，就像從斷崖往下跳，誰會不猶疑生懼？爲甚麼翱翔天際的豪氣干雲，要始於對下墜的恐懼猶豫？這個問題，無從分析，也沒有答案。老鷹當然知道只要離開鷹巢一步，幼鷹什麼支持也沒有。雖已飛過千萬次，也許就這次失敗啊！

此刻，老鷹身爲父母，了解是該讓幼鷹離開的時候了。但牠還有一件事得做，就是要鼓足勇氣，輕輕地將幼鷹「推出巢外」。這是與生俱來的本能，這是相信翅膀的價值的時候。直到幼鷹學會使用翅膀飛翔，牠們不會知道身爲老鷹的驕傲。而身爲父母，將幼鷹推出巢外，正是給小孩最重要的福佑。所以，老鷹一個個的將小孩推出巢外，看牠們飛走。瞬間，幼鷹不再是小孩，而是在雲間翱翔的蒼鷹。



謝永生，出生於台灣屏東縣原住民酋長家庭，英文名：Woolas Drewluwan Hsieh。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修習政府與公共政策，一九八六年獲美國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工商管理碩士。曾在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和實來證券任職，有二十七年的商業及投資銀行高層管理經驗。後在洛杉磯與人合夥創立Solamer Energy Inc高科技公司，擔任總經理。

【中國政治笑話】

莫笑一文

◎中國大陸最近流傳的一則諺語是：太「薄」不行，太「厚」了也不行，因爲地球現在是「平」的。
有「計劃」不行，有「政策」也不行，最重要的是懂得學「習」。

◎中國的國際關係，有一個精闢的總結：

- 一、中美是「夫妻」，貌合神離，但絕不離婚。畢竟有三萬億共同財產，離婚代價太大。
- 二、日本是「小三」，找點刺激可以，釣釣魚可以，但必須嚴加防範，否則會搏上位。
- 三、菲律賓和越南是「小姐」，爭過去、爭過來，就是爲了點小費。
- 四、台灣是「前妻」，關鍵時刻還是會力挺前夫的，特別是對付小三之時。
- 五、養了一隻狗，大了發現原來是隻狼，爲了面子只好還把它當寵物養。這就是中國跟「朝鮮」的關關係。



沒有綠手指的保園大作戰

王美一文

我愛花卉愛植物喜歡滿眼綠色，老愛從外面搬些盆花盆景進屋，但是花兒過了賞味期就會凋謝、而綠葉也不再昂首時，我就沒轍了，外子在世時，總會搖頭取笑著替我善後，耐心的把盆栽換種到不是太陽全日照射的半陰涼處，細心澆水呵護，垂了頭的植物往往會回報他的辛苦再現生機。

蘭 花美人人愛，每每欣賞蘭花花瓣上的紋路，就不禁讚嘆上帝創造萬物的巧妙，但蘭花美則美矣，卻嬌貴難養。

有回分公司慶開幕活動過後，準備把所有來賓送的快謝的昂貴蘭花丟棄，我看著可惜，就帶了兩大盆回家給外子當功

課練習，他憑著愛心與耐心：適量給水，搬進搬出，

隔陣子就讓它們呼吸新鮮的空氣，接受自然風的吹拂，幾個月後終



↑人見人愛的蘭花。



↑百合花。

能讓兩大盆各色蘭花再度發芽，長出花苞綻放吐艷，我們都高興的不得了。外子意外辭世，苦無綠手指的我累積幾次失敗的經驗後，也終能悟出竅門，兩大盆蘭花看我可憐也就很夠意思的再現風華，當時的開心真是難以形容！誰知二〇一二、二〇一三年之交，冬天少見的酷寒，夜間氣溫降到冰點，我光顧著自己加蓋棉被，竟忘了蘭花也得進屋避寒，兩大盆蘭花凍僵回天乏術，唉！我沒有綠手指，也沒有綠頭腦！



好幾年前五月初，Alan帶了些他家園中的果菜苗到母親節園遊會義賣，說盈餘要捐給校友會，我當然前去捧場。他說他種的巨峰葡萄在夏天就可結果，當即從他那兒買了一顆巨峰葡萄苗，回家跟外子兩人左選右挑的給它安置在一個有最好發展空間的位置，每天盼啊盼的，雖沒揠苗助長，卻也望穿秋水，從原來的兩瓣葉子長成四瓣，那股興奮就甯提了！但過了很久還是四瓣，接著生長停滯，繼而枯萎，我那「巨峰葡萄在我家院子結實累累」的美夢徹底破滅！我還在怨嘆沒有綠手指的當兒，好友已經成了各界爭相邀請分享經驗的園藝達人！

周圍喜歡園藝的朋友不少，大家都會相互贈送些自家出產，常有朋友分給我些蔬果菜苗甚麼的，可是種著種著都慢慢不見了，原來我家地處偏僻，地鼠橫行肆虐，有嫩芽牠先嚐，一點都不客氣！連著兩年滿樹待黃的枇杷，一夜之間就被吃個精光；番茄、酪梨也是牠們喜愛的，想不到地鼠這麼聰明，盡檢有營養的吃。聽專家說，院子大的人家都遭鼠患，會爬樹的喜歡吃水果，不會爬的專打地洞，可憐我家會爬樹的、會打地洞的都有。怎麼

治牠們呢？專家說只有一法管用：養無毒的蛇！而且蛇吃地鼠並不犯法。一聽養蛇全身發毛，而且我家Beagle最好奇，院子裡若有丁點動靜，牠會鏗而不捨、非把蛇弄死是不會善罷干休的，所以養蛇此法行不通！這兩天我居然看到鳥追著地鼠跑，哈，希望小鳥能幫我趕走這些可惡的地鼠。二〇一三年院內有棵台灣芭樂結得不

錯，雖然個頭不大但香脆好吃；二〇一四年夏，幼小果實長滿枝椏，一暎大一分；當我還沉浸在期待豐收的美夢中，居然見到一樹的芭樂消失無影，記得去年地鼠還不懂得吃芭樂啊，今年就……氣得我冒煙，宣告與牠們誓不兩立，周旋到底！

二〇一二年春，有次驚見一隻Coyote（土狼）大搖大擺打我窗前走過，天哪！



↑山坡上的紫花開得燦爛



↑鳥窩編織的緊密細緻，令人嘆為觀止。

牠們竟能越過鐵欄杆侵犯到我院子裡！記得曾有報載遇到Coyote入侵民宅都該報警，趕緊電告警察局，警察說他們不管此事；試著撥給Animal Control，他們說妳應該找Fish and Game Department，連忙上網查號碼，打過去都是錄音，說他們一周上班四天請留話，我心想這是美國嗎？別無他法，只有留下電話號碼，好幾天之後才有人回電，他說漁獵部門沒有人力，民眾可以自己逮捕Coyote（不管用甚麼方

法，打死也行？）再由漁獵部門來帶走，不然也可以在看到Coyote時請求volunteer幫忙，但是volunteer出勤，每隻Coyote要收費五百美金。女兒說不能任由事情這樣下去，對我、對狗都太危險，她願意出五百美金，我認為太不合理堅決不從，我們幾度翻臉。

我喜歡滿眼綠色，常給山坡及草地澆水，然而你希望長的植物常常無動於衷，不要它長的野草、荊棘卻竄得比什麼都快，好像專門搗蛋似的。院子大，伺候不易，乾脆種植沙漠植物好了，若是一不小心碰上仙人掌的話，儘管妳穿的是厚夾克或牛仔褲，細刺就如萬箭穿心般的扎入妳的皮膚，拔都來不及拔，至於那件衣服或褲子，休想把刺清理乾淨，不如丟了還省事些。

常有不知打哪兒飛來的種子，長成各種花木讓妳驚喜萬分；也有棕櫚樹的種子偏偏落在細縫或卡卡裡，大自然的一切就

是這麼奇妙，鳥兒最會在樹叢或枝葉裡築窩，仔細看看鳥窩編織的緊密細緻，令人嘆為觀止！有回看到鷹從空中飛下來，為撲抓小兔而撞到落地窗，昏了兩秒鐘才飛走；也曾見過蛇被卡在鐵欄杆下的細網中，像標本似的動彈不得；蜂鳥吸食花蜜也有看走眼的時候，一回瞧到蜂鳥對著一端鬆散如開花的塑膠繩猛吸，簡直讓我笑翻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底酪梨結完，本想開春請園丁把枝葉好好修剪一番，免得果實結得太高不好採摘，誰知時序才剛進三四月，酪梨竟然又已經花開滿樹，接著迅速結果，我好生納悶，難道它變性成爲一年兩熟了？四年前復活節買的一盆百合花，開畢後移種院內，它也盡責的按年開花，二〇一四年復活節是四月二十日，百合開花時已是五月底，這也是氣候暖化效應嗎？沒有綠手指、頭腦又簡單的我，就不得而知囉？



王美，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為資深新聞人，歷任華視記者、主播、新聞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國際新聞主任、華視美洲新聞中心主任暨駐美特派員。曾獲電視金鐘獎、全國社教有功能人員獎。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南加州台台長、二〇一四年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會長。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聆聽如歌的痲弦

宋久瑩一文

一個美麗的四月天，我參加了一場詩與音樂的座談會。台上是白髮的痲弦；台下是中年的我。

攝影師和記者在場內拍照，室內光線昏黃。我環顧四周，席上的觀眾多是臉上刻著年輪的一代，個個神情專注地望著台上的詩人痲弦、校園民歌之父楊弦。

從痲弦到楊弦，不僅是詩與歌的結合，也是貫穿戰後台灣的兩代人走過的一個珍貴的時代。從五〇年代到九〇年代的台灣，經歷了許多風雨變遷，激活了熱情與能量，文學和音樂成爲心靈、情感和思想的出口。那是一個動蕩的時代，也是安定的時代；是傳承的時代，也是轉型的時代。這群愛詩、愛歌、愛文學，或是慕名而來的人們共聚一堂，對那個時代懷抱著思情與緬懷。

昏暗的燈光讓眼前的一切變得朦朧，楊弦先講話，隔著一段距離，他仍然保持大學生的氣質與體態。一九七五年楊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鄉愁四韻》等現

代詩譜曲的作品，從此揭開了校園民歌序幕。當年的我尙是清湯掛面的高中生，不懂鄉愁也不懂詩，擠入大學窄門後，如同毛毛蟲破繭而出

變成穿著彩翼的蝴蝶，我飛舞在杜鵑花城，校園中盪漾著清純美麗的民歌，如詩的歌詞譜入清新的樂曲，唱出那段青春年華懵懂心境的寫真。

我的心緒搭上了回憶的快車，光陰的長河消失了。

詩人痲弦開始講話，帶著鄉音說了幾句感謝和往事的回顧，他竟然落了淚。一位外表並不詩意的銀髮長者，他是詩人，有一顆善感的文人的心。

我望著台上拭著淚憶往事的痲弦，他熱切地談詩、談副刊編輯的生涯，熱情激動彷彿回到壯年；我的心隨著他的談話飛越時光隧道。對詩人並不熟悉，熟悉的是那個時代、那樣情懷……

聆聽著痲弦先生的演說，他說這次座談會沒有準備講稿，隨性談談比較輕

鬆自

然。我低頭在手

機上查看痲弦的

生平：『詩人、聯

合報副刊總編，長達

二十一年他，在台灣建立

了副刊的鼎盛時代，文學的伊

甸園。「聯副」與「人間」的

激烈競爭，開啓了台灣副刊最

輝煌的年代。』

去國半甲子，很遺憾自己錯過了那段副刊的傳奇時代。

痲弦笑談當年任職聯副主編，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激烈競爭，獲得《副刊王》（痲弦原名王慶麟）和《副刊高》的美譽。痲弦說：「詩人是一輩子的」、「一日詩人，一世詩人」、





↑弦在詩歌藝術節的演講，座無虛席。

「詩是信仰，如同宗教家殉道，詩人終生殉美」。他謙稱自己是「失敗的作家，成功的編輯」。癡弦主持《聯合報》副

工作，遠離了母語和家鄉，中文書報雜誌和藝文副刊也在忙碌的生活中被遺忘了。寫作之愛的種子在埋在心中，經過長

刊二十年，經他扶持，經「聯副」走上文壇並蔚成大家的，可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他對投稿者認真覆信，他說編輯是一項傳業。

對於詩人癡弦，我欣賞他的詩文才情；對於副刊總編癡弦，我充滿了敬佩和感動。

自小愛看小說、散文，翻開副刊，便從現實生活中走入文學的世界。讀過許多令我感動難忘的文章，對作者的才情文采充滿了愛慕。年輕時代的我在文學創作的殿堂前躊躇徘徊，脆弱的心輕易地放下了手中的筆和心中的夢，選擇了電腦業走向現實人生。多年異國的生活，忙於婚姻、子女，和

長的冬眠，隨著青春年華的流逝，人生經歷豐富了，對生活的感受更深刻了，走到初老的中年，終於有一天我提起了筆。第一篇散文在副刊登出，我從讀者成為了副刊的作者，從那萬分欣喜的一刻，我的生活與副刊編輯有了奇妙的聯繫……。

收到編者的回覆「大作將留用於副刊，感謝您的賜稿，敬請期待！」想到韓愈的名句：「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彷彿自己搖身一變成了千里馬，遇到賞識我的編輯伯樂，喜不自勝。一次收到編者的回信「妳的文章很感人，希望以後也能繼續寫下去喔！」編輯親切的鼓勵，讓我心中寫作的花苗更茁壯了。

副刊編輯成為了掌握我的作品生死大權的判官，有如伯樂相馬，寄出的作品時如編輯眼中的良馬而賞之，時如劣馬而棄之。退稿信件多為「敬啟者：您好，來稿未留用，謝謝！敬祝 文安」短短數字，如何能夠解答我心中的許多問號？是題材不好、文采不佳、還是情感不真、或是思想不深？如何能改進而寫出更好的文章？

在這電子時代，媒體的多樣化與社會的多元化，報紙副刊的角色也有所變遷。《副刊王》和《副刊高》的時代已成歷



↑在詩歌藝術節聆聽民歌演唱。

史，期盼副刊編輯回信中給予這些答覆已成奢求，而中文副刊編輯仍然堅守著報紙中一片小小的純文學園地，讓文藝作品在

心兩船相遇，象徵詩與歌的結合。從他興奮的語氣中，我彷彿看見夜晚的湖水漾著漣漪，微風輕拂，繫著紅燈籠的船在湖中

傳媒中開花結果，製造了一個作者與讀者分享交流的空間。

如果作者是美麗鮮妍的花朵，幕後的編輯便是辛勤的園丁，培育文學園地中的花苗，將一篇篇散文、小說、一首首詩，精心挑選、校對，將它們展示給讀者。

癡弦的名字和他的詩對我並不陌生；他的面貌聲音是陌生的。看著台上慈祥的長者，談笑自若、溫暖親切，覺得以副刊主編、文學的園丁來形容他，似乎比詩人癡弦更加貼切。

詩人憶起多年前台灣的一個詩與歌的遊船活動，一艘船上詩人，另一艘船上歌者。在湖中

划行，歌聲在風中飄揚，歌中有詩情，詩中有音樂，一個星光燦爛美麗的夜晚。
我很喜歡癡弦這首〈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癡弦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陽臺、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每一個詩句都引出一幕畫面，情境淡淡地顯現又悄悄地退去，如同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中優美溫柔的旋律。詩句中重覆著「必要」二字，有如《D大調卡農》中重覆的曲式，層層相疊、步步相隨的溫柔和肯定。歷史的長河在詩中流動，幾分傷感，幾分愜懷，淡

淡的感動，詩中透著平靜恬淡與豁達。

我走出會場，天空一片蔚藍，綴著幾朵薄薄棉絮般的白雲，這樣一個美好的四月天，我與詩人相會，談詩、憶校園民歌、談副刊和文學寫作；在回憶的巨流河中，我與三十年前的自己相會。

想到華滋華斯的詩：

〈兩個四月的早晨〉

那朵天邊的白雲，
鑲著一線紫色的條紋，
它喚醒我沉睡的記憶
這記憶已沉睡了三十年光陰。

三十年前，雲影也是掠過這樣的麥田，
雲形也是這樣舒卷；雲色也是這樣新鮮，
也是這樣一個四月的日子，
也是這樣一個蔚藍的天。

詩篇中敘述一位失去幼女的老者三十年前與三十年後看雲的心境。綠草如茵，溪水琤琮，晨光醉人的四月天，老人懷念三十年前早逝的幼女，思女的悲愴之情，輝映著春日生機盎然的歡愉，他對大自然



↑癡弦（右二）在詩歌藝術節接受台北經文處長令狐榮達（左二）頒獎。右一是主辦人王曉蘭。

依然充滿了讚頌和感恩。

這場座談會如同那朵鑲著紫色條紋的白雲，它喚醒了我沈睡的記憶。回想三十年前的人生前景有如一望無際的麥田，文學的喜愛和對寫作的熱情，如雲影般掠過

我人生的麥田。三十年後我依然心神嚮往那美麗的雲彩，縱始青春不復，中年的我執筆追隨那片雲影，感謝副刊經營的文學園地，我期盼園中的花朵綻放。

想到癡弦詩中「世界老這樣總這樣」這讓人深思的句子，大自然規律地迴環著，世界和人生似是改變又彷彿不變，在許多的變化中，有幸我們仍然能夠執著於那恒久不變的，因為有其「必要」——

詩、民歌、副刊之必要

熱情寫作之必要

對生命讚頌和感恩之必要。

【這項「詩歌藝術節」是二〇一四年四月，在聖蓋博希爾頓酒店舉行的，由美國磚基金會王曉蘭女士主辦，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與其他多個單位協辦的大型活動，非常成功。今年五月初，還會舉辦另一項「文學與電影藝術節」，歡迎文友踴躍參加。——編者謹識】



宋久瑩，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近年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見於美國世界日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利息、利息，我愛你

婚後多年我在教會工作，都是做義工。讀書生活，總而言之，所有需要都有先生負擔。

張文文一文

爲了長久地支持我的工作，先生決定給我開一個銀行戶頭，到銀行去開個戶頭，太簡單的事情。萬沒有想到，竟然要花三天時間。聽我慢慢道來。

那晚，先生很認真地和我交談，表示他爲我的「奉獻」必須「專款專用」。我們結婚以來，三個神學院的學習已經花費不少，畢業後，被有些教會邀請去講道，會有「車馬費」。在自己教會服侍，也是沒有任何的報酬。後來，自己擔任牧師，是全美國最貧窮的教會，全部大陸新移民，完全沒有奉獻，我還自己花近千美元租了後院小屋開展服侍。偶然，教會弟兄姐妹會奉獻給我一點，表示心意，我內心便充滿感恩。

先生常說，無論如何你好好服侍，我給你發工資。「專款專用」就表示先生一直「發工資給我」，完全用於我的宣教工

作，不得用於生活方面的需要。我當然強烈同意，堅決擁護，熱情支持。這是第一日。

天亮了，夫妻倆一起床，吃了早餐，就興匆匆趕去「美國銀行」。登記，等候，坐下，填表。才發現不記得自己住的教堂牧師樓的門牌號碼。好在很近，先生便開車到家門口找號碼。先生去找號碼，太太和銀行工作人員聊天。先生回來後，發現了問題，於是起身回家了。聊天聊出什麼問題呢？就是利息的問題。

銀行工作人員說，存入一千五百美元或以上，銀行要收取十二美元一個月的服務費用。許多年前，我在中國的小報上讀過這樣的故事，雖不稀奇仍然表示，最好有利息的那種存法。爲了讓對方「網開一面」，我便和工作人員分享了自己在中國因爲存錢，所以自己買了非常好的房



子，不欠任何人一分錢。借貸銀行，表示你在用未來的錢，而未來你是無法把握的，而我存起來，我就有把握自己的錢如何使用。現在到了美國，我把錢給你們，你們反倒要我的服務費，難怪美國人不願意存錢。那如果我的一千多美元永遠不用，或者很久不用，那豈不是有一天沒有了？回答是：「YES！」

當然了，這是銀行的政策，也不會因爲你一個人而改變。到了美國，就要遵行美國的規則，我立刻表示理解並接受，不遵行，就是愚昧了，這是常識。算了吧，沒有利息也行，不行也得行啊。

先生進門，坐下，瞭解情況。思考一下，很客氣對銀行工作人員道別說：「抱歉，我們不想每個月花十二美元開個戶頭。我們去大通銀行看看，記得大通銀行是不收費的。」不料，查了一下收據，發現大通銀行也收費。停車場上，先生報告了，有次他存了二百美元，等他去取，銀行說，你的戶頭沒有錢。銀行也沒有來信報告一下，就扣除了全部的存款作為「服務費」。

夫妻倆嘀咕嘀咕回家了。幹什麼呢？看看「天下有沒有不黑的烏鴉」，要找一家不收服務費的銀行。真的很感謝神，居然找到了，而且我走路都可以到的銀行。

到了銀行，登記、坐下、等候。不多久，一位小姐讓我們過去，面對面坐下後，身份證，支票放在桌子上。我心想，太好了，終於找到一個不需要服務費的銀行。天空下依然有陽光。

沒想到，小姐說，你有憑據你是住在本小鎮的嗎？沒有啊。我住教堂的牧師樓，水電費由教會負擔，房租是交到奉獻箱的。那我們不能給你開戶頭，你得打證明來，證明你住這小鎮。啊？小姐的話，一下子帶我回中國大陸。「到單位

打證明」，那意味著「看人臉色」，陪人笑

臉。我這好不容易「逃出狼

牙，又要跳進

虎口」了？總

以為那日子永

遠一去不返了

呢。唉，美國

真的是越來越像

中國了。哀哉，

哀哉。

先生看我變了臉色，連忙解釋，就是

「九一一」以後，爲了國家安全，不得不

這樣，是爲了方便找到「恐怖份子」，

而且你去教會牧師那裏寫個證明，又不像

你在中國要「奉承拍馬」，你只需要說明

下就行了。唉，既然是爲了國家安全，

盼望，實在比有利息更好。

小女子是很愛國，也十分遵守紀律

的，怎麼辦呢？回家給牧師打電

話吧。

幾個壞蛋造成全國人民的各

種生活不方便。信任沒有了，比

沒有利息更虧損，比恐怖分子更恐

怖，比烏鴉更黑暗。

一回家，就打電話給牧師，

牧師不在家，就留言吧。我

的電話剛放下，先生從他辦

公室又來兩次電話。「親愛的，不要忘記，讓弟兄的



張文文，作家，牧師，心靈婚姻輔導講師。出生於苦難的六十年代，出國前爲中國大陸一普通女工。二千年與一美國宣教士成婚移民美國。三十五歲初入大學，終獲得大學學歷，聖經文學碩士和教牧學博士。二〇〇六年開始創作，至今創作編輯五本書籍，其中《從刺女到蜜女》改編成廣播稿和電視片。童話故事《天山王子》正在改編成廣播劇。編譯審訂作序世界最暢銷書籍之一《煉愛》。她以對基督的忠貞信仰與開朗，贏得美國人的尊重和喜愛。

我的寫作奇緣

陳有為一文

到

目前為止，我已出版了五本書，但每次想到我的第一本書，就非常感恩。自己花錢出版書一點也不難，但是要出版商為你出書，那就要看你是什麼人。我有自知之明，原也沒有想過要出書，只是退休後自覺生活最重要的事就是健康，所以就專心投入研究抗老的最新知識。我申請加入「美國抗老醫藥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nti-Aging Medicine-A4M)。知道的抗老新知就是要自己身體力行，自覺健康頗有進步。因緣際會，就有一位朋友出現，鼓勵我說：「你為什麼不把你的心得寫出來，出版一本書呢？也好與大家分享健康心得！」我想這就是機緣，我碰到了貴人？

因此我從不想出書，轉變成強烈的意願要出書。我的初稿完成時，想起朋友中有一位在台灣名氣如日中天的名人，他的書一出來就被搶購一空。我把出書夢想向他請教，他很熱心，馬上與他的出版公

司聯絡，介紹我到出版公司面談，出版經理很客氣說：「台灣的出版市場(二〇〇二年)不太景氣，一般人只想買名人的書。再說，健康方面的書也太多了，我的書稿他們會研究一下，再與我聯絡！」我馬上了解他只是不方便馬上拒絕，給我一個面子罷了！

他講得一點沒錯，可是我出書的決心已定，內心很不服氣，我想如果真沒有出版公司願出版，我自己自費出版總可以吧？

這時我想起在台中市的表弟，他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中學校長交遊很廣，我把出書的想法告訴他，想不到他馬上說他有一位學長，是台北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可以推荐我去找他。不到半小時，他馬上就回電話說：「已講好了，隨時

可去找他。」那時已是下午四點左右，我不願等到明天，怕又變了卦，老闆也歡迎我馬上過去。見面後，我只花了十幾分鐘介紹我手稿的內容，想不到老闆就說，他正要出這一類的書，要我留下手稿，過幾天他再通知我簽約，這又是機緣？有貴人相助。

書名《E世紀自然健康長壽》，主題是我們的生活已遠離生理上自然的需要，所以要健康長壽就要回歸自然。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日《E世紀自然健康長壽》在台灣上市。三月二十五日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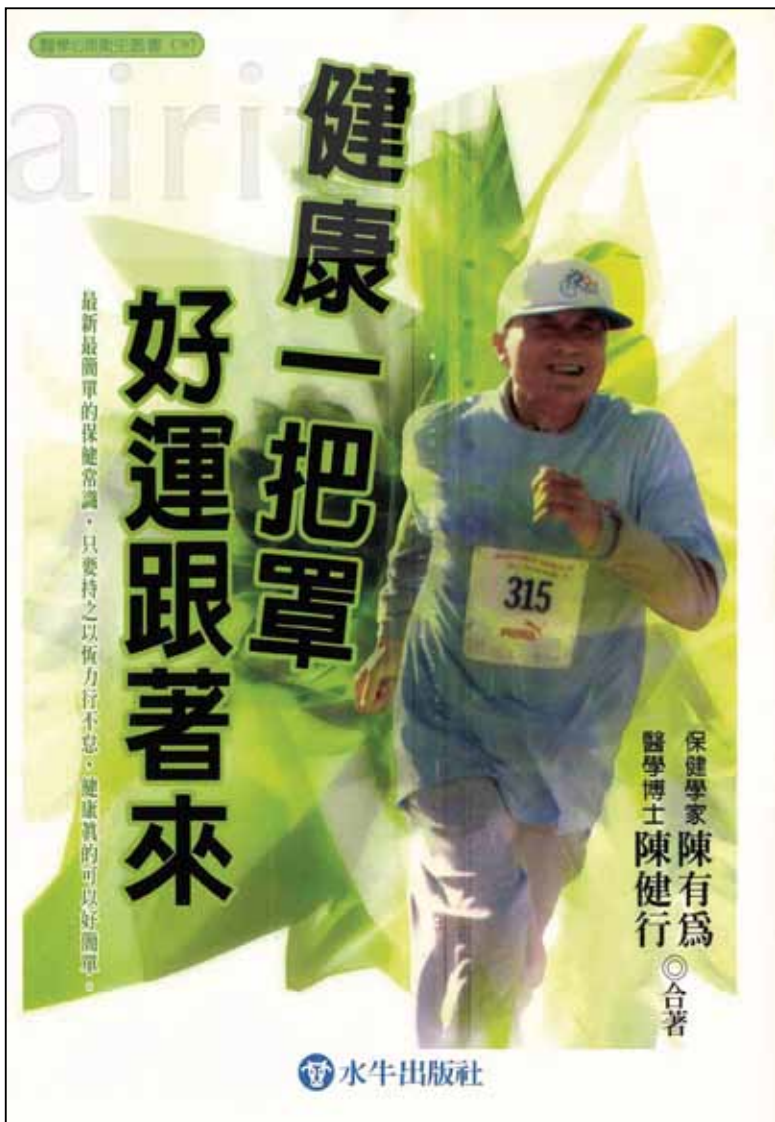


版一刷，雖然我不是名人，但此書還是受到讀者的歡迎。

更奇妙的是，此書出版半年後有一天，一位住洛杉磯的朋友電話告訴我，他在世界日報看到我這本書的廣告，我趕快到他家去看報紙，看到廣告佔報紙四分之一的彩色版面，這廣告還維持了二、三年之久。不知道是什麼貴人爲我做的廣告？我非常感謝世界日報的支持與鼓勵，他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與信心！

二〇〇四年，我推出第二本書，原定的書名是《健康改運》，因爲我覺得很多人做事不順，多怪運氣不好，其實只要有健康的身體，做任何事一定順利得多，健康是可以改運的。出版公司建議書名改爲：《健康一把罩，好運跟著來》，把我當年在社區參加五公里馬拉松分齡組（七十五歲至八十歲）冠軍，抵達終點站時的照片作爲封面。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上市，我的冠軍照就是最好的健康見證。

二〇〇五年初，我很偶然的看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二日發刊的《MIT Technology Review》，封面是一個大鬍子奧布利·格雷（Aubrey de



Grey) 的照片，他是英國劍橋大學遺傳學教授。他提出一項理論，人可以活到一千歲，長生不老。他認爲老化是生理現象，醫學的進步必能應付化解老化。麻省理工學院特派了一位教授前往倫敦採訪，作了詳細的報導。麻省理工學院的刊物刊登的不是理工相關的事，而是報導長生不老，這真是特別，也顯示這項理論的重要性。

我細心的研讀後，好像入了寶山找到

了寶藏，就決定再寫一本書，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於二〇〇六年四月與茶藝專家楊綺真女士合作推出新書《e世紀最新抗衰老概念》。因爲現在談抗老都還在概念階段，還沒有真正有效的辦法。但我們要了解，才能更禪定的接受老化，更有盼望地活得更快樂。

二〇〇七年一月，想不到奇蹟發生了，我很偶然在網路上看到北京中國國家

圖書館，把這本書列入新書推荐名單，我馬上問台北的出版公司，老闆說他不知道，更沒有送書給中國國家圖書館，甚至我們的書也還沒賣到中國。他們竟能找到這本書，還列入新書推荐，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他們給了我們最大的鼓勵，我真敬佩他們的敬業精神。

二〇〇七年底，更奇妙的事再度發生。中國北京吉林出版集團主動與我的出版公司聯絡，請求同意授權該公司將此書以簡體字在中國出版。我們馬上簽字同意，並提供增修資料。他們非常用心，重新編訂增加精美圖片，另取書名為《終極抗衰老計劃》，使這本書比正體字版更精美，這又是北京出版業的敬業精神。

二〇〇八年九月《終極抗衰老計劃》在北京出版上市。此時我們正好旅遊到北京，出版公司邀請我主持新書發表會，安排在西單圖書大廈，並做「抗老專題演講」與新書簽名會，新書發表會全場爆滿，演講完並接受提問，我均給予圓滿的答覆，發表會在網路轉發達數年之久。

此書現在上網就可買到，更妙的是有幾個網站不但可以點閱，還可以免費下載。吉林出版集團說，他們沒有授權。其

中有幾個網站在二〇一四年中，就顯示被點閱了超過一百萬次。這是侵犯智慧財產權，但吉林出版社知道卻管不了，我更是無法去管。但是反過來想，還是覺得很安慰，這表示我的書是有價值，值得一看，還很多人要看。

現在我回到二〇〇五年底，補述一下我出版第四本書《e世紀健康性教育》的事。說來又像是奇蹟似的機緣，我把《e世紀最新抗老概念》手稿交給出版公司，與老闆聊天時，他不知怎的話題一轉，很感嘆世風日下，台灣不但離婚率越來越高，少男少女性事年齡也在快速降低，成了嚴重的社會

問題。他問我能不能寫一本有關性教育的書？我有點受寵若驚，但我不願令他失望，就答應了。花了將近十個月的時間，我日以繼夜，蒐盡了中外古今有關性事的書刊研讀，終於不負他的信賴，如期交了稿。

這本書的主題是：男女的性行為必須在愛的內涵下自然發生，是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之間發生，性不能脫離倫理道德的規範，社會才會有祥和快樂。美國現在有三十幾州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已脫離倫理道德的規範。美國聯邦法律



結婚的定義是：「Marriage is a 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否定聯邦法律？自然界的動物不會發生這種事，可見這不是正常的事，也不是好事。性知識也大大的擴展了我的健康知識，任何動物不論性別，性機能是健康的指標，失去性功能是健康衰退的結果，生命也到了尾聲。

我的第一本書開始，改變了我人生最後一段的旅程，使我的知識領域不斷在擴展，我的健康情況也不斷在提昇，甚至我還以我的健康概念幫助很多朋友解決了健康上的問題。

生了病是要看醫生，但醫生看病是治標，不是治本，醫生治病不能解決病人的健康問題。我們的身體，健康是正常的，生病是不正常。我們應仔細考慮那裡出了問題：

一、是飲食出了問題：身體細胞沒有得到必需的營養，而不要的又太多，營養失調，肥胖就是一例。反之，如體重不斷減少，小病不斷，都可能是營養失調的結果，營養失調可能不是吃的不夠，而是因為缺乏酵素，食物無法消化吸收。酵素是活的益生菌，超過攝氏四十五度以上即分

解死亡，如果吃的都是煮熟的東西，食物再好也難被分解吸收。


二、是生活出了問題：該休息睡覺時不睡，該動時又不動，違反生理的自然規律，夜班工作日夜顛倒生活的人，傷害了身體的免疫系統功能，容易生病，癌症發病機率比正常人增加三至四倍。說到動，走路是最重要的基本需要，一個人如能每天走一小時，不太可能明天就不能走？但如果都不走，那就很可能明天就真的不能走啦！

三、是心理出了問題：自認為人一定會生病，潛意識就照你的想法運行，就會生病。

四、是污染的生活環境：文明創造了很多生活上的舒適與便利，不幸的也造成了難於迴避的污染。很多急速增加的疾病，很多找不出原因的疾病，都是污染與不合自然的生活環境所引發。我們生活最

基本的需求是空氣、陽光、水，住在都市鬧區空氣嚴重污染，上班族見不到陽光，缺少維他命D，引發幾十種疾病，包括癌症、骨質疏鬆症、老人癡呆症……等等。「水」原來是不要錢的天然水，現在即使是自來水廠供應的水，花錢買的瓶裝水，可能還不是自然健康的水，因為居住的環境處處都有毒素。怎樣才能生活在自然健康的環境，是每個人健康生活必修的課程。

所以要不生病，不是去看醫生，而是先檢討以上的四個問題，如果問題都正常是不會生病的。生活回歸自然，遵循健康生活之道，不要給自己找麻煩，也不要給別人、給社會添麻煩。這些都是我的第一本書引發的連鎖反應，使我在人生最後的一段旅程，充滿著健康、幸福與快樂！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機緣，更是奇緣，我很感恩。



陳有為，海軍官校四〇年班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畢業，一九七〇年聯合國獎學金赴希臘進修，一九八七年任外交官派駐紐約。退休後專心投入抗老保健之研究，著作有：《廿世紀自然健康長壽》、《健康一把罩好運跟著來》、《廿世紀最新抗老概念》、《廿世紀健康性教育》、北京吉林出版《終極抗老計劃》等。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候補監事兼財務長，及「永久會員」。